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暗算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第一章

铺天盖地、纷纷扬扬的大雪，已下了超过七十二小时，强烈的冬季风也一直持续著。风雪可能会给很多人带来不方便，甚至造成灾害，但是对于安普女伯爵和她的宾客来说，却是喜讯。

安普女伯爵住于阿尔卑斯山麓的那座古堡之中，有一个相当大的空间，专为观看雪景之用，那是一个足有二百平方公尺的大厅，位置在古堡的左侧，正对著阿尔卑斯山那形状奇特、著名的主峰。

大厅不单是面对山峰的一面，全是大幅的玻璃，连倾斜角度四十五度的斜顶，也全是玻璃。

置身在这个恒温调节（摄氏二十二度半）的观景大厅中，欣赏漫天风雪飞舞，那是人生难得一睹的奇景，白天，在大风雪中，雄伟的阿尔卑斯山，变成了一片蒙陇的山影，在犹如无数纯白的精灵飞舞之中，若隐若现，偶尔主峰出现在视线之中，都会引起一阵欢呼声，自然也成了举杯祝酒、开怀畅饮的最佳题目。

到了晚上，自然无法再看到远山，但是在许多强烈的射灯的照耀之下，每一片在风中飘舞的雪花，都闪耀出夺目的光辉，几十万片雪花在空中飞舞，形成的壮观，乍一看到的人，无不张口结舌，叹为奇观的。

大雪在一连七天的盛宴第三天开始，这个观景厅也成为最多宾客流连的地方。反正地方够大，两百来个宾客，都可以十分舒适地或坐或立或半卧，置身于风雪之中，而又不受风雪的侵虐。才开始下雪的时候，一个宾客指著有斜度的玻璃顶，说：“真可惜，积雪会阻挡视线！”

宾客这样说的时候，望著安普女伯爵。安普女伯爵美丽丰腴的脸上，现出甜甜的笑容，十分轻描淡写地说道：“不会吧！”

宾客知道安普女伯爵这样说，一定是早有准备，所以也就识趣地没有再追问下去。

果然，连续的大雪，并没有在顶上造成任何积雪——女伯爵的古堡，每一处地方，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强力的鼓风机鼓出的劲风，把雪花在玻璃顶上，吹得像瀑布一样泻下去，一点都不阻碍视线！

由于大雪，由于大多数宾客都不舍得离开那个观赏雪景的环境，所以安普女伯爵不得不略微改变她这次宴会的一个高潮环节。

那个高潮环节，是宴会的主题：“天外彩钻的观赏”！安普女伯爵最近通过一个神秘的途径，得到了一颗八十二克拉的钻石。

八十二克拉的钻石，在世界一级富豪的心目中，自然不能说是甚么“巨钻”，但是这颗钻石，却有它十分特别的地方。

第一：它来历神秘之极。

必须略作说明，钻石，作为珍宝之王，一直十分引人注目。

凡是好的钻石，都有来龙去脉的纪录可以追查，或许会“失踪”若干年，但一定会再出现，归谁收藏，多少价钱转让，都有完整的纪录，而这颗钻石，却是突然冒出来的，完全没有纪录。

安普女伯爵宣称，这颗钻石，来自外星，在地球上不可能有这样的钻石，所以她称之为天外彩钻。

这颗钻石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可以从女伯爵对它的命名上看出来：“天外彩钻”。

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彩霞”，原因很简单，这颗八十二克拉的钻石，在反射光线的过程中，呈现梦幻一般的各种色彩，简直变化无穷，难以捉摸，没有任何其他的钻石，会有这种如同霓虹彩霞一样的光彩！

安普女伯爵是如何得知这颗奇幻莫测的钻石的，她也秘而不宣，这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性。所以，当女伯爵发出有限的请柬，邀请宾客到她的古堡之中，进行七日的狂欢，并且在第三天晚上，公开让来宾欣赏这颗钻石的消息传出之后，十分轰动，不少人千方百计，想得到邀请，但能如愿的，最多只有两百四十人——原因很简单，安普女伯爵的古堡之中，只有一百二十间客房。

虽然，愿意睡在马厩中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好客如安普女伯爵者，自然不会如此怠慢客人的。

年轻人和公主，是这次盛宴的宾客——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发生的许多意外和难以想像的事，会成为“公主传奇”的故事的主要原因。

还是要先介绍一下安普女伯爵这个人，看看她是何力神圣。关于这位有趣的女伯爵，多年之前，传奇人物卫斯理有过简单的介绍，倒可以借用一下：

“安普女伯爵的头衔是哪里来的，人言人殊，有人说她是奥地利帝国时代的女伯爵，有人说她是保加利亚王朝的贵族，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十分富有，从她二十岁那年起，她不断结婚、离婚。二十年来，有纪录可供稽查的，已有六次之多。她的每一任丈夫，都是超级富豪，其中包括了阿拉伯王子、欧洲著名的工业家族的传人、印度大王等等。”

“每一位丈夫和她分手，都赠她大量金钱和珠宝，所以安普女伯爵是世界高级社交场合中的红人。她不但有钱，而且极其美丽动人，淡金色的头发，碧蓝的眼珠，思想极端现代化，容貌罕见的古典，虽然已经四十岁了，但是她从未生育过，身形之动人，令得许多年轻的女孩子也自叹弗如。”

这是卫斯理在几年之前的简单介绍，如今需要改变的地方不多，她四十多岁了，可是真是得天独厚，就像是盛放的花朵一样，雪肤花貌，全然不受年龄的影响，反而更加风情万种，令人欲醉。还有要补充的是，在这几年之中，她的财富，又有戏剧化的增加，只知道巨额的现款，由亚洲的某大银行转入她瑞士银行的户口。许多一流记者用尽了方法，也无法查出来源。

在这期间，安普女伯爵曾到过亚洲五次，所以，一般推测，她和一个亚洲的超级富豪，在这段时间中，发展了一段秘密的恋情，但是也只是推测。

这几年，她在世界性的社交界，不算是很出风头，直到这一次，她发柬邀请客人来欣赏她新近得到的那颗巨钻，她的名字，才又在世界各地被人传来传去。

当公主还是奥丽卡公主的时候，就和安普女伯爵相当熟稔，所以她也得到了请柬。年轻人对这种聚会的兴趣不是很大，他微皱著眉，望向公主。公主说得十分顽皮：“我的样子完全变了，如果去告诉女伯爵，我是一次成功整容手术的结果，她一定大吃一惊，看看她的表情，一定十分有趣！”

年轻人说：“这不可能是要去赴宴的原因吧！”公主咬著下唇：“当然，我还想去见识一下这颗奇异的钻石。”

年轻人没有异议，点了点头，因为他也很有趣去看看那颗完全没有

来历的钻石。在安普女伯爵的请柬中，有一本十分精致的小册子，特别介绍这颗“天外彩钻”，光采斐然，显然是出自文学修养者的手笔。介绍词一开始就说：“这颗巨钻，当我发现再好的摄影技术，也难以表现它幻彩般的美丽于万分之一之余，就决定邀请我的朋友，亲自来面对它，感受它散发出来的光彩的魔力。”

“这颗钻石的来历，十分神秘，我无法公开，但各位一定都可以知道，地球上不会有那么美丽的物体，所以找称之为『天外彩钻』——看来我们的社交活动，可以伸展出地球的范围外了。”

“我不能保证会不会向各位多透露一些有关这颗钻石的秘密，但或许在酒意六、七分，逸兴遄飞之际，会忍不住作进一步的透露，谁知道呢。但至少，总要被邀请的朋友，先肯来和我喝酒才行。”

“我的古堡中，藏酒或许不够丰富——酒的世界太浩森无涯了，所以，如果有特别的要求，请即通知，同时告知是否出席。”

年轻人耸肩：“这位女伯爵，倒不失是一个十分风趣的人：我想告诉她，我希望能在她的古堡之中，喝到一种叫『绿豆烧』的中国酒，不知道她是不是办得到？”公主抿嘴笑：“当然难不倒她有一件趣事，有一次，她在宴会中，郑而重之请客人品尝来自神秘的东方古国中国的植物乳酪，结果侍者捧出来的，是中国民间最普遍的豆腐乳！”年轻人伸了一个懒腰，公主乘机挨向他的身上，两人紧搂在一起，年轻人亲吻著公主：“好，去吧！”

安普女伯爵派出飞机，分批自巴黎接载宾客赴她的古堡去，年轻人和公主到达的时候，已经有一大半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在——安普女伯爵的交游十分广阔，她请人时，兴之所至，可能是想到谁就请谁，所以，第一次正式介绍时，年轻人就留意到宾客之中，有国家元首，有失意政客，有科学家，有文学家、音乐家，有著名的富豪，也有身分十分难以辨认的许多古怪人物。

年轻人一眼就看到了一个看来英俊而有气派的中年人，是著名的一个珠宝窃贼，不知是混进来的还是女伯爵请来的。

（后来，安普女伯爵哈哈笑著，讲穿了这件事，她说：“当然是我请来的，我请他来当我的贵宾，他总不好意思施展他的妙技来偷我的珠宝了吧……”

当时，年轻人低声对公主道：“品流复杂，三教九流，甚么样的人物都有，有的人，甚至无法分类……”

公主微笑著回答年轻人：“你和我，就属于无法分类的那一种！”

年轻人不禁笑了笑。

当他们手挽手，进入大厅时，迎宾高声叫出他们的名字：“年轻人先生和奥丽卡*黑纱公主！”

安普女伯爵穿著银白色的低胸装，一颗极大的红宝石的颈坠，贴著她饱满高耸的胸脯上，雪白的肌肤，被血一样的红宝石，映出一片动人的浅红。

她张开双臂，准备去接她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可是这公主来到了她的身前之际，她美丽的大眼睛睁得老大，整个人呆若木鸡。公主先拉住了她的手，向她眨了一下眼，作了一个怪脸：“手术很成功，是不是？连你也认不出我来了？”女伯爵的神情之古怪，当真是难以形容，她甚至不顾社交礼仪，失声叫了起来：“你是她？”

这句话，问得有点语无伦次，可是却是在这种情形下的正常反应。

公主笑得甜美之极——以她如此的美貌，再加上那么甜蜜的笑容，自

然而吸引了绝大多数人的目光。她的回答是：“我是我！”

当她和仍然惊异莫名的女伯爵拥抱之际，她在女伯爵的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话，那是若干年前，她们计画进行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时，约定的行动暗语，只有她们两个人才知道。

女伯爵又再次尖叫了起来：“天！真的是你！”

旁人自然都不知道她们在闹甚么鬼，反正女伯爵的言行，一直十分夸张，大家也不以为意。

女伯爵和公主，又互相注视了很久，公主才道：“一个异常曲折的故事，会讲给你听，可是必须有交换。”安普女伯爵自然知道公主所说的“交换”是甚么意思，她立即点了点头：“等你见到了『彩霞』之后再说！”

公主十分满意，女伯爵也就去和其他的宾客周旋，美酒和精美的食物不绝，各种娱乐和音乐任由选择，人世间所能得到的一切物质享受，在这座古堡之中，都可以得到。

公主和年轻人的房间，也对著雄伟的阿尔卑斯山，开始的两三天，年轻人的情绪，并不是十分热烈。

在下雪之前的一个晚上，他和公主互相依靠著，望看月色之下朦胧的山影，十分感叹地道：“地球人被其他星球上的生物当作是低等生物，可是却还这样奢侈，沉醉在美酒美食之中，只知道享受！”

公主知道他是对前些日子的那段遭遇，有感而发，她笑得很轻巧：“就算地球上人人都变成了清教徒，也未必能使文明进步，及时享乐，不用非议。”

年轻人叹了一口气：“人家说得对，地球人进化的障碍太多了。”

公主把俏脸向年轻人的脸上贴了一下：“别悲天悯人了，天文台说会有大雪，一定十分壮观。”

果然第二天起就下了大雪，一连几十小时不停，景观之壮丽，即使是对阿尔卑斯山熟悉之至的年轻人，也有叹为观止之感。

由于下大雪，大家都流连在观景厅的缘故，“天外彩钻”和宾客见面的地点，也由原来的大厅，移到了这个观景厅来进行。

时间安排在午夜，早已酒足饭饱的宾客齐集在观景厅。

虽然大家都有点心急，可是还维持著极佳的风度，只不过对一个女高音的表演者，现出了轻度的不耐烦。

十一时五十五分，安普女伯爵在一阵鼓声之后，开始作简短的致辞：“欢迎各位尽量欣赏『天外彩钻』——”

她才说到这里，就有四盏射灯一起亮起，照在欢乐厅中间的一处空地，那空地上面一无所有，四肢强烈的光芒交织，看起来已令人目眩。

女伯爵的声音相当兴奋：“请各位不要用手去触摸，那多少会使它夺目的光彩失色，还有，本来我想亲自托出这颗钻石来给大家观赏的，等一会儿大家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会改变了主意——究竟岁月不饶人，多余的脂肪，怎么也无法令它们消失！”

如果刚才听到了这几句话，还不明白何以女伯爵忽然会提到了“多余的脂肪”。接下来不到两分钟，也就明白了！

先是一阵十分悠扬的音乐声，然后，观景厅外，扇门打开，四个只在胯下扎著一小幅布，全身肌肉盘虬的壮男，抬著一个被紫色丝绒覆盖著的架子进来，在四股射灯光线的汇聚处，放下了架子，各自把手臂交叉放在胸前，背对著架子，直挺挺站立著。

那四个壮男，自然是女伯爵挑选来的，个个身高超过两公尺，站在架子的四角，神威凛凛，好看之极。

然后，安普女伯爵轻移莲步，款摆柳腰，走前两步，她一进入射灯强光的照射范围，已有许多人忍不住喝起采来——不单是她容颜美丽，肌肤赛雪，在强光的照射之下，更见特出，也由于她身上佩戴的各种珍宝，正争相发出各种各样夺目之极的宝光，那许多宝光，甚至交织成了一个淡淡的、宝光流转的网。

射灯的光芒将美丽的女伯爵，整个人都罩在宝光之内，看起来，真是赏心悦目之极！

女伯爵来到了架子前，用十分美妙的手势，拈起紫色的丝绒，向外一挥——她可能练习过许多次了，那一挥的姿势优美，一下子就把整幅丝绒掀了开去，现出丝绒下的架子来。

整个架子，用黑色的大理石雕成，在大理石上，蜷缩著一个肌肤雪白的裸体女子，那女子一定极年轻，在射灯照耀之下，她的肌肤迸发出青春的光辉，每一个毛孔，似乎都有这种光辉迸出来。她的身子缩著，看不清她的脸面，只看到她一头瀑布也似的金发垂下来，在灯光下闪闪生光。然后，音乐声停下，女伯爵做了一个“请看”的手势，蜷缩在架子上的那女郎，缓缓舒展著她的身子。她舒展的幅度不大，只是把右臂伸向上，她的右手紧握著，等到她伸直了手臂，她手所在的高度，恰好和普通人的视线平行。

这自然地经过精心设计，于是，人人都可以猜得到，那颗“天外彩钻”一定是握在那女郎的右手之中。

果然，那女郎举直了手臂之后，手指慢慢展开来，当那女郎的手指才略略松开之际，就有三小股宝光，自她的指缝之中，迸射出来。

这使得在场的人，个个都吃了一惊！

射灯的光芒十分强烈，在那样强烈的光芒之下，其他的发光体，发出的光芒会被掩盖，可是钻石本身不会发光，钻石的光芒来自反射，所以强烈的灯光，大大帮助了钻石的光辉。

这道理人人都懂，可是自那女郎的指缝中，直透出来的光芒，竟然如此强烈，这又令人大感意外，这时的情景，就像是环境是一片黑暗，那女郎的手中所握的是强力的电筒一样！

而且，自裸体女郎手指缝中透射出来的光芒，是真正的彩辉，色彩流转变幻，绚丽夺目之极！

在那一霎间，相信人人都屏住了气息，所以观景厅中的人虽然多，可是静到了极点。

那女郎把手指略松开了一些，使得宝光透射之后，停了约有十秒钟，然后，一下子就把手指全张了开来。

刹那之间，根本没有人一下子就能看清她手中托的是甚么东西！因为她手掌一摊了开来，一蓬宝光，自她的手中腾起，那么强烈，而又色彩绚丽，变化流转，使得人人都目为之眩，神为之夺，不少人不自上抬起手来，遮在眼前，像是遮蔽强烈的太阳光，离得较近的人中，有几个甚至不由自主退出了一步——是被那蓬徒然腾起的宝光所逼退的！

安普女伯爵这时还在旁边，本来，射灯照在她身上所佩戴的珍宝上，也形成了一层宝光，可是这时，她身上的那些珍宝，却像是完全变成了普通的石头，再也没有任何光彩。

那蓬宝光，映在她的身上，她显然也知道会有甚么效果，所以微仰起了头，半闭上眼睛，还接著那蓬宝光的映射，于是，她俏丽的脸庞上，就像是有放映机投射了一团色彩美丽之极的光芒一样，变得色彩缤纷，有著难以形容的诡异，但也有著无可比拟的美丽！在宝光流转透发之中，先是极度的静，然后，是轰然发作的惊呼声，即使是再矜持再稳重的人，这时也自然而然会发出惊呼声来，因为眼前的光源，实在太令人感到震栗了！

自接到请柬起，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假设，假设那颗彩钻是如何华丽夺目。但是想像力再丰富的人，也设想不到会是这样的情景——那裸女手中所托著的，简直就是一个缩小了的太阳。

不然，何以会有那样的光芒透射出来？何以会有那种令人震栗的力量？

有不少人急急靠近来，年轻人和公主，也不能避免地发出了一下惊呼声，但是他们维持着原来的距离，没有靠近去看。

这时，已经可以看清楚，那女郎托在手中的物体，是一个球形体，直径大约两公分，在球体的表面，有许多切面，光彩就从这些切面上反射出来，交织而成为一团宝光。

而架子也开始缓缓转动，那使得宝光更加耀目，惊叹声此起彼伏中，公主紧握着年轻人的手，忽然说了句令年轻人怎也料不到的话：“我要这颗钻石，我们出手把它弄到手！”年轻人怔了一怔，望向公主，公主直视着那颗钻石，所以她的眸子之中，犹如有两团烈焰在燃烧。

年轻人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想要说服公主放弃她的念头是不可能的，唯一速战速决的方法，是把她先带出观景厅再说。

在出了观景厅之后，离开这一团宝光魔幻般的吸引力，公主或许会放弃那个念头。

年轻人拉住了公主的手，发现公主的手，变得冰冷而多汗。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用十分嘶哑的声音在叫：“这不是钻石！”

和这句话叫出来的同时，变故发生了！

第二章

变故突然发生，先是有几下尖锐的声响，然后，那四盏强烈的射灯，突然熄灭。

射灯熄灭之后，观景厅中还有别的灯光，而且，外面还在下大雪，积雪的反映，也可以使大厅中相当明亮。

可是由于刚才那团宝光实在太强烈了，所以射灯一熄灭，人人都只觉得眼前一暗，有一个极短暂的时间，甚么也看不见。

然后，就是安普女伯爵的尖叫声，和另一个女人的惊呼声，同时发出。

安普女伯爵略见丰腴，凡是这一类体形的女人，发出的呼叫声，大都有十分惊人的效果，安普女伯爵自然也不能例外。可是在两下呼叫声之中，另一个女人的叫声，却更令人心悸。

安普女伯爵的叫声只是吃惊，两另一个女人发出的，是凄厉无比的惨叫声，那种惨叫声，是痛苦、惊恐、绝望的大混合，是用生命的全部力量迸

发出来的，只要是同一种生命形式的人，听到了这样的惨叫声，都会自然而然遍体生寒！

年轻人一直和公主站在一起，离那颗彩钻，大约有五公尺的距离。射灯突然熄灭，眼前一暗，两个女人的叫声同时发出，在那一霎间，年轻人眼前，也甚么都看不到。

可是也就在那一霎那间，他觉出公主一直和他握著的手，突然紧了一紧，年轻人立即知道，公主一定在这一霎间，看到了甚么令她感到十分吃惊的景象——公主的身体，不是普通地球人的身体，具有许多特异功能。

当地球人的眼睛，有极短暂的时间，不能适应由强光到弱光的时候，公主的眼睛，一定没有这种障碍。

同时，年轻人也听到了公主用极低的声音，说了一个字：“血！”

才听到一个女人发出凄厉无比的惨叫声，又听到了一个“血”字，自然而然叫人联想到了死亡和杀戮，年轻人不等自己的视力恢复，就向前跨出。

可是他的身子才一动，就被公主用力拉了回来。就在这时候，探射灯突然熄灭以不过两三秒钟，毕竟不是所有的光亮全部消失，所以，很快就恢复了视觉，可以看到东西了。

年轻人一定是最早恢复视力的几个人之一，因为他和几个人，最早发出了一下低呼声——低呼声自然是由于他们看到了那黑色大理石的架子，在缓缓的转动，可是架子上却甚么也没有了！

“甚么也没有了”的意思是，不但是那颗彩钻不见了，连蜷伏著身子，伸高了右臂，托著那颗彩钻的那个女郎，也不见了。

接下来的十分钟之内，这个设计来专门观赏风景的厅堂之中的混乱，简直难以用文字来详细描述，只怪人类的文字，实在无法把人类的行为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只好简略地说一下。

先是女性（大约有七、八十个人）不论胖瘦高矮和老少，都努力把她们的声音，发挥到了极致，发出各种各样的呼叫声，那七八十股声音交准在一起，已足以令人神经错乱了，所以，男性的行为，也变得古怪绝伦，有不少人（至少二十个）在奔来奔去，一点目的也没有，有的双手高举，有的不停拍自己的头，有的目定口呆，有的在你推我、我推你，以致有不少人跌在地上。

说起来不是很有理由，虽然一刹那之间，那大理石架子上甚么都没有了，但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都不是等闲人物，也都知道安普女伯爵很喜欢新奇刺激，如果说她安排了魔术行动，一下子令那女郎和彩钻一起消失，以博贵宾的惊愕和赞叹，也是很正常的事，何至于所有人都变得那么惊惶失措呢？

问题正是出在安普女伯爵的身上！

她一直站在架子之前，是距离彩钻最近的一个人，在射灯没有熄灭之前，宝光腾跃，使她俏丽的脸庞，全在宝光照映的范围之内，看来美丽得如同魔幻世界一样，她也一直现出一个十分迷人的笑容。

可是这时，前后不过几秒钟，安普女伯爵简直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仍然用那种微微昂起头来的姿势站著，可是那一脸的惊怖之色，叫人一看就心头生寒，她的双眼睁得极大，一双眼珠几乎要夺眶而出，所现出的眼神，已接近死亡的可怖，她丰满的嘴唇，本来极其诱人，男性见了都会有亲吻的冲动。

可是这时，她的口唇却在急速地颤抖，使得她唇上的和鼻尖上的汗珠，散跌下来。她可以说已经满脸是汗，汗使得化妆品走了样，看起来也就格外骇人！

她的那种惊悸绝伦的神情一下子就影响了许多人，女主人处于这样惊骇的情形下，那么，变故自然也不会是甚么娱宾节目了！

所有人之中，最镇定的是公主，其次是年轻人——年轻人至少一直站著没有动。并不是他不想动，而是公主一直拉著他。

年轻人望向公主，看到公主的神情十分怪异，双眼发定，紧抿著嘴，一副十分坚决倔强的样子——在这种情形下，她没有理由有这种神情的。她心中在想些甚么呢？年轻人不禁感到了一阵迷惘。

他自然还记得，在变故发生之前，公主曾说过，她要得到那颗彩钻的那句话。那句话令年轻人震惊，当时他归诸于那彩钻有魔幻一样的力量，使得见到它的人，忍不住想拥有它！

可是这时，他却又想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当然，在这样的情形下，他无法和公主详谈，他只是感到，这种混乱的局面，必须制上，所以他徒然吸气，然后，发出了一声长啸！年轻人有深厚的中国武术根底，中国武术的精粹之一，就是练气，所以年轻人的那一下呼啸，不但声音嘹亮之极，而且声音绵绵不绝。

一下子便把所有人发出的嘈杂声，全压了下去。然后，他用同样嘹亮的声音命令：“人人都别出声，别乱动！”

年轻人的命令，十分有效，厅堂之中，登时静了下来，有不少人，甚至仍然维持著十分可笑、十分滑稽的姿势，但是也不再动弹。

年轻人向身边的公主低声道：“先令女伯爵从惊恐中恢复过来！”

这一次，公主没有再拉住他，年轻人急步走向女伯爵，女伯爵的眼睛虽然睁得老大，可是她显然连来到了她面前的年轻人也看不见。年轻人伸手，在她满是被汗水化开来的化妆品的脸上，轻轻拍了两下，女伯爵仍然一点反应也没有。

年轻人扬起手来，可是其势他不能重重掌掴女伯爵，所以他改变了主意，伸指在女伯爵的太阳穴上，弹了一下。那一下，他用的指力相当重，不过别人是看不出来的！

随著他的一弹，安普女伯爵整个人，向上跳了一下，这才用转来嘶哑之极的声音问：“发生了甚么事？怎么一回事？我的形钻呢？娜莎呢？”

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刚才体形美丽，肌肤赛雪，手托彩钻的那个女郎，原来是世界十大模特儿之一的娜莎。但这时没有人注意这个问题，女伯爵哑著声音问出来的几个问题，正是人人想问的，所以一下子，厅堂中又响起了一阵嗡嗡声。

年轻人在事变发生后，早已上下四方打量过，他在一开始，也以为女伯爵是在玩弄魔术——高明的魔术师，不但可以令人在一刹那消失，甚至可以把一个美女，在一刹那之间，变成一头猛虎。

但是年轻人却否定了自己这个想法，当然是由于女伯爵的那种自然流露出来的恐惧。

在架子旁边的那四个凜然大汉，女伯爵安排他们出动，不但是为了好看，当然也有保安的作用在，可是在灯光一暗之后，那四条大汉，看外型，要是有甚么行动，足可以一敌十的，却不约而同双手抱著头，蹲在地上，一

动也没有动过，显然他们全害怕之极！

女伯爵的问题，年轻人无法回答，为了使整个气氛轻松些，他一面发出笑声，一面大声道：“看来，有人和我们大家开了一个玩笑，用超卓的手法，把女伯爵的宝贝偷走了？”

安普女伯爵双手乱摇，声音发颤：“是谁？是谁？我不能失去那彩钻，万万不能失去的啊！”

没有人怀疑她“万万不能失去”的那句话的真实性，因为这句话才一出口，她就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刹那之间，眼泪鼻涕一起喷了出来，使得她的脸看起来，不知像是一团甚么东西。

安普女伯爵平时何等讲究仪容，她的晚妆化妆师，是世界级的大师，她如果不是真的急破了胆，怎肯以这样的可怕面目示人？

而她接下来的话，更令人深信她万万不能失去那颗彩钻，她哑著嗓子叫：“请还给我，请把我的『彩霞』还给我，我愿意用全部财产来交换！这里人人都听到的，我愿意以全部财产，把它换回来！”

安普女伯爵这一个惊天动地的宣布，使得厅堂之中，一片安静。

这时，人们已从突变的惊怖之中，定下神来，知道发生了甚么事。

发生的事其实很简单，托著彩钻的著名模特儿和那颗彩钻，突然不见了！在没有更好的解释之前，年轻人刚才的话，自然也成了各人的第一印象，使大家有理由相信，那是超卓的行窃手法。

安普女伯爵也一样相信，所以她提出了赏格：她的全部财产！

安普女伯爵的全部财产！这是想一想就几乎令人窒息的事，而如果可以使那颗彩钻重现的话，那么庞大的财产，就会转移！

在沉寂之中，一个清脆的女声道：“再加十倍，也敌不上那颗彩钻！”

令年轻人惊愕的是，说这句话的，竟然是公主，而女伯爵一面流泪，一面却点头，神经质地叫：“是，我知道，十倍，一百倍我的财产，也抵不上这颗彩钻，它是我的生命，人要是死了，财产还有甚么用？”

年轻人大喝一声：“只不过是一颗钻石，和生命又有甚么关系？”

就在这时，又有一个声音传来：“那不是钻石！”

年轻人立时循声看去，看到一个又高又瘦的人，倚著一根柱子站著，神情有一种异样的冷漠，当年轻人向他望去的时候，接触到了他冰冷的眼光。

这个人不是第一次说这句话了，当彩钻的光芒，令参观者目为之眩的时候，就有人叫出了这句话，前后两次，自然都是那个人叫的。

年轻人的思绪混乱，因为到这时为止，一切都是那么离奇，甚至连那颗彩钻的来历，都那么神秘，他根本无法知道那是怎么性质的一回事。

本来，他想先令女伯爵镇定下来，可是那人又再次说那不是钻石，而且，他的嚷叫，显然已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连女伯爵也抬起脸来，向他看去。

年轻人在和那人的目光一接触之后，就朗声问：“你说那不是钻石，那么是甚么？”

那人本来就又高又瘦，当年轻人一问，他又挺了挺身子，看起来更高，他的声音听来有点阴阳怪气。

那人的声音叫人产生十分不舒服的感觉：“别问我，我不知道。”

女伯爵哑著声音问：“那你怎么知道它不是钻石？”

年轻人不禁苦笑，因为女伯爵这样问，倒像是她已经同意了那人的说

法一样。

那人的语调仍然不疾不徐：“大家刚才都看到了，钻石是没有生命的，可是那……刚才大家看到的東西有生命，有生命！”他接连两次强调“有生命”，厅堂中听到他说话的人，个个都有莫测高深之感，女伯爵也是一片茫然，公主立时问：“你是文学家？诗人？你说的『有生命』，是象征性的说法？”那人缓缓摇头：“我不知道，总之，我觉得那……那是有生命的！”

年轻人用力一挥手，大声道：“那当然是一颗钻石，一颗十分稀有的钻石！女伯爵应该最知道这一点！”

他在这样说的時候，转头向女伯爵看去，谁知道女伯爵的反应，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她仍然一片迷惘，看起来，她化妆剥落的脸，要比她浓妆艳抹的时候，至少老了二十年，最怪的是，她对年轻人的话，竟然不能肯定，反问道：“是吗？”

年轻人不禁有点啼笑皆非，这种混乱的场面，他也没有过如何控制的经验，他向公主望去，公主神色不定，显然她也受著不知甚么困扰，年轻人只好继续独自处理，他再次挥手：“不论发生了甚么事，我们的女主人都受了打击，请大家让她静一静！”年轻人扶著女伯爵，同时扬声叫：“公主！”

公主和年轻人曾经同生共死，几乎已到了心灵相通的地步，若是在正常的情形之下，他根本不必叫，只消一个眼色，公主就会知道他这时的心意，是要她过来，扶持女伯爵离开观景厅。

正由于年轻人看出公主此际的神情有异，所以他才叫了一声。

然而，令他意外之极的是，他那种大声叫唤，公主竟然恍若无闻！

由此可知，公主这时的精神，恍惚之极！

年轻人顿了一顿，再叫了一次，公主的身子震动了一下，本来涣散的目光，才集中了起来，年轻人向她打了一个手势，公主吸了一口气，急步走出来，扶住了女伯爵。女伯爵的神情，仍然又惶惑又惊恐，公主在他的耳边，低声讲了一句甚么。

年轻人就在旁边，但是公主的那句话，是真正的“耳语”，年轻人一点也没有听到，只看到女伯爵在听到了这句话之后的反应，是陡地睁大了双眼，喉际发出了“咯”的一声响。

她瞪大了的眼睛，望向公主，公主用十分肯定的神情，点了点头——那情形，分明是女伯爵对公主的那句话，感到了极度的震惊，可是也十分怀疑，所以才会有那样的神情，而公主则表示已无怀疑，她肯定自己所说的话！

年轻人在这时，自然不会去问公主究竟说了甚么，他还有许多事要处理，他要帮公主扶女伯爵出去，女伯爵用十分疲倦的步子走向厅外，到了快出门口的时候，她才转过身来，几乎声嘶力竭地在叫：“我刚才说的话算数！我的全部财产！”然后，她急速地喘了几口气，被公主扶著，走了出去。女伯爵一离开，厅堂中所有人，交头接耳，神情惊惶，许多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年轻人身上。年轻人双臂高举，大声道：“各位，我们都正在经历一宗怪事，请大家保持镇定！”他的话起了相当的作用，当厅堂中变得静下来之际，年轻人走向一直抱头蹲在地下的四个大汉中的一个。

那四个大汉一直用那种姿势蹲在地上，看起来实在怪异莫名，年轻人向其中的一个走了过去，伸手按向他的肩头，沉声道：“朋友——”

他本来是想说“朋友，可以起来了”的——那四个身形粗壮之极的大汉，会不约而同用这样的姿势蹲在地上，自然是由于一定曾有过甚么事，令

他们十分害怕的缘故。人只有在害怕的时候，才会摆出这种姿势来。

所以，年轻人准备接下去说：“不论有甚么事令你们害怕过，都过去了！”

可是，当它的手一接上了那大汉的肩头，就再也说不下去他手碰到的，竟然是一个冰凉的身体！

年轻人的面色陡变，神情自然也怪异之至，他是大家注视的目标，一看到他这种样子，自然都可以知道又有意外发生，几个敏感的女性，又已发出了低沉的呼声。

年轻人勉力镇定心神，沉声问：“可有医生在？”

有两个中年人排众而出，来到了年轻人的身前，年轻人后退了一步，向那个仍然维持著姿势，一动也不动的大汉，指了一指。

在这种情形下，会有甚么事发生，实在已在意料之中了，胆子大的人向前凑过来，胆子小的人向后退开去。那两个医生一边一个，先把那大汉的手拉向上，去按他的脉搏。当医生提起大汉的手背时，大汉的头，仍然可怕地低垂著，在这里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汉根本早已死了！

惊呼声立时又如潮水一般地涌发，不到两分钟，两个医生已经宣布：四个大汉都死了，死因暂时不能肯定，但看起来，像是心脏衰竭。

年轻人在两个医生走过来的时候，就退在一边，思绪紊乱之极。

心脏衰竭！尽管两个医生在这样说的时侯，十分庄肃，可是年轻人还是怪异得想笑！

四个那么健壮的大汉，会同时死于心脏衰竭？当然绝无可能！

那么，他们的死因是甚么呢？

一切全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怪事，性质已因为四个大汉的死亡而变得严重得多，所以在一阵惊呼声之后，厅堂中人人静了下来，在许多粗重的呼吸声中，有一个人问出了人人心中的疑问：“天！究竟发生了甚么事！”

年轻人苦笑，那人的这个问题，当然不会有答案，年轻人只好道：“各位，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证明别人是清白的。”

年轻人的这两句话，得到了不少人的附和，情形确然如此，当射灯徒然熄灭，当眼前一暗之时，除了那四个大汉和女伯爵，以及手托钻石的模特儿娜莎之外，别人都和她们有一段距离，决计无法在几秒钟的时间之内去进行甚么。

那四个大汉都已经死了，女伯爵没有可能一下子把他们四个人全都杀死，那么，剩下来，唯一最可疑的人，反倒是忽然消失了的娜莎了。

年轻人一面说，一面在迅速地思索著，可是依然混乱一片，一点头绪都没有。

人总是这样子的，当变故一发生时，惊惶混乱，等到镇定下来时，人人都会想：事情和自己是不是有关系呢？还未曾知道那四个大汉离奇死亡时，大家担心的是，那颗名贵的钻石不见了，如果是安排得巧妙无比的窃案，那么自己是不是会涉嫌？

等到发现四个大汉的死亡之后，这种恐惧又加深了几层，所以，年轻人的话，能得到所有人的共鸣，立时就有几个人道：“对，正是这样！我们互相可以证明清白！”

年轻人吸了一口气：“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有人失踪，有人死亡，有价值连城的彩钻不见了，当然必须通知警方来处理！”

人群之中，一个身形壮硕、貌相十分威严的中年人，走了出来：“由我来负责通知警方——各位，我是全国警察的副总监。”

安普女伯爵交游广阔，宾客之中，有一个全国警察总监，并不出人意料，副总监先生向年轻人走过来，和他握手：“听过你的大名很久了，我的名字是历登，你刚才处理混乱场面的能力极强！”

年轻人有点不满，如此称呼对方的官衔：“副总监先生，你似乎不应该到现在才挺身而出！”

人丛中也颇有同意年轻人的指责之声，历登扬起了手来，神情苦涩。

第三章

历登的声音，也同样无可奈何：“事情一发生，我和大家同样慌乱，我不知别人的感觉怎样，我强烈地感到，怪事……已不属于人力所能及的范围，所以我才没有说甚么和做甚么！”两个医生之一骇然问：“你……这样说是甚么意思，甚么叫不属于人力所能及的范围？”

历登副总监一直在做著手势，可是却并不说话——他并不是不想说，而是他不知道该如何说才好！他无法对他自己刚才的话作进一步解释！

他虽然没有进一步地说出什么来，可是大家都感染到了他刚才那句话所带来的震栗。

“不属于人力所及的范围！”

那是一种甚么力量呢？当那颗彩钻才一呈现在各人眼前之时，整个厅堂，就仿佛笼罩在一股魔力之下，连有丰富的冒险生活经验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感觉。

那股魔力，不但感觉到它的存在，而且，也显然在起著作用，影响看人的行为，人会说出一些连自己也不明白的话来！

那个又高又瘦的中年人，虽叫“那不是钻石”，可是他又不知道那是什么，又说那是有生命的。

身为警察副总监的历登，此时也说了他不能作进一步解释的话。

最令年轻人骇异的，还是公主的态度，她在见了彩钻之后，竟然说要得到它！而且，在怪异变故发生之后，她又表现得如此失常！年轻人知道公主的身体和地球人不同，那使她有许多超特的异能，是不是她对那股魔力，有常人所不知的特别感应？

她曾在射灯熄灭时叫了一声：“血！”那又是什么意思。

是那股魔力，使得娜莎和彩钻消失，是那股魔力，使得四个大汉死亡。

安普女伯爵为甚么如此恐惧？是不是她离得彩钻最近，看到了什么？

年轻人心头涌上来的问题，纷至沓来，而对这些问题，他又一点头绪也没有！本来，他担心这里的局面，不易处理，但既然有历登这样的高级官员在，事情也就无需他来处理了！

他压低了声音，道：“历登先生，不必说没有意义的话，照正常的程序处理这里发生的事！”

历登又挥了挥手，看来他是想为自己辩护，他所说的话不是没有意义

的，可是一样不知从何说起才好。

他这时，不像是一个全国警察的副总监，手足无措得有一点像才入行的学警！当然这不能怪副总监先生，而是所发生的一切，实在太怪异魔幻，超过了人所能负担的镇定。在厅堂中，至少有五位将军，全都有统率大军，战功彪炳的纪录，也都赫赫有名。

也至少有三位国家元首级大人物，日理万机，甚么场面没有见过？可是怪事一发生，还不是像失散了大队的小学生一样？

年轻人感到自己也一样不够镇定，看起来，所有人之中，最冷静的，还是那个两次说了那不是“钻石”的中年人！一想到这一点，年轻人自然而然想用目光寻找那中年人，他才一抬眼，就怔了一怔，因为那中年人，就站在他的身边！

而且，年轻人和他目光接触时，他用十分低沉的声音说了一句：“问女伯爵，她是怎么得到那东西的！”

他不称彩钻，而说是“那东西”，可知他的心中，仍然认为那不是钻石！而他的提议，十分合理，一切既然从展示那颗彩钻开始，那么，追究这颗彩钻的来历，自然十分重要。

这时，年轻人感到这中年人是一个可靠的人，他自然而然问：“你认为一切是由那……东西而起？”

中年人的眉心打结，那使他看起来十分阴森：“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女伯爵一定有一段有关那东西的奇异经历。”

年轻人对中年人的好感更甚，他主动地伸出手去，并且自我介绍：“我，年轻人。”

对方却没有热烈的反应，只是望著他，显然是暗示他作进一步的自我介绍。这种态度，不算是十分有礼貌，年轻人笑了一下，并不生气：“可以说是一个冒险者。”

那中年人这才也伸出手来，一面和年轻人握著手，一面道：“久仰大名是真的，不是寒暄话。我叫丁普生，非人协会的会员！”

年轻人本来对那中年人有好感，觉得他很有分析能力，遇事镇定。所以，对他很有好感，想听取他的意见。

这件怪事，必然要探索下去，或许可以将他当成是共同探索的多伴。

在此之前，他对对方的身分地位，一无所知。

可是这时，那人报了姓名之后，竟然自称是“非人协会”的会员！

年轻人自然知道“非人协会”，那是世界上最难加入的一个组织，长期以来，会员都不超过十个人，有一个时期，甚至只有一个会员！

造成“非人协会”会员如此之少的原因是，能够成为这个协会的会员，必须是“非人”！

“非人”的界限很难定，著名的传奇人物卫斯理，会被提名，可是被否决，原因就是不论卫斯理有过多少离奇怪诞不可思议的经历，他仍然是人，既然是人，自然不能成为非人协会的会员！

那么，非人协会的会员，都是些甚么角色呢？

据年轻人所知，其中有能和灵魂沟通的灵媒，介乎人魂之间的身分使他成为会员。有被章鱼在海中养大的，生活在水中比陆地上更自在的鱼人，介乎人和鱼之间，使他成为会员。

有来自不知哪一个星体，会发出强烈电流的电人，甚至有一棵可能是

地球上最大的大树，也有一个早在三千年前已死的三千年死人等等。

不过，年轻人没有听说过“非人协会”有一个会员叫丁普生的，丁普生自己介绍了是非人协会的会员，但是年轻人仍然不明白他具体是干甚么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能够成为非人协会的会员，必然有著极其超特的能力，决计不是普通人！

年轻人感到震惊的，也正由于这一点！

然而一时之间，年轻人握住了对方的手，竟然有点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丁普生笑了一下：“贤伉俪都很有资格成为我们的会员，尤其是尊夫人，她的身体，好像和我们都不同？”

年轻人又怔了一怔，他无法详细介绍公主现时与众不同的详情，但是也不必否认，所以，他只是点了点头，同时反问：“阁下能成为非人协会的会员，是由于——”

丁普生摊了摊手，样子十分谦虚：“我有一项异能，类似『天眼通』，并且可以透视。

我在九岁那年，曾遭电殛昏迷，醒来之后，就有了这项异能，开始是一种模糊的感觉，到二十三岁后，就成为肯定的一项能力！”

年轻人深深吸了一口气，他对丁普生能那样详细地介绍他自己，觉得十分满意。对于丁普生的异能，年轻人自然也不会怀疑，因为他知道，天下之大，奇才异能之士多得是，他知道有几个人，都有类似的异能。

他们两人在低声交谈，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时，历登副总监已发挥了他的处事能力，不少人已离开厅堂，回到房间去，剩下来的人，虽然仍是满腹疑团，但也渐渐都镇定了下来。

丁普生松了一直互握著的手：“我成为非人协会的会员，是三年前的事，入会介绍人是著名的灵媒阿尼密先生。”

年轻人“啊”地一声：“阿尼密先生，听说已经进入灵界了！”

丁普生摇头：“没有人知道！”

年轻人发出了第一个问题：“你的异能，在这件怪事中，能发生甚么作用？”

丁普生向年轻人作了一个手势，示意年轻人离开这个观景厅，他自己先向外走去，年轻人和他并肩而行。

丁普生想了想，才道：“我假设你能接受任何常理不能解释的异象！”

年轻人笑，摊了摊手，转了一个身：“我现在的这个身子是复制的，我曾死过一次，原来的身子烧成了灰，灵魂曾有幽灵星座的旅行经历，再进入现在的这个身子，你信不信？”

年轻人一口气说下来，丁普生虽然身具异能，又是非人协会的会员，也不禁听得目定口呆！

他发了片刻怔，才道：“真是没有甚么不可以相信的了。当变故发生之时，我知道普通人的感觉是四盏射灯，突然熄灭了？”

年轻人点头，他的确是感到了四盏射灯的突然熄灭。丁普生顿了一顿：“我看到的景象不同，我看到的是灯光并未熄灭，只是在刹那之间，变成了浓稠如血的四股魔光！”

年轻人立时想到了公主在那一霎间叫出来的那个字：“血！”可知公主的双目，也有异能，可以看到和丁普生同样的景象。

年轻人问：“血红的光芒……你称之为魔光？”

丁普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才道：“因为只有来自魔界的力量，才会射出那种鲜血一样的光芒！”

年轻人感到了一股寒意，再问：“你所说的『魔界』，是甚么意思？”

丁普生的回答，倒是乾脆得很：“就是魔界的意思。”

年轻人昂了昂头，这时，他们已走出了观景厅，正走在一条有许多圆柱的走廊上，突然之间年轻人停了下来，伸手扶住了一根柱子：“魔界，是恶魔聚集的一个空间？”

丁普生点头：“是，许多种邪恶的力量，当这种力量在人间出现，就会有那种邪恶的事情发生，那种邪恶力量是从何而来，聚集在甚么样的空间之中，在甚么情形下它们才出现，没有人知道！”

年轻人苦笑：“我听说过一个故事，若是不断地祈求，把灵魂交出来，魔界的魔王会接受。”

丁普生居然也听说过这个故事，他接下去道：“可是，偿还的代价，痛苦之极我在若干年前，曾见过这样的一道魔光，自高空直射而下，开始的时候，只是一股细线，越向下越扩散，笼罩的范围，至少有好几平方公里，我就知道这地方必然会有大灾难！”

年轻人并没有问“结果呢？”因为他知道，必然真的曾有大灾难发生在魔光笼罩的地区。

丁普生叹了一口气：“那次在自然灾害中罕见的巨灾，死亡人数超过三万人——当然不是最大的巨灾，但情形极其悲惨。魔光一现，就有人死亡，那是可以肯定的事。”年轻人伸手在柱子上轻轻打了一拳：“当时魔光现出之后，发生了甚么变化？”

丁普生摇头：“魔光太浓稠，就像是四股浓血倾泻而下的瀑布一样，把那四个大汉、女伯爵，和架子上的裸女一起罩住，我看不见魔光中的变化。”

年轻人骇然：“你说你有透视的异能！”

丁普生苦笑：“我可以透视超过十公尺深的泥土，能透视十公分厚的铅层，轻而易举看到一堵墙后面发生的事，可是不能透视魔光，那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外！”

年轻人又想起历登所说的“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外”的那句话来，历登一定具有十分敏锐的感觉，所以才有这样的直觉。

丁普生又道：“魔光消失，裸女不见了，那四个大汉用那么怪异的姿势蹲伏著，我已经可以肯定他们已经死亡，女伯爵如此惊骇欲绝，我相信她身在魔光的笼罩范围之内，一定见到了甚么异象，希望她肯说出来，那我们对来自魔界的力量，可以多一分了解。”

年轻人听得只好苦笑：“来自魔界的力量！”那是一种甚么样的存在，简直无法想像，那和来自浩森宇宙的外星人不同，外星人的形状再怪，就算有的只是一个平面的影子，有的小如细菌，但总是一种形体，一种可以想像得出的存在。

而魔界中的邪魔，是一种甚么样的存在呢？只是一种力量，没有形体？还是和传说中的魔鬼一样，头上长著角？

他思绪十分紊乱，只好说：“希望公主能使她说出实情来——那颗彩钻——”

丁普生点头：“对了，那颗……东西，我看出来是活的，是一种活物，

并不是钻石，那不是我的幻觉，的确是，而且，我一看到，就知道那是活物！”

年轻人不是很明白丁普生的话。可是看情形，丁普生本身也不是很明白，他只是看出那是活物，至于那何以是活物，他也说不出来，就像普通人看到一只乌龟，知道那是一个活物，但乌龟何以会是活物，只怕说得出来的人，也少之又少！

年轻人点头：“那也要问女伯爵关于它的来历！”丁普生向年轻人伸出手来，大有急于分别之意，年轻人忙道：“我以为我们一起探索这件事！”

丁普生侧著头：“魔界的秘奥太深，我们也没有力量和魔界的力量对抗。当然要尽可能探索下去，但是我的想法，和你的不同！”年轻人闷停了一声：“愿闻其详！”丁普生道：“我只是想尽量了解魔界，并不想和它的力量进行任何对抗！”年轻人用力一挥手：“这不是应有的态度。难道就由得来自魔界的力量，荼毒凌辱人类？”他说得十分激动，可是丁普生的语气，仍然十分平静：“一直是这样的。不是么？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是这样的了。”

“

年轻人冷笑了一声，没有再在这个问题上，和丁普生争论下去，丁普生自然看得出他心中大不以为然，但他仍然只是淡然一笑：“由于我们的目标不一样，所以大可分头进行。”

年轻人冷冷地道：“我没有意见。”

他也向丁普生伸出手来，两人握了握手，年轻人由于对丁普生感到了失望，所以态度自然也冷淡了不少。

丁普生才一缩回手，就抬起了头，眼光却十分异样，直勾勾地望向前，低呼了一声：“有些事发生在女伯爵的身上，天！有事发生在她的身上！”

年轻人立即问：“甚么事？”

丁普生的神情十分迷惑：“不知道，我不知道！”

年轻人想讥笑他几句，可是他却忍了下来。丁普生虽然有视力上的异能，这时他一定透视到了女伯爵，知道有一些事发生在女伯爵的身上。

可是他的能力止于此，他没有进一步明白他看到的景象的能力，所以他总是说“我不知道”，“我不明白！”

丁普生又皱起了眉：“我看到她的身体中……她的血管内，流著异样的血！”

年轻人大为骇然，盯著他，等著他作进一步的解译，丁普生却只是摇头：“刚才是我眼花了。怎么忽然之间，和刚才看到的不同了——”

他说看，忽然又现出十分骇然的神情，在用力甩了一下头之后，伸手按住了年轻人的肩头，十分认真地道：“有一些事发生在女伯爵的身上，可是——”

年轻人忍不住接了上去：“可是你不知道那是甚么事情！”

丁普生睁大了眼，像是并不感到这样于有甚么不对。年轻人作了一个手势，请他继续说下去，丁普生呆了好一会。

“刚才我看到女伯爵的血管中流著一种异样的血，可是等我想看清楚的时候，就像是我眼花了一样，那有可能是这种异样的血发现了有我在透视，所以在掩饰自己的存在——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这种异样的血，就有可能和魔界的力量有关！”

年轻人本来就不是存心取笑丁普生，这时听了这番话，他也不禁吃惊：“你是说，有可能，魔界的力量，已进入了女伯爵的身体。”

丁普士点头，强调：“很有可能。所以，你和公主，在和她打交道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一想起公主和女伯爵走在一起，年轻人不禁大是担心，因为若是魔界的力量进入了女伯爵的身体，如丁普生所说的那样，在她的血管中流著异样的血，那么，她大有可能成为魔界力量的化身！

年轻人迅速转著念头，一面向丁普生望去，丁普生像是知道他在想甚么，向他点了点头，只说：“她们在女伯爵的书房中。”

古堡十分大，回廊曲折，年轻人若是心急要见公主，而又不知道她在甚么地方的话，只怕得花一番工夫才能找得到。而丁普生说得如此肯定，自然是由于他确然有透视能力之故。

年轻人向丁普生一挥手，就向前急步走了开去，他知道女伯爵的书房在二楼，他快步跑上楼梯，经过一处回廊，在两扇十分精致的雕花门停了下来，拉起门上的铜环，轻碰了几下。

门即时打了开来，他看到公主和女伯爵，并肩坐在一张双人椅上，女伯爵的一只手，紧握著公主的手，神情虽然已镇定了许多，但是还是相当惊恐。看情形，她正在向公主诉说著甚么，她脸上的化妆品都已抹去，她本来就是一个动人的美女，这时脂粉不施，反倒更加清纯。

古堡虽然是古堡，但是堡中的一切设备，却极尽现代化之能事。书房的门，就是通过遥控设施自动打开来的。年轻人由于有了丁普生的那番话，所以一进来，视线就落在女伯爵的身上。

女伯爵也向他望来，眼神迷惑，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年轻人不禁苦笑：她的这种样子。如果说她已成了魔界力量的化身，那是绝对说不过去的。但是可怕也可怕在这里，如果她真的已是魔界力量的化身，却又可以掩饰得如此之好……

年轻人走向前，在她们的对面坐下，顺手拿起了酒瓶，倒了一杯酒，一口喝乾。不但他需要酒，相信在接下来的一小时之中，古堡中酒的消耗量，一定大大增加。女伯爵在年轻人喝酒的时候，也自斟了一大杯，也是一口就吞了下去。

从她的情形看来，她像是已喝了不少，年轻人暗想：“丁普生说她的血管中有异样的血在流著，那所谓『异样的血』，会不会是酒精呢？”他自己也为自己的想法感到荒唐，所以不由自主摇了摇头，公主在和他作了一个手势之后，却仍然和女伯爵在说话：“绝不能说？”

女伯爵叹了一口气：“我发过重誓，不能透露。”

公主直了直身子：“这颗彩钻，看来是一切怪异现象的根源。它的来历，对弄清楚这怪事，十分重要。那个誓言，真也那么重要？”

女伯爵垂下了眼睑，长睫毛在急促地抖动著：“是，太重要了！”

公主笑了起来：“一般来说，发誓的人，不论用甚么形式进行，当事人都不会真正认为誓言是会应验的！”

女伯爵挥著手：“别逼我了，我不会说的，我的誓言，一定会应验，我清楚地知道，一定会应验！”

年轻人在这时插言：“据说，向魔王发誓，誓言就一定会应验。”

他故意那样说，特意提到了“魔王”，如果女伯爵已和来自魔界的力量发生了某种关系的话，突然听到了这样的话，她就应该有反应。

可是女伯爵却神情惘然，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她这样说了之后，又顿了一顿：“我不能说，我不能失去这颗彩钻，失去了它，等于失去了我的生命，我会死，求求你们，把它找回来，我愿意用我的全部财产，来换取它！”

第四章

公主端起了酒杯来，喝了一口，望向年轻人：“一进书房，开始说话，这已是第十九次重复同样的过程了。女伯爵要求帮助的同时，却又拒绝帮助——不把它的来历说出来，怎么能找得回来？”

女伯爵失声叫：“两者之间，有甚么关系？”

公主也失声说著：“关系极大，它可能被原来的主人收回去了！”

年轻人挥了一下手：“或者，变换一个话题怎么样？”

公主怔了一怔，女伯爵却像遇上了救星一样，连声道：“好！好！”

年轻人身子向前略俯，直视著女伯爵。女伯爵的目光一和他接触，立时避了开去，年轻人的声音，听来有点冷酷无情：“事变发生的时候，你看到了甚么？”

年轻人问得很直接，也很不客气，像是在逼问，当然预料女伯爵会有不寻常的反应，可是，他也绝料不到，女伯爵的反应，会如此之强烈！

她整个人，像是徒然遭到了雷殛一样，整个人直弹了起来——真正的弹起来！

正如她自己所说，她身上已有了过剩的脂肪。

所以当女伯爵那样弹起来的时候，那些多余的脂肪，就在它的皮肤之下，剧烈地运动，形成了波浪一样的起伏，那是十分可怕的情景，她脸上的肉，就在这种抖动之中，给人有随时会簌簌落下来之感！

她本来是坐著的，直弹了起来之后，又重重地落了下来，由于沙发十分柔软，她一落下来之后，坐在她身边的公主，也震动了一下。

看起来，女伯爵的震骇未止，有可能会第二次弹起来，所以公主双手一伸，用力按住了她的肩头，女伯爵张大了口，出气多人气少，那情形，和变故发生之后，她的吃惊程度相仿——而这时她的惊恐，自然也是来自当时恐怖景象的余悸！

公主感到，在她双手用力的安抚之下，女伯爵的身子还在剧烈发抖，她向年轻人使了一个眼色，年轻人忙递了一杯酒过去，女伯爵接了过来。

为了终止她发颤的手把杯中的酒溅出来的缘故，公主又抓住了她的手腕，使她的手稳定一些，可以把酒杯送到嘴边去。

一大口酒灌下去，女伯爵吁了一口气，额上和鼻尖，都有汗珠冒出来。

年轻人看到了这种情形，心中不禁骇然之极。丁普生曾告诉过他，当时魔光徒生，血一样浓的魔光罩住了一切，他虽然有透视的异能，但是也看不见魔光之中发生了甚么事。

年轻人相信公主的情形也一样。公主只叫了一个字：“血！”她看到了魔光，而看不到魔光内发生的事。

知道在魔光的笼罩之下发生了甚么事的，只有女伯爵一个人！

而所发生的事，一定可怖之极，这时年轻人一提，她还吓成了这样子。

年轻人心头骇异。

年轻人的声音，听来仍然冷静：“事情很可怕！不过总算过去了，我们只想了解一下真相，在血一样红，血一样浓的魔光笼罩之下，发生了甚么事？”

年轻人这时使用的方法，是发掘事实真相的询问过程中的诱导法。这种方法，对处在极度恐惧中的人，更加有效。通常，有过可怖经历的人，不愿意再重述当时的情形，诱导首先表示已知道了一些真相，就会使被问的人感到亲切，感到对方和自己有同样的遭遇，很可能把事情真相透露出来。

这是心理学上普通的常识，年轻人这时，自然而然使用，本来也不值得奇怪。

可是，他的话才出口，公主就大有讶异之色。公主的身体，有超乎正常的力量，当时，她也看到了血一样浓稠的光芒，徒然笼罩了下来。可是她知道年轻人没有理由看得到的——她并不知道年轻人和非人协会会员丁普生，有过一段对话。

更令公主讶异的是，年轻人使用了“魔光”这样一个名词。

这一点，连年轻人自己，在话出口之后，他自己对于脱口而出，用了“魔光”这个名词，而觉得讶异。甚么叫“魔光”，年轻人简直难以有任何概念，可是当他使用这个名词之时，却又没有甚么困难。

年轻人直视著女伯爵，他看到女伯爵有极短时间的怔呆，口唇掀动，像是想说甚么，他知道自己的发问方式，可能有用。所以他反而向公主作了一个手势，示意她先别发出任何声音。女伯爵先在喉际发出了一阵“咯咯”的声音，然后才道：“我……被罩在……魔光之下！”

她双眼之中，充满了恐惧，又向年轻人投以询问的眼色，年轻人十分肯定地点头。

女伯爵的声音仍然发著抖：“我看到……她整个人都融化了……像蜡一样融化……她……化成了一滩不知是甚么东西……天，她……化成了不知是甚么……”年轻人和公主互望一眼，女伯爵的声音变得激动尖厉：“然后，她……化成的……不知甚么，就被吸走了！”

天！被吸走了！那高大的一个人，一下子被吸走了！”

她叫到这里，双手掩住了脸，发出的哽咽声，可怕之极，叫人不忍卒听。

年轻人和公主都不知道如何安慰她才好，由于他们自己也处于十分震惊的情形之下，女伯爵的叙述，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那四股魔光一放一收之后，著名的模特儿，手托著那枚彩钻的娜莎，不知所踪，照女伯爵这时的说法，她先是“像蜡一样融化”，接著，就“全被吸走了”！如果她全身被魔光融为液体，那自然可以被吸走，问题是：她被甚么东西吸走了？

在魔光笼罩之下，是那四个大汉，四个大汉之死，当然和魔光有关，但自然也不是他们吸走了融化了的娜莎。当然也不会是女伯爵，那么，还有甚么，是当时在魔光之中，而又可以吸去了娜莎所化的溶汁呢？年轻人和公主同时在想这个问题，年轻人由于曾和丁普生这个有异能的人有过那段对话，所以他想的层面更广一些。

他徒然想到了那颗彩钻！虽然那太匪夷所思了，可是他还是想到了它！丁普生曾说彩钻是“活物”，活物，当然可以吞吸东西。可是，那彩钻体积

十分小，如何吞下一个人（就算这人已被融化）？也许，正因为情景怪异之极，所以女伯爵才会吓成这样子？年轻人没有时间向公主作解释，就直接问正在抽噎的女伯爵：“全被那颗彩钻吞吸了进去，是不是？”

公主在一旁听了，陡然扬了扬眉，因为在她听来，年轻人的问题实在太怪诞了。

可是，女伯爵陡然放下了掩脸的手，张大了口，望著年轻人，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年轻人一字一顿：“这是活物！它在吞吸一个融化了的人时，是甚么样子的？”

女伯爵的喉际，发出了一阵“咯咯”声，没有多久，“咯咯”声就变成一种难听的抽搐声，她的身子也在抽搐，每当她抽动一下，全身就有骨骼互相挤迫所发出的令人汗毛直竖的声音。

任何人，处于这种极度的恐惧之中，都无法讲话，公主失声道：“要找医生？”

年轻人摇了摇头，伸手按住了女伯爵颈侧的大动脉，略开了用力，女伯爵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才叫出了一句话来：“我怕！我不知道发生了甚么；我怕！”

年轻人迅速地，再递了一杯酒给她，她一口喝乾，年轻人沉声道：“没有甚么可怕的，那次你一点损伤也没有！”

女伯爵牙齿仍然打战：“可是……它……吞吸了一个人……它仍然那么小，可是会发出强烈的光芒，那些它发出来的光芒，就像是它的触须和其他的器官，我甚至可以听到啜吸的声音，嗤嗤嗤，嗤嗤嗤，就把一个人所化成的汁液，全啜吸了进去！”

她说到这，睁大了眼睛望向年轻人，又紧握著公主的手，失魂落魄。年轻人盯著问：“它到哪里去了？”

女伯爵拚命摇头：“不知道，忽然光芒一闪，就不见了！我怕……我怕……我宁愿不要我所有的财产，也要把它找出来……一锤子把它敲碎，把它毁掉……不让它把我也啜吸进去！”年轻人和公主互望了一眼，不禁苦笑。

古堡中所有的人，只怕包括丁普生在内，听到女伯爵愿意用她全部财产，换回那颗彩钻来的时候，都料不到她的目的是由于极度的恐惧！

她曾目睹那彩钻啜吸了一个人，她不想也被彩钻吸进去，那东西若是下落不明，她就会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坐立不安，无法活下去这就是她在观景厅中高叫的那些令人不易明白的话的原因，现在，自然年轻人和公主，都明白了。

然而，在极度的恐惧袭击之下，女伯爵的思路，显然不是十分正常。

那外表看来如同钻石一样的东西，不但是“活物”，而且它所发出来的光芒，起著触须或是器官的作用，那么这种生命的形状，也奇特之极，不知道魔光的突然发生，是不是与之有关。

无论如何，这奇怪生物绝不是如女伯爵所想像的那样，一找出来，就可以一锤将之打碎的！

女伯爵把她目睹的可怖情形说了出来之后，虽然仍处在恐惧之中，但已好了很多，她不断地问：“我怎么办？我好怕，我怎么办？”年轻人再问一句：“那东西……吸了一个人之后，到哪里去了？”

女伯爵连声道：“不知道，不知道，你们也都看到的，它消失了！”

公主也问：“它在吸了一个人之后，起过甚么变化？”

女伯爵喘著气：“一圈一圈的光芒绕著它，使它看起来，好像大了不少，可是一下子就不见了。娜莎她……竟然就这样……这样……”

也难怪女伯爵讲不下去，试想想，一个人在血一样的光芒照射之下融化，又被一枚钻石吸了进去，那种怪异莫名的事，如何可以用简单的言语形容出来。可以说“竟然就这样……死了”。

可是，人类所知的死亡形式之中，有谁见过同样的死亡方法？那种现象，甚至不能纳入“死亡”的范围之内。娜莎只是融化了，被啜吸掉了！

年轻人和公主这时，十分同情女伯爵，一点也不觉得她的恐惧夸张（虽然平日女伯爵的行动，无不夸张之至），别说目睹这种情形了，单是听她叙述，年轻人和公主，也不禁感到阵阵寒意！

女伯爵又问：“它躲到哪里去了？会不会忽然之间，又跑出来……对付我？”

公主长叹一声，叫著女伯爵的名字：“安普，又兜到老圈子的起点了，你是怎么得到那东西的？”

女伯爵叫了起来：“那不能怪我，我一看到……就被它迷住了，它是那么美丽，而且，我一直真的当它只是一颗钻石，再地想不到它竟然是……活的！”

公主的声音很轻柔，但是也很坚决：“没有人会怪你，只是问你，这东西由何而来？你得到这东西的经过是怎样的？”

女伯爵大口喘了几口气，看起来，像是一条死鱼。年轻人和公主都在等地开口，等了好一会，她真的开了口，可是说的却是：“让我静一静，考虑一下，好不好？”

公主美丽的面容上，有著失去了耐性的愤怒，女伯爵忙道：“事情牵涉得很广，不是我一个人的事，牵涉得很广，我要考虑……明天，明天我们一起进午餐？”

知道女伯爵生活习惯的人，知道“一起进午餐”已是她一天之中最早的约会，因为整个上午，一直是她的睡眠时间，从不见客人的。年轻人和公主都以不出声来表示他们心中的不满，女伯爵又道：“外面很乱……请你们宣布我要休息……我认为刚才我讲的一切，不必宣扬开去……”

女伯爵忽然之间，变得这样镇定，这倒很出乎年轻人和公主的意料之外。

她这样说法，简直是已经下逐客令了，何况她这时又用手掩住了口，打了一个呵欠。

年轻人先站起来，公主说了一句：“安普，需要朋友的话，找我！”

公主站了起来。女伯爵连连点头，态度十分诚恳，也站了起来，苦笑著：“酒精的作用很好，我还是一样害怕，可是已不发抖了！”

年轻人和公主走向门口，女伯爵已转过身去，背对著他们。出了书房，两人保持了片刻沉默，公主向年轻人望来，用眼神代替了询问。年轻人把身具异能的丁普生所见的情形，说了一遍，最后，说到丁普生透过透视的能力，看到女伯爵的血管中有异样的物质时，公主愕然问：“那会是甚么？”年轻人摇头：“丁普生也不知道——这个人，除了有异能之外，甚么也不懂！”

公主想了一会，神情疑惑。事情至今为止，诡异莫名，可是却还一点头绪都没有，年轻人有些恼怒：“女伯爵若是坚持不肯把那东西的来历说出来，可以考虑强迫她说！”

公主嫣然一笑：“何必强逼，叫人说话的方法多得很！”

她边说边扬起手来，在年轻人的面前作了一个催眠师常用的手势。年轻人立时明白了她的意思，的确，人在接受了催眠之后，在催眠师的诱导之下，会说出许多秘密来（在罕有的例子之中，一些人甚至可以说出前生的经历）。公主道：“要不是她正在极度的恐惧情绪之中，我刚才就不客气了！”年轻人也是催眠的大行家，他知道像女伯爵刚才的情形，如果对她进行催眠，很可能引致她脑部的恐惧感加深，使得她难以忍受而导致精神失常。

看来，女伯爵的精神正在恢复中，如果明天考虑之后，仍然拒绝作答，那么，自然只好使用催眠术了！

两人回到了观景厅，警方已有人赶到，那四个大汉的尸体已被移走，历登副总监向他们迎了过来：“四个死者的尸体，会第一时间解剖！”

这时，大部分贵宾都已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中，有几个已正准备离开，看来每个人都不想再在这古堡中再耽下去了。虽然大雪纷飞，但还是可以安排直升机飞行，历登答应，警方和有关方面，会全力协助。还有几个人，围著一组椅子，都是七嘴八舌，说刚才发生的奇事，看到了年轻人和公主，几个人齐声问：“女伯爵怎么了？”

年轻人轻描淡写地回答：“情绪好多了。休息一下，就会没事的。”公主四面看了一下，年轻人知道她在找甚么，低声道：“丁普生不在。”

历登的样子很疲倦，几个年轻的警官，正在向他请示，他提高了声音：“我无法将案件分类，不是每一宗案件都可以分类的！众目睽睽之下，四个人死亡，一个人和一枚价值巨万的钻石失踪，这种案件，如何分类？不但无法分类，也有可能永远是一个秘密，再也不会有人知道真实的情形！”

年轻人和公主听了之后，不禁苦笑。“真实的情形”，在女伯爵的叙述之中，他们倒是知道了一些，可是究竟是甚么力量使事情发生，他们一无所知。那颗“彩钻”，如果是活物，那么它吸掉了一个人，又是甚么目的？是把人融化了之后当食物吗？它的食量又有多大？是需要每天吃一个人呢？还是吃了一个人，可以维持相当久？那是甚么样的魔怪？

他们和留在观景厅中的人，又交谈了片刻，不得要领，两人也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

他们的心中，都充满了疑问，年轻人甚至有点神经质的四下察看，像是怕那个像彩钻一样的怪物，忽然冒了出来。公主则喃喃地道：“它……怎么行动呢？”

年轻人又感到了一股寒意：“听女伯爵的叙述，我感到……它的光芒，是一种……器官，至少，在吸进融化了的人体之际，光芒曾起帮助的作用。如果是那样的话，或许它可以用光芒来行走，甚至飞行！”

公主不由自主地眨著眼睛——她有美丽之极的大眼睛，这时，眼神之中，充满了疑惑。

也就在这时，房门上传来了敲门声，年轻人过去打开门，看到身形瘦长的丁普生，站在门外，年轻人请他进来，他跨进了房间，向公主微微一鞠躬，盯著公主看，动作不礼貌之极。

他的双眼之中，似乎有一种十分深邃的光芒在闪耀著，脸上也现出十分讶异的神情来。

公主和年轻人都想起他有透视的异能，不禁有些发窘，丁普生像是也立刻察觉了这一点，他收回盯视的目光，叹了一口气：“真奇妙。两位，我的

异能，使我看到的是人体内部，我看到的全是内脏和骨骼。”

公主不禁黯然：“那么你平日所见的景象，岂非都可怖之至？”

丁普生摇头：“自然我要集中一下意志，才能透视，平时，看出来的景象，和常人无异。”

公主大有兴趣：“你看到我的身体结构，和常人有什么不同？”

丁普生吸了一口气：“太不同了，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功能，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你愿意，你根本可以不必进食，单靠呼吸空气，已经可以维持生命了！”

公主大是惊异：“辟谷？那是神仙才做得到的事！”

年轻人叮一口气：“公主，或许传说中的神仙，和你一样，全都有来自幽灵星座的身体！”

公主忽然现出古怪之极的神情来：“如果是那样，所谓修炼成仙的过程，也就是逐步了解身体能力的过程！”

年轻人用力一挥手：“对！所谓炼仙的种种秘笈，就是幽灵星座人体功能说明书！只要照著说明书去做，就可以把所有的功能全发挥出来！”

公主美丽的脸上，闪耀著异样的光采：“我要是有这样的说明书就好了！”

丁普生对他们两人的对话，显然不是十分明白。他虽然是非人协会的会员，但是种种有关神仙的传说，都太纯中国化，不是自小接受过中国文化熏陶的人，是不十分容易明白的。

年轻人和公主都不约而同伸出手来，紧紧握了一下。当时，因为有丁普生在，他们没有再讨论下去。

后来，公主偎依在年轻人的怀中，用十分坚决的语调说：“我要设法得到一份那样的『说明书』！”年轻人“啧啧”有声：“太贪心了，发了财想做皇帝，做了皇帝想成仙！”

公主不出声，年轻人忽然笑了起来：“记得你那时，一心想建立一个印地安人大王国，自任女皇？”

公主闷哼一声：“若不是你的破坏，我现在就是女皇！”

想起了那段往事，两人心头都十分甜蜜——那是他们许多生死与共的经历之一。

年轻人轻拥著公主：“我现在十分心满意足，一点也不想自己的妻子变成神仙！”

公主伸手在他的头上打一下：“我变了神仙，你也可以跟著变？”

年轻人一下子捏住了公主的手：“我变不了，我是凡夫俗体，不像你有了仙体！”

第五章

公主怔了一怔，没有再说下去。

那是他们在事后的讨论。当时，丁普生虽然没有再打断他们的话题，可是他们总不能老是自顾自说话。年轻人请丁普生坐下来，把女伯爵的叙述，转述了一遍。

公主则补充了她自己看到的情形：“我看到的是突然有血一样红光，极浓，像是实质，分不清是几股，是不是……那东西有一种能力，会把普通的光线，转为魔光，达到它所要达到的目的？”

丁普生喃喃地道：“光芒……光芒……”

看他的神情，像是想到了甚么，但是又不敢肯定。过了一会，他才道：“真是可怕极了，比我想像之中，还要可怕得多！”

年轻人闷哼一声：“没有人可以想像得出那么怪诞的情景来！”丁普生闭上了眼睛一会：“我们的想像，任何生物有活动能力的器官、肢体，都应该是实质的。可是那种活物，光芒就是身体的一部分！”

年轻人和公主齐声问：“那是甚么样的一种生物？”

丁普生苦笑：“谁知道，我们一直在人间生活，对于来自……异域的生物，一点概念也没有！”他在讲到“异域”之前，略停了一停，异域就是有别于人间的一个地方。

可以说是另外一个星体，也可以说是另外一个空间，更可以说是另外一个境界，总之，那不是人间！

年轻人和公主又沉默了片刻，年轻人才道：“所谓魔界，当然也是异域之一！”

公主和丁普士都沉默了一会，公主才道：“其他的异域……情形如何，我们不知道——当然，我们对魔界也所知极少，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魔界必然和人间对立！”

年轻人摇头：“异域一定和人间对立，幽灵星座就不断有幽冥使者来人间，收集人类的灵魂。”

公主叹了一口气：“其他的对立，可能还有商榷、改变的余地，但是魔界和人间的对立，却绝无妥协的可能，只要魔界一开，必然是人类大灾难的开始！”

公主所说的一切，虽然都是虚无缥缈的事，可是古今中外，有著太多有关魔界的种种说法，虽然种种传说，都没有实际上的根据，但是一点一滴汇集起来，也就在人类的脑海之中，形成了根深柢固的深刻印象，深信真有魔界的存在，也在心中认为人间的死敌，就是来自魔界的不可测的魔力！

所以，公主的话，使得年轻人和丁普生，都像是心头压了一块大石一样，丁普生的声音之中，甚至充满了怯意：“据说……魔界大开，人间必然遭劫，而且，魔界大开是有定期的？”公主和年轻人齐声道：“有这样的传说！”年轻人又叹了一口气：“魔界大开的期限规律，没有人知道，可是历史上著名的黄巢作反，单在中原一带，死亡人数就以百万计，所谓『黄巢杀人八百万』，就有不少传说，说的是魔界大开的结果，黄巢是第一个冲出来的魔王，在人间大开杀戒，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日月光芒，都被血一样的魔光所笼罩！”

丁普生的脸色，本来就不是十分开朗，这时更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阴森，他用一种十分异样的口气，问：“这位黄巢先生……他在人间作乱了多久？”

年轻人略想了一想，又望了公主一眼：“前后十年！”公主点头：“是，历史上都记载著，黄巢作乱起到自杀死，『自起至亡凡十年』。”

丁普生吸了一口气：“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史实……十年，好像是魔界开放，魔王作乱人间的一个期限？”

年轻人和公主，都不由自主震动了一下，公主用迟疑的语气问：“明末

的流寇张献忠，杀人无数，作乱的时间，好像也是十年左右！”

丁普生并不说话，只是用一种十分古怪的眼神望著年轻人，年轻人虽然久经冒险生活，可是也不禁给了普生的这种眼光，看得有点心中发毛。尤其其他知道丁普生有透视能力，谁知道他这时看到了甚么？

所以，他一开口，声音甚至有点嘶哑：“你这样看看我干甚么？”

丁普生忙道：“对不起，我只是奇怪，你何以只想到了那么久之前的『十年之乱』，而没有想到贵国在最近发生过的那个『十年之乱』！”

年轻人已经想到了了普生所提及的死人以千万计的十年大乱，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多人被杀，最多家庭支离破碎，最残酷，最混乱，最不可理喻，人人都似乎丧失了人性的十年。

可是，由于他一想到了“那个十年”，便不由自主自心底深处升起一股寒意之故，所以他不愿意提出来。

而使得他害怕的原因，是在那个十年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极度疯狂的情绪之中，想的，做的一切事，都远远超过了荒诞，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那么可怕的情形，足足维持了十年，如果魔界的门一开，为祸人间的期限是十年，那么，除了是魔界的力量在人间作乱之外，简直不能有第二个解释！若不是由于魔界的力量，怎么十亿人都会陷入这样的疯狂之中，怎么在那十年之中，被残杀的人竟会那么多？

魔界大开！

每一次魔界大开，都是人间的一次巨大的灾难！

年轻人由于想起那个十年中所发生的一切，觉得实在太可怕了所以不愿意提，可是丁普生却毫无避讳地提了出来。年轻人在震动了一下之后，公主知道他的心意，立时伸过手来，握住了他冰凉的手，年轻人定了定神：“是的，那个十年，若不是魔界大开，也真难想出别的原因来！”

丁普生目光炯炯：“好像……作乱的时间是十年，相隔的时间也不会太久，也是十年左右。”

年轻人又惊又怒：“你……想说些甚么？”

丁普生的话说得十分缓慢，语气也不是特别强烈，可是他的话却阴气森森，令人听了遍体生寒：“魔界大开，人间必然发生巨大的劫难，发生在地球的哪一部分，并没有一定——”

他讲到这里，略停了一停，公主喃喃地道：“有两次，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

年轻人不由自主吸了一口气：“这两次，相隔……也不过……十多年。”

丁普生又提出：“假设每隔十二年，就有一次魔界大开，在人间掀起巨大的灾难，为期十年，那么，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年轻人指著丁普生：“你……你是说，那，会发出光芒的东西（他不再称那东西为『彩钻』了）……来自魔界？会替人类带来另一次灾难？”

丁普生抿著嘴，没有出声。

年轻人再追问：“这一次劫难，会发生在甚么地方？欧洲、美洲还是亚洲？”

公主接了一句口：“还是整个人间？”

丁普生叹了一口气：“我真的不知道，一切，只是我的猜测和预感。魔界大开的说法，虽然听来虚幻，但是看看人类的历史，每隔一个时期，必然有

无可解释的疯狂行为，形成人为的巨大灾劫，这又是甚么原因？”

年轻人一字一顿：“人间的人类，一直在遭受著来自魔界力量的暗算！”公主也骇然：“自有人类历史以来，这种可怕之极的暗算，就一直在进行！而人类却一无所知，一直在受著暗算！”丁普生感叹：“要是人类知道了，那麽就是明算，不是暗算了！”

年轻人用力挥著手，他的思绪十分紊乱，他需要某些看来并无意义的动作的帮助，才能使自己镇定，整理出一个较有条理的想法来。

他像是在自言自语，归纳著三个人一起的设想：“一种神秘邪恶的力量，影响了人的思想，使人的行为陷入疯狂状态之中，发生巨大的人为灾难，这就是魔界大开造成混乱的情形。”

丁普生和公主都没有出声，显然对于年轻人的分析，并无异议。年轻人忽然叹了一口气：“其实人类也早有所觉了，不然，就不会有魔界存在的传说，只可惜人类实用科学对人类行为所知太少，又不愿意承认，人脑活动十分容易受外来力量控制的事实，所以了一直无法避开暗算！”

公主的声音十分低沉：“科学家曾企图证明太阳黑子爆炸，对人的思想有影响，可是也没有结果。”

年轻人突然激动起来：“科学家！科学家！现在的科学家，满足在浅薄的实用科学领域，甚至在观念上都不肯有小小的突破，你试试把我们三个人的假设去告诉任何科学家，看看他们的反应，一千个之中有一个有说『有可能』已经不容易了！绝大多数的科学家，会有虚与委蛇，他们只相信他们见到的事，却不知道在世上，见不到的事远比见到的事多……”

年轻人一口气讲到这里，脸胀得很红，略停了停，指著丁普生：“有透视能力的人，世界各地都有，那是人体的一项异能，可是实用科学家根本不承认异能的存在……”

公主叹了一口气，表示同意：“人体的潜能，一直在缓慢地释放，一千年以前的人，无论在体能或智能上，都普遍比现代人差，这就是人体潜在在逐步释放的结果！”

丁普生举起了手来：“我们似乎离题太远了，先不去说实用科学的狭窄范围，那东西的出现……吸了一个人，有魔光的出现，这一切说明了甚么！是不是一个先兆，表示魔界大开的情况，又即将来临，还是说明魔界已然大开，那东西就是从魔界闯出来的魔王？”

丁普生的问题，没有人答得出来。

在观景厅中发生的事，怪异莫名，根本不知道是甚么现象，奇怪的是，有异能的丁普生和公主，都看到了血红的光芒，在那种光芒笼罩下的女伯爵，又看到了更可怕的异象。

这一切，使他们不约而同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魔界，又有了进一步的许多设想。

这些设想，都令人战栗，可是要进一步追究，却又全然无从追究起！

自然，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东西因何而来！而这个线索，只有安普女伯爵才能继续下去。

三个人沉默了片刻，年轻人才道：“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来自外星的力量，在地球上极力于搜寻人的灵魂，他们曾有一种假设，人的灵魂在各种宝石之中，或至少和各种宝石有关。”

公主道：“我也听说过，但是我认为，那只是一种象徵性的说法，由于

在文明社会中，各种宝石都有极高的价值，是财富的象征，而人性在财富、权力的面前，就特别脆弱，可以看出人的灵魂的虚弱一面！”

年轻人侧著头，想了片刻，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喧哗，有几个人正在大声呼喝，一时之间，听不出正在呼叫甚么，接著，突然静了下来。

然后，在几分钟之后——那时，公主的动作，比年轻人更快，早已打开了门，所以在外面，传来的声音，听来已更清楚。

他们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正在叫：“哦，不要，请不要！”

三个人同时听出那是安普女伯爵的声音。年轻人和公主，讶异之极，他们刚才告辞的时候，女伯爵一副倦极欲睡的神情，怎么相隔没有多久，又听到了她的呼叫声呢？

公主和年轻人互望了一眼，一起向外奔了出去。他们的房间之外，一边是栏杆围著的一个走廊，他们听到声音走由下面传上来的，两人一起扑向栏杆，向下看去。

下面，是一个布置十分精美的厅堂，四壁挂满了代表各个时期不同风格的名画，地上铺著全丝的波斯地毯，一盏巨大的水晶灯，把室顶上的彩绘，映照得色彩夺目。

可是在那样辉煌的环境之中，正在发生的事，却看得人目定口呆。只见两个人背靠背站著，各自扬著手臂——自上而下望去，看不清两个人的脸面，但是他们扬起的手臂，手中部握著手枪。

在一旁，另外有不少人，有的用手掩著口，有的挥著手臂，可是却并没有出声，可能是由于大惊惶了，安普女伯爵也站在一旁，双手掩著口，显然是在刚才发出了呼叫之后，也由于惊恐，而出不了声。

虽然这两个背靠背站著的人，不知是谁，可是他们即将干甚么，都是一望而知——也正由于如此，所以年轻人和公主才目定口呆，因为这种行为，久已没有发生过了！似乎在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因此死亡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事实当然不是，但由于大诗人普希金死于决斗，所以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而已！

是的，在下面厅堂中的那两个人，显然是准备进行决斗；他们现在背靠背站著，立刻就会各自向前走，每人走出十步，然后转身，互相射击！

这种决斗，用现代化的武器来进行，通常只要一枪就可以分出生死了。而这种决斗，又是古典式的，现代人不知有多久，未曾有这种决斗了！

看不清要决斗的是谁，可是必然是女伯爵的贵宾，女伯爵的贵宾，非当即贵，怎么会忽然之间在这里生死相拚起来？

而这样的决斗，通常都各有一个公证，可是如今却未见旁观者之中，有公证的角色在，可知一切都是突然发生的，要决斗的双方，根本没有机会去请公证人！

年轻人冲出来之后，只看了一秒钟，公主疾声喝：“阻止他们！”

随著公主的疾喝声，那两个人已经各自高举手臂，开始向前踏步。

年轻人的身手之高，在这时真正展现出来，当时在上面走廊上，和下面的厅堂之中，看到一切发生经过的，大约有二十几个人，其中恰有一个诗人在。事后，这个诗人用诗句来形容年轻人的矫健动作：

‘犹如一头雄鹰，

冲向目的物，

自天而降，
具有无比的威力，
震服对手。”

他还把诗句亲笔书写了，送给年轻人。

年轻人并没有向诗人解释，他的动作，其实在东方传统的武术之中，再简单不过！

他只是突然身形拔起，向著两人的中间，直跃而下，于是，两个人各自跨开了一步，两人背和背之间的距离，约在一公尺半左右，年轻人身子在两人之间直插了下去，还未落地，双腿向外一分，一式“野渡无人”，取的是唐人韦应物诗句“野渡无人舟自横”之意。

年轻人双腿一分，左右横踢出去，自然潇洒迅疾，力道又拿捏得恰到好处，啪啪一两声响，那两个人背后各中了一脚，力道由背心直传他们的双臂，两人一面踉跄两步跌仆而出，一面不由自主手指无力，握在手中的手枪，一起跌落在地毯之上。他一招得手，向上一挥手，公主也早已飘然而下，公主的那一下轻功身法，也美妙绝伦，看得人心旷神怡，几疑是仙女下凡。

那位目击的诗人，自然又有诗作赠，也当然不必细表。

公主一落下来，年轻人已经迅速地向前掠出，脚尖一挑，挑起了一柄手枪，接在手中，枪一到手。他就不禁怔了一怔，那枪相当沉重，年轻人一看就看出，那不是普通的手枪，它发射的不是子弹，而是超小型的火箭，杀伤力极其强大，那绝不是普通人所能拥有的，只听说过某军事强国，也制造了少量这类的超小型火箭枪之后，曾作为礼物，送过几柄给一些国家的元首。

接受了这种礼物的国家元首，如果是文明国家，自然会作适当的处理，但如果是独裁国家，这种破坏力超乎想像的武器，自然也成为国家元首最佳的自卫武器。

在年轻人陡然吃惊的同时，他也听到公主发出了一下低呼声！

他看到公主一掠下来之后，也拾了一柄枪在手，那自然是她拾到的武器，也非同凡响之故了！

他们两人的动作极快，一下子，两人又靠在一起，年轻人知道，他们就算没有这样的武器在手，也可以控制混乱的局面，何况有这样的火箭枪在手，就算有一队军队要造反，也可以镇压下去！

所以，他一站定之后，就用近乎大人责斥小孩子的语气道：“胡闹甚么？”

当他在这样说的时侯，他也已看清楚，公主手中所握的是一柄同样的超小型火箭枪！他们都曾看过一份秘密的报告，述及这种小型火箭枪发射的威力。

使用这种威力大的火箭手枪，也可以说明那两个决斗的人，真正胡闹至于极点！

这种威力极强的小型火箭，如果在近距离，别说射中一个人，就算是射中一头水牛，强大的爆炸力，也保证可以令那头水牛变得粉碎，绝找不出一块比手掌更大的牛皮来。要是击中了人，那么被击中的人，不知会变成甚么样的一滩血肉之物！

就算两个人都射不中目标，没射中人，火箭不论射中何处，都可以彻底把这个厅堂毁坏，连楼上也被波及，至少在场的所有人，包括这两个决斗者在内，都没有人可以幸免！

所以，年轻人斥责了一句之后，他和公主两人，行动一致，一起举起手臂来，让别人看清楚他们手中的武器。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武器有深刻的认识——那个诗人就不知道他们手中的枪有甚么特别之处，可是也有几个人，立刻发出了惊怖之极的叫声来！

这时，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被刚才的喧哗声和女伯爵的叫声吸引来的，人多了，知道小型火箭枪威力的人也多，惊呼声也就此起彼伏。

然后，是被年轻人一脚踹开去的那两个决斗者，在各自跌出了五六步之后，仍然不免站立不稳，各自仆跌在地。但年轻人并无心伤害他们，只是想令他们停止决斗行为，所以他们并未受伤。

在他们仆跌之后，那一招“野渡无人”的力道也已竭尽，两人手在地上一按，身手倒也矫捷，各自一跃而起。他们才一跃起时，还都背著年轻人和公主，可是两人也立即知道事情非同寻常了！

因为所有人，就在那一霎间，全都静了下来，变得一点声音都没有！

所有人忽然全静下来的原因，自然是看清楚了那两个人是谁，或至少看清楚了其中一个人是谁的缘故。

而两人在站定了身子之后，都倏然转身，相隔虽远，但是互相盯视的目光之中，还是充满了怒火，想把对方烧死，两人又同时，一起向年轻人和公主望来。

年轻人和公主一看到那两个要决斗的人是谁时，也不禁各自倒抽了一口冷气！

年轻人早就知道能拥有这样的武器，必非等闲人物，等两人转过身来，果然全是国家元首级人物。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两个毗邻的国家，多少年来，都在积极备战，把大量的国民收入，用在购买军火上，边界的小冲突不断，是战争的活火山。

联合国用尽了努力，也只是使战争暂时不爆发，这种局面能维持多久，谁也不知道！

而如果今晚在这里的决斗，竟然发生了，那么，不论是哪一方赢了，或是两败俱伤，一场战争，立刻会在一小时之内爆发！

更可怕的是，两个国家，分别属于两个敌对的阵营，而两个敌对的阵营，又各有更强大的支持者！

第六章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一直要发生而没有发生，主要也在于株连实在太广，尽管两国元首想大打而特打，一举而歼灭对方，但是双方的后台势力都对被扯进去，有一定的顾忌，所以才一再阻止！

但是如果有突发事件，两国先打了起来，那么，所有有关的国家，也都无从避免，都想先发制人，一场大战，可能就此爆发！

看到犹自在箭拔弩张互相瞪视的两个人，年轻人不禁有遍体生寒之感！

就算他并不习惯于自我膨胀，可是他也知道只有自己才能制止一场世界大战的发生！

然而，他真的制止了大战么？看那两个国家元首互相瞪视的目光，依然令人觉得危机的存在！

不论那国家是大是小，是进步是落后，也不管这个国家的元首自称是国王，或者将军，总应该至少是一个成年人，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

可是这时，互相对峙著的这两个相貌都堪称威严，事实上也都极具才能的两个人，自他们双眼之中那道射出来的怒火看来，他们简直只是两个为了细故而要大打出手的儿童，甚至连这个都不如，只是一双不知为了甚么，只为了生物本能而要拚个你死我活的斗狗斗鸡！年轻人和公主都感到了震慑，他们也不由自主想起了自己刚才和丁普生分析所得到的结论，感到这两个国家元首级的要人，是受了外来力量的影响，才陷入这种发狂的境地的。

所以，公主和年轻人，不约而同一齐叫了出来：“别中了暗算！”

他们的叫声，十分响亮。尤其在所有人看清楚了要决斗的双方是甚么人之后，人人感到震惊，个个都不敢出声之际，更是人人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所有人也都现出疑惑的神色来，因为在那样紧张的气氛之中，一时之间，没有人明白他们那么叫，是甚么意思。

连公主和年轻人，在徒然叫出了这句话之后，他们自己也怔了一怔。

人间一直遭受魔界的暗算，这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推测，并没有具体的事实根据，他们若是被追问一句：“别中了谁的暗算？”那么他们就无法回答！

可是，就在他们一怔之间，看到那两个当事人，也徒然一呆，像是公主和年轻人的叫喊，对他们起了当头棒喝的作用，两人各自用力一挥手，脸上的神情，也起了变化。

虽然两人仍然十分愤怒，可是绝不像刚才那样，像是两个成年而有权威的人，随时可以扑向对方，厮打对方那种发狂的样子！

年轻人和公主一看到这样的情形：心中更大起疑惑。因为这情形，正像是两个人刚才不知被甚么力量蒙蔽，给自己一言惊醒梦中人的模样。

现在的情形表示，严重的危机已经过去，至少两人都已恢复了理智！

年轻人和公主互望了一眼，年轻人在眼神中表示，自己要进行一个大胆的行为，公主当时在眼色中表示，支持他的大胆行动，而且要和他一起进行！

他们两人之间的默契，简直已到了心灵相通的地步，互望之后，分了开来，自走向一个国家元首，把手中的枪，用美妙的手法，向上略抛了一抛，然后，换转了枪口，把枪柄递向前。

他们的动作一致，那两个刚才要进行决斗的国家元首，也动作一致，一伸手，就把枪接了回去那一霎间，年轻人和公主，都十分紧张，若是两人还是那么冲动的話，还是可以闯下大祸，年轻人和公主是不是有能力阻止，亦难说得得了。然而，他们很快就吁了一口气，因为两个国家元首把枪接回去之后，立时插进枪套之中！

那一刻，不但年轻人和公主紧张，旁观者也都极紧张，甚至有发出如同抽搐一样的声音来。

女伯爵的声音在这时响起，略带责备：“吓死人了，天，干甚么？全是我的客人！”

年轻人一听得女伯爵那样说，心中一动，想起了一个疑问来，他立时向公主望去，公主略点了点头，显然她也想到了同一疑问。

当时，女伯爵已向两个国家元首打招呼，声音十分动人：“两位请过来！”

两个国家元首迟疑了一下，一起向她走过去，各自保持著权威人物的风度，看来十分庄严，和刚才红著眼，打起来时甚至会咬人的情景，有天地之别。

当两人走向女伯爵的时候，女伯爵用十分遗憾的声音在说著：“这古堡不知怎么了，才在观景厅出了事，又有朋友要决斗，不知道是不是有甚么邪恶的力量在作祟？有没有人会驱邪？”

她虽然在发问，可是显然并没有期待会有答案，她双手伸出，各自握住了一个国家元首的手，问道：“两位愿意握手言和！”要这两个国家的元首，就这样子轻描淡写，握手言和，当然是没有可能的事，安普女伯爵再有魅力，也难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两个国家元首，一起昂起了头，绝无表示，也不望向对方。

女伯爵分明也早知道这是必然的反应，所以她立即娇声笑了起来，说出了一番很明显是她早已想好了的说词，在她动听的娇美声中，她说的是：“既然两位不肯直接握手，那么进行间接握手，也具有重大的意义，两位各自握住了我的手，也就等于通过了我的身体，两位在进行间接的握手了！”

她在这样说的时侯，抬头四顾，望向各人。女伯爵在这时，确实发挥了她过人的社交魅力，她立时得到了她预期的一阵热烈的掌声。

在掌声之中，两个国家元首的神情，都十分尴尬，不过总算维持著国家元首的风度，没有把手抽回来，虽然自他们的表情之中，可以看出，即使是“间接握手”，也是他们不愿意进行的事。

然而，女伯爵的手肌肤滑腻，柔若无骨，握住了这样的手，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这也是两个国家元首不抽回去的原因之一。在大家的掌声之中，女伯爵十分知道适可而止的道理，她主动放开了两人的手，两人各自向外跨出了一步，神情仍然十分不自在，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走了开去。

女伯爵以手拍口，神情娇慵：“今晚上发生的意外已经够多了，让我们来祈求余下来的时间，平安度过！”

她说完了这几句话，回头向年轻人和公主望来，作了一个表示歉意的姿势，莲步姗姗，走了开去。各人自然而然分成几堆，纷纷议论，围在年轻人和公主身边的人最多，而被人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天！刚才，真的像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了！”

那并不是夸张，那一场决斗，如果成为事实，唯一的结果就是战争，而这场战争，又必然如同投进平静的池水的石子一样，会引起一圈又一圈，无限止向外扩张出去的涟漪，波及整个水池！

年轻人问：“有谁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人丛静了片刻，才有一个很瘦的老人道：“真正的原因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看到他们几乎同时在我房门口经过，经过我房门口，唯一的去处，就是女伯爵的房间，也见到他们几乎一起冲出来！”

另外有一个花花公子型的人，打了一个哈哈：“不见得两人是为了争风吃醋而决斗的呢。难道他们竟然忘记了自己的身分，只记得自己是男人。”

花花公子的话，听来虽然轻佻，可是年轻人听了，大有同感，他们两个人，正要决斗的时候，必然忘记了自己的身分，忘记了许多事，这才会有那样的行动！

他们两人，很明显地是中了暗算，一种来历不明的力量的暗算！而暗算的目的，又绝不是他们两个人的生死，他们两个人，在整个暗算之中，只不过是两根引线：点燃了这两根引线，可以引爆全世界！这两条“引线”这一次被及时踩熄，下一次呢？除了这两股引线之外，还有多少股引线，是可以导致全球或局部地球的爆炸的？

年轻人深深吸了一口气，向各人表示需要休息，他的忠告是：“各位，我看盛会不可能再延续了，能安排交通工具离开的，还是尽快离开的好！”

年轻人的劝告很得各人的同意，当年轻人和公主挽手走开去的时候，就得到了不少赞同的眼光。他们用目光寻找著丁普生，可是没有再发现他。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年轻人和公主沉默了好一会，年轻人才道：“女伯爵是安排宴会的能手，她不会疏忽到那两个国家是死对头都不知道！”

公主侧著头，想了一会，并不出声。

年轻人这时提出来的疑问，正是刚才他们两人同时想到的疑问。

好一会，公主才道：“奇怪，在一切变故都没有发生之前，人人都见过他们两个人，你我都见过，那时，连我们都不觉得事情有甚么不对！”

年轻人吸了一口气：“我本来怀疑，安普女伯爵那么做，是故意不怀好意，想令这两个人在古堡见面，点燃火头，引发灾难，你的意思是——”

公主仍然微侧著头，她这个沉思的姿态，看来十分动人，过了一会，她才道：“如果女伯爵是主谋，她也是一个被动的主谋。”

年轻人明白了公主的意思：“有人主使她那样做。”

公主叫道：“有一种力量在利用她它的地位，使两个火头有相碰的机会这两个国家元首，甚至互相不在联合国大会上相见。除了女伯爵这种身分，这种形式的邀请之外，还有甚么场合，可以令他们在一起出现？”

年轻人皱著眉，公主所说的是事实，这两个国家，势回水火，大小冲突不绝，没有甚么人，没有甚么场合能令他们一起出现。只有女伯爵的宴会，看来和国家大事全然无关，才有可能安排他们在一起。

如果两人在一起，忽然谈判起和平来，那倒是世界和平之福，安普女伯爵必然可以获得下一届诺贝尔和平奖，可是结果却出现了上述火爆的场面。

两个人在要火并之前，都见过女伯爵，那是在年轻人和公主告辞之后的事，是不是女伯爵又在两人之间，煽了风点了火呢？无论如何，在古堡中发生的一切事，都和女伯爵有关，那可以肯定。美丽的安普女伯爵，究竟在担任著甚么样的角色呢？

年轻人和公主互望著，对这个问题，都没有答案。

就在这时，电话响起，年轻人拿起电话来，开始的几秒钟，听不到声音，年轻人连“喂”了三次，才听到一个十分低沉的声音：“对不起，打扰你了，我是贝登将军。”年轻人吸了一口气，按下了电话机上的一个掣，使公主也可以听得到。

年轻人十分沉著地回答：“贝登将军，你好！”

贝登将军，就是那两个敌对国家的元首之一，刚才和另一个国家的元首哈尔古斯总统要进行决斗的！

那边又沉默了片刻，才道：“对阁下刚才的行动，我，表示谢意。”

年轻人和公主都大感意外，贝登将军在他的国家中实施军法统治，铁腕对付反对者，是脾气火爆的独裁统治者，像他那样的统治者，已经不是很

多，可是他的统治宝座，还十分安稳，在他的国家中，他有著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

而年轻人刚才那一招“野渡无人”，重重一脚踹在他的背上，使得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仆跌在地，手中的武器被缴了械，照他的行事作风来说，他应该大怒特怒才是，可是他却特地打电话来，表示谢意！

这至少证明，这个电话，他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打来的，也证明他当时十分理智，一点也不冲动，所以才能有恰如其分、不亢不卑的措词！

年轻人回答道：“将军阁下，这证明你是一个高度理智的领导人！”

贝登乾笑了几声，笑声之中，大有自嘲之意：“我代表我的国家，想请阁下和公主殿下，在方便的最近期间到本国一行，不知能否应允？”

年轻人怔了一怔，望向公主，公主在一时之间也难以定夺，他们全是一样的心思，因为都不知将军邀请的目的是甚么？

贝登将军的国家，正是世界紧张局势的焦点，在目的不明的情形之下，年轻人和公主都不愿意扯进双方争夺的漩涡之中！年轻人正在想如何推辞，贝登将军的声音又传了过来：“为甚么犹豫？是不是哈尔古斯先邀请了你们！”

年轻人对贝登将军这样说法，表示了惊诧，他的声音之中，也充满了讶异：“没有，哈尔古斯总统也会邀请我们？”

贝登沉默了片刻：“我想他会，我们两人的行事作风十分相类似，也正由于如此，才成为不可调解的敌人。既然你们没有答应他的邀请，为甚么不答应我的？”

公主在这时候，续了过来：“将军，请坦率说明邀请我们之目的！”

贝登将军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听来倒十分爽朗，不失军人本色：“是我不好，两位放心，纯粹是我私人有一些不明白的事要请教……两位可以做为私人的贵宾，保证事情和军国大事、世界局势无关。”

年轻人和公主互望了一眼，两人齐声道：“好，多谢你的邀请，不过，请给我们随时到访的方便，不要限定日子时间。”

贝登将军立时道：“可以，我已安排直升机，连夜飞去，我会随时等你们来！”

年轻人放下电话，公主扬著眉：“别问我，我想不出一个军事独裁者有甚么要我们帮助的！”

年轻人呵呵笑著：“这正是我想说的话——贝登十分有智慧，这一点，和他独裁者的形象，好像不是十分配合！”

公主苦笑：“你错了，没有大智慧的人，成不了独裁者，只好是一个普通人！”年轻人十分感慨，这时，传来了敲门声，年轻人一面走向门口，一面道：“丁普生又来了！”

他一面说，一面拉开了门，却徒然怔了怔，门外是一个身形魁伟、相貌堂堂的中年人，稍有国际常识的人，都一眼可以认出他是哈尔古斯总统！

年轻人在那一霎间，想起了贝登将军的话：“哈尔古斯的行事作风，和我十分类似。”确实相似之极，看来哈尔古斯总统更彻底些，索性不打电话，就这样子摸上门来了！

年轻人只是忙呆了极短的时间，哈尔古斯沉声问：“我来得突然，可以进来吗？”

哈尔古斯的声音十分雄壮，当他在致力于推翻殖民统治之际，他那雄

壮的声音所发表的演说词，可以令人热血沸腾，一直到他建立了政权，他在国会的演讲，还是十分具有说服力。

年轻人当然没有把他拦在门外之理，连忙道：“请进来，总统阁下！”

哈尔古斯走了进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向公主做了一个十分恭敬的礼，又和年轻人握了握手，然后开门见山：“想请两位到敝国一行，有一些事情要请教。”

公主笑了一下：“五分钟之前，我们才答应了贝登将军同样的要求！”

总统皱起了眉：“他……也是亲自前来的。”

年轻人摇头：“不，他在电话中提出的。”

这一个不大不小国家的元首，来回踱了几步：“那不要紧，先去他那里，再到我这里，如果有甚么不方便的话，两位的行踪，可以保持秘密！”

年轻人心中一动！行踪保持秘密，那自然是私人性质的访问了，那么，何必要再订时间地点，他有甚么困难，何不就请他这时提出来？

年轻人一想到这一点，就向公主使了一个眼色，公主过去，推了一辆酒车过来，哈尔古斯也不客气，取过了一瓶陈年白兰地，斟了一杯。

年轻人道：“总统阁下，有甚么私人问题不能解决的，何不现在就提出来，看看我们可有甚么意见，可以供阁下参考？”

哈尔古斯神情十分高兴，但接著，他又变得十分阴沉，他问得很缓慢：“刚才，若不是你阻止了我和贝登的决斗，现在怎样了？”

年轻人连想也没有想，道：“你们两人都已丧生，而两个国家之间的边防军，也早已投入战斗，我估计，双方的空军，这时都已损失惨重，自然，两国都进入了紧急状态，联合国紧急大会，明天可以召开，在激烈争吵之后，没有结果——”

哈尔古斯缓缓吸了一口气，又望向公主，公主沉声道：“联合国大会可能还会开很多次，可是战事必然扩大，等到牵涉到了幕后的两大强国时，那是人类的末日到了！”

哈尔古斯用手在自己脸上抚摸着，一个政治上的强人，这时所现出来的疲态，难以形容，他喃喃地道：“那么严重的后果，就因为两个人的幼稚行为而引起？”

年轻人立时道：“我不知道你为甚么要和贝登将军决斗，可是我知道你们的行为，绝不是幼稚的行为！”

哈尔古斯听了年轻人的话，吃了一惊：“那……是甚么行为？”

年轻人没有直接回答：“当我分开了你们，你们互相对峙，手中已经没有了杀伤力强大的武器，可是从你们的神态来看，都恨不得扑向对方，拳打脚踢也好，甚至口咬也好，都想把对方置于死地，是不是？”

哈尔古斯总统在近二十年来，肯定不会有甚么人敢用这样的口气和他说话，但这时，他在年轻人咄咄逼人的问题之前，张大了口，面色灰败，鼻尖有汗珠沁出来，缓缓地摇了摇头，承认了年轻人的指责。

年轻人这才道：“当时你们的心中，都想把对方置之死地，甚至可以使用原始的方法。”

总统阁下，两个顽童打架，那是幼稚行为，两个成年人，具有崇高地位的一国元首，忽然心态如此暴戾，不顾一切后果，不顾自己的身分地位，要置对方于死地，甚至不惜同归于尽，请问，这是幼稚的行为吗？”

一番话，把哈尔古斯总统说得哑口无言，只是不住喝酒，公主柔声问

了一个重要的关键问题：“为甚么，总统先生，到底发生了甚么事，令你产生那样的心态？”

哈尔古斯手中的酒杯缓缓转动著。欲语又止好几次，才道：“不知道！”

年轻人沉声：“是你自己的行为，怎么会不知道？”

哈尔古斯苦笑：“这是我邀请你们的原因，想向你们请教，何以我突然之间，会有这种反常的行为。”

哈尔古斯续说：“老实说，我绝不是那么冲动的人，贝登也不是，要不然，我们两个之间的战争，早已爆发，也不会等到今天，可是刚才我们就是那么冲动，我在冷静下来之后，出了一身冷汗，相信贝登也是一样！”

年轻人和公主手握著手，他们都决定一步一步追问。而他们还没有开口，哈尔古斯忽然现出十分骇然的神色来，手甚至在发著抖。

第七章

从哈尔古斯当时那种慌乱怪然的情形来看，他实在不配做一国之元首，要是国家有了甚么大事，以他那种张惶失措的情形，如何从容处理国家大事。

哈尔古斯说的话，更令年轻人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他忽然道：“是不是正如女伯爵所说，这古堡中有一种邪恶的力量……我们是中了邪？”

年轻人本来想纵声大笑，可是陡然之间，他张大了口笑不出来！

中邪！

这个名词何等生动！正好说明了一股不知甚么力量影响人脑部活动的情形！

这是在语文之中行之已久的一个词汇，谁都知道“中邪”是怎么的一回事！

而人类脑部的活动，已被证明极容易受各种外来力量的干扰和影响——甚至远在太阳上的太阳黑子的异常活动，也能给人类带来狂乱和暴戾的影响。已经有统计，人类历史上几次大暴乱时，都恰逢太阳黑子的异常大爆炸。

中国人也早在几千年之前，就记载过“日中黑斑”和天下大势的关系！

太阳和地球的平均距离接近一亿五千万公里，尚且可以有力量影响地球上大量人的行为，如果在这座古堡之中，有甚么邪恶力量，要影响几个人的行为，不管这几个人是普通人还是大人物，不也十分寻常吗？

然而，那又是甚么力量，何以哈尔古斯会感到有一股力量在影响他？照他和贝登两人之间的新仇旧恨来说，只要情绪上一冲动，两人要来上一场决斗，也不是没有甚么不可能的事！

是不是他真的有一种确切的感受？

年轻人迅速地转著念头，表面上却装出一副不经意的神态，看来像是轻描淡写地在反问：“邪恶的力量？你这样说是甚么意思？”

哈尔古斯的眉心打著结，像是年轻人的这个问题，十分难以回答，年轻人又淡然一笑：“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有一种感觉——一种比较实在的感觉，感到自己遭受到了一股邪恶力量的支配？”

哈尔古斯仍然不出声，可是看他的神情，却像是在深深地苦苦思索著。

又过了好一会，年轻人有点不耐烦，正想催促他，就在此时，公主却已柔声道：“或者把事情从头说起，会比较容易表达一些！”

哈尔古斯像是上课时打瞌睡而突然被老师叫醒了的小学生一样，“啊”地一声：“从头开始，从哪里开始？”

公主提议：“譬如说，从观景厅中发生过了那些怪事开始，你说说你做了甚么？”

哈尔古斯又想了片刻，紧蹙著的双眉，才渐渐舒展了开来。

他徐徐地说著，观景厅中怪事陡生，他和别人一样感到惊诧，当情绪渐渐平复之后，他是最早离开观景厅的几个人之一。

贝登将军也是。

哈尔古斯说，他离开观景厅的时候，是和贝登将军一起走出门的，由于不愿意和对方的目光相接触，所以，两人在走出观景厅的时候，各自扭过了头去，连看也不看对方一眼。

哈尔古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中，由于他的地位十分尊贵，所以他的房间，是古堡中少数的大客房。

像哈尔古斯这样身分的人，平时出入，不知有多少各种各样的侍从跟随著，但是前来赴女伯爵的宴会，却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就算是一国元首，也必然只同普通的客人一样，单身而来。

女伯爵的理论是：凡是她的客人，地位便一律平等，这样，一个大型的宴会，才会显得亲切而融洽。

事实也确然如此，女伯爵的宴会，从来也没有叫参加者失望过，久而久之，也成了习惯。

有一次，有国际狂人之称的卡尔斯将军，出席女伯爵的宴会，也是和黄绉将军同来，没有携带他那二十四位著名的女保镖。

在热闹的宴会气氛中，不容易觉得寂寞，回到了房间内，像哈尔古斯这样的大人物，未免有点不习惯。好在女伯爵派来专门侍候他的一个女侍，肤色如蜜，眼大娇俏，身材可人，当那女侍弯著身，替总统先生整理床铺的时候，总统先生的手，多少有点不老实。那女侍除了娇笑之外，既不闪避，也不拒绝。

如果不是在观景厅中发生了那样的怪事，令哈尔古斯觉得有些事要好好想一想，他就不会让那女侍出现于他的房间了。当时，当女侍把一杯好酒交到他手上的时候，他迟疑了一下，在女侍的丰臀上轻拍了两下：“等一会，我会按铃叫你！”

女侍的声音十分动人：“愿意为你做任何服务，大人！”她临去时，秋波那一转，令哈尔古斯要在十秒钟之后，才能定下神来。

对哈尔古斯来说，在观景厅中发生的怪事，根本无从想起，当时在观景厅的人，除了公主、丁普生等寥寥几个以外，其他人的情形，都和哈尔古斯一样，所以他的情形很有代表性。

他无法设想发生了甚么事，也无法知道，一切如果是女伯爵布置的话，那么是甚么目的。

他考虑了自己在场，会不会有甚么特别的坏影响等等的问题，慢慢呷著酒。

最后，他觉得十分疲倦，决定就在安乐椅上，假寐片刻，当他闭上眼睛的时候，那枚巨大的彩钻所发出的夺目的光芒，像是还在他的眼前迸射，

接著，照他所说，他就进入了睡眠状态，而且，做了一连串色彩绚丽缤纷之极的梦——那些色彩，自然全是由于看到了巨钻发射出来的光芒之后所留下的印象。

当哈尔古斯说到这里时，年轻人插了一句嘴：“请原谅，你平时也那么容易入睡？”

哈尔古斯的回答是：“不一定，但令我相当疲倦，所以容易睡著……这不正常？”

年轻人没有说甚么，他心中想的是：至少不能算正常，因为在观景厅中所发生的怪事，如此刺激，照常理来说，亲身经历了这样的怪事，精神应该处于十分亢奋的状态，不应该会那么容易打瞌睡的。

而且，哈尔古斯睡了相当久，超过了一小时。当他从一个旋转的，各种色彩混杂的，莫名其妙的梦境中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已经睡著超过了一小时，他走向浴室，一面洗脸，一面想到，自己应该尽快回国去，但在回去之前，至少还应该和女伯爵见一次面，以他和女伯爵的交情而论，女伯爵遭到了那样的损失，他总也应该慰问一番。

正在他犹豫不决，不知道是不是适合打电话给女伯爵的时候，电话响了，他拿起来一听，竟然就是女伯爵打来的，女伯爵的声音甜腻可人，叫著他的小名。自从他加入政坛之后，这个亲昵的小名，知道的不超过三个人，由此也可以知道他和女伯爵的私交不错。而事实上，安普女伯爵就有这个本事，使得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和她私交极好。女伯爵接著提出了她的邀请：“我心中很乱，能过来陪我喝一杯酒？”

哈尔古斯自然一口答应，他整理了一下仪容，又在颈上围上了一条颜色鲜艳的丝巾，这样，可以使他看来年轻一些，也可以使得喝酒的气氛轻松得多。

那条丝巾，后来在他决定和贝登将军决斗时，被他一把扯了出来，团成了一团，摔向贝登的脸，作为对贝登的侮辱。而贝登的“回礼”却是一杯甜酒，泼在他的脸上。

那是不久以后的事情了。

年轻人在听到这里时，心中已计算出，女伯爵邀请哈尔古斯去喝酒的时候，正是自己和公主离开之后不久。那时，女伯爵表现得十分沮丧，而且疲倦。自然，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邀老朋友喝酒，也不算不正常。

哈尔古斯的“从头说起”，一直到这时都十分正常，没有甚么特别的地方。哈尔古斯离开了自己的房间，走向女伯爵的房间，一进去，就看到女伯爵在一张安乐椅上，半卧半坐。

女伯爵手中拿著一杯酒，白而嫩的手指，缓缓转动著酒杯在发怔，看到了哈尔古斯，也不站起来，只是把另外一只手，懒洋洋地伸给哈尔古斯。

哈尔古斯轻握住了女伯爵的手，在她的手背上亲了一下，女伯爵抬起头来，哈尔古斯才注意到她的脸，经过彻底的清洗，脂粉不施，看来十分清丽可人。

哈尔古斯倚熟卖熟，自己斟了一杯酒，就在安乐椅的边上，坐了下来。正在当他考虑，自己可不可以把手放在女伯爵裸露在外的、粉光嫩嫩的玉腿上时，女伯爵忽然说了一句令他感到震惊的话。

女伯爵说的是：“我还请了贝登将军！”

哈尔古斯一怔，那只本来犹豫不决的手，自然也打消了原意，他想立

即就离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门上传来敲门声，女伯爵扬声：“请进来？”

贝登将军应声推门，大踏步走了进来。

贝登将军自然是一进来就发现了哈尔古斯的，他自然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死对头，两人互望了一眼，就立即各自偏过头去。

贝登在那一霎间，有立时要转身离去的倾向。可是一则，女伯爵已向 he 伸出手去，二则，这时立刻就走，有示弱的意味，所以贝登向前走来，也抓住了女伯爵的手，在她的手背上轻吻。

哈尔古斯故意表示无礼貌，坐著并不站起来。偏著头，不看贝登。

年轻人心中想，直到这时候，一切还是十分正常，两个人都未曾失去理智，或者说，还未曾“中邪”！女伯爵的声音娇甜：“将军，随便你坐甚么地方，给自己斟杯酒！”

哈尔古斯一听到女伯爵这样叫贝登，心中就十分高兴，因为女伯爵对他的称呼，是叫他的小名！那自然亲热得多了！

他却不知道，贝登的外号，就叫“将军”，在他还只是一个军校学生时，他就叫“将军”！

世上在叫他将军的时候，知道这一点的人，也不会超过十个！

贝登替自己斟了酒，示威似地在女伯爵的另一边坐了下来。

哈尔古斯在这时，首先开口，他提到了那颗彩钻：“真叫人难以明白，刚才究竟发生了甚么事？那么……光彩夺目的一颗彩钻，怎么会突然不见了？而且又有了凶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贝登和哈尔古斯虽然是对头，可是对这个问题，也同样感到兴趣，所以一听闻这样问，他也自然而然向女伯爵望去，希望得到答案。

女伯爵蹙著眉，略低著头，并不立即回答，哈尔古斯和贝登两人，也没有催促她，就在这时候，哈尔古斯突然感到了十分的，极度的，不可遏制的烦躁和不耐，感到了有贝登在一旁，是一种不可忍受的情形，所以他陡然以极不客气的语气向贝登大喝：“你出去，我和女伯爵有话要说！”

几乎在同时，贝登也以同样的语气，向哈尔古斯呼喝，两人一起站了起来。

哈尔古斯感到心情焦躁，而且他真的感到了一阵热，十分难以忍受，所以他一下子扯下围在颈上的丝巾，由于他热得出汗，丝巾也被汗濡湿了，很容易就团成了一团，他竟然未曾考虑到甚么后果，就把团成一团的丝巾，向贝登将军的脸上抛了过去，同时口出恶言：“你是一头猪！”贝登将军的反应快绝，一扬手，他手中的那杯甜酒，已经泼向哈尔古斯的脸，同时也以恶言相向：“你，甚至不如一头猪！”

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再演变为稍后的决斗，那是必然的事了。

年轻人和公主互望了一眼。他们心中所想的是同样的事：如果有“中邪”，那么，一定是在哈尔古斯突然之间感到了不耐烦，要贝登离开时开始的。

所以，当哈尔古斯略停了一停时，年轻人向他作了一个手势，示意他暂时别出声，等他喝了一口酒，年轻人才问：“请你好好想一想，在你突然感到不能和贝登共处之前，发生过甚么事？”哈尔古斯皱起了眉：“那时……我问了女伯爵那个问题，她没有回答我，我和贝登都望向她，我们在她的两边，一超望向她的时候，就有无可避免的短暂接触，我们都很快就避开了对方的目光！”

哈尔古斯说得十分详细，说到这里，他神情犹豫，略顿了一顿。

公主低声问：“就是由于和贝登的目光接触，令你心生厌恶？”

哈尔古斯又想了想，才道：“我自然讨厌贝登，但也不至于使我这样不可忍耐，嗯……等，等……我又想起了一点事情……是因为……因为……”

他大大喝了一口酒：“对了，那时，女伯爵略低著头，不回答我的问题，也不望向我们两个人，可是我却看到，女伯爵的左手略动了一动，接到了贝登的手背之上，这个……动作，令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

他迟疑著没有说下去，年轻人有点意外：“感到了一种……妒意。”

哈尔古斯苦笑：“妒意？不能说是，总之，一看到这种情形，已经感到不可忍受，但是……以我的地位而言，我最多立刻自己离去，可是就在那时候，女伯爵的右手，却也按到了我的手背上。”

他说到这里，又停了下来，现出了一种十分迷惘的神情来。年轻人和公主互望了一眼。

他们心中都想到了同一问题，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向对方伸出手来，握在一起。

哈尔古斯叹了一口气：“现在想来，十分……可怕，女伯爵的手一碰到了我的手背，我就像是被引爆了的炸药一样，再也不可控制，行为完全失常，直到我被你踢得跌倒在地上为止。”

他说到这里，喘了几口气，望著年轻人和公主，神情依然惘然，而且十分疑惑。

年轻人先问他：“你有甚么结论？”

哈尔古斯不愧是政治人物，他说话相当小心：“我在想——要是没有女伯爵的邀请，我和贝登之间的冲突，也就不会发生。”

他说得十分委婉，但是他说的正是年轻人和公主刚才同时想到的一样，那令他们双手紧握，因为他们想到的，相当可怕！这场冲突，看来，这显然是女伯爵有意精心安排的！哈尔古斯和贝登之间虽然不和，女伯爵虽然神通广大，但要安排他们正面冲突，也不是易事，因为两人都老谋深算，绝不是情绪容易冲动的毛头小伙子。

而女伯爵却几乎达到了目的！她是凭藉甚么力量才能达到目的？

如果一切都是女伯爵的安排，那么，她的居心，可以说可怕到了极点！她的目的，是要引起一场可以毁灭全人类的战争！

年轻人和公主也自然而然想到，是年轻人制止了这场决斗的，那么，自然而然年轻人和女伯爵，也就站到了敌对的位置。

令年轻人和公主，以及显然有了同样结论的哈尔古斯疑惑不解的是，女伯爵若是成功地引发了一场大战，对她来说，有甚么好处呢？

他们对女伯爵都相知有年，都知道她视娱乐重于一切，只追求奢侈热闹的生活，最好夜夜笙歌，全世界的美男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从来也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和世界局势、战争、政治，根本一点关系也扯不上。虽然她几乎认识全世界的军政要人，但是她从来也未曾表示过要卷入政治的漩涡！然而，可以毁灭全人类的战争，却几乎在她的卧室之中作为起点！

三个人都沉默了相当时间，由于心中的疑点实在太多，以致他们都不知道该说甚么才好。

好一会之后，哈尔古斯才道：“我和安普相识多年，本来不应该这样想，可是当我的理智完全回来之后，我忍不住自己问自己：她为甚么同时请了我

们两个人？”

年轻人和公主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当然是刻意的安排！”

公主更补充：“甚至，整个古堡聚会，都可能是一种安排，请了那么多人来，目的是使你们两个人同时可以在一个地方。相信她若是只请你们两人到古堡，你们两人都不会来！”

哈尔古斯大声道：“当然不会来！”

年轻人有骇然的神情：“我们是被利用了！这是早有精密安排的阴谋！”哈尔古斯的神情，阴森之至：“我感到，我和贝登其实都可以控制自己，可是当她的手同时按向我们的手背时，我们都变得狂暴起来——”

年轻人更骇然：“你是说，她在这个动作之中，直接地用一种甚么力量，加在你们的身上，使你们的行为，不受自己的意念控制？”

哈尔古斯抿著嘴，过了半晌，才道：“有这个可能，那只是我的感觉。实际上，我和贝登，都是意志力十分坚强的人——”

他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公主点头：“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

哈尔古斯苦笑，伸手在脸上重重抚摸了一下：“可怕就在这里，我们的意志如此坚强，尚且不能控制地被影响，相信贝登事后，也一定感到了害怕，所以才会邀请你们，想把心中的恐惧，向你们诉说！”

年轻人和公主互望，心情沉重，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会突然失常，对普通人来说，事情定不是会更加严重得多呢？

答案是肯定的。普通人的意志，更容易受影响而有非常的行为。

在人类历史上，这种例子太多了。通常，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可以把他的一个人的意志，加在许许多多人的身上，使得许许多多的人，放弃了自己的意念，而完全听从一个人的意志行事。

通常，这种能凭一己的意念，影响许许多多人行为的人，就被称为“伟人”。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不少这种“伟人”。那几乎是人类历史的主要组成部分，人类也早已习惯了这种情形，甚至许许多多普通人，都希望有伟人来影响自己的意念，而不要自己独主的意念。

这种情形，在习以为常之后，本来是可怕之极的，也就不怎么觉得。可是，到了伟人的意念，也居然会受到影响，行为失常，那就令人觉得可怕之极了！

影响一个“伟人”的想法和行为，等于影响了许多许多人！

一个“伟人”的行为忽然出了常轨，例如他忽然想到要征服全世界，例如他忽然想到了要通过新的方法来侵占一个国家，那么，影响所及，就是天下大乱！哈尔古斯和贝登，既然身为一国元首，自然也是相当程度的伟人，然而，他们在古堡中的行为，哪有半分国家领导人的样子？连街头的小流氓，尚且不如！

第八章

当他们在受了不知甚么力量的影响，行为如此失常的时候，他们自然

甚么都不去想。

可是当这一切过去之后，他们冷静了下来（那时影响他们行为的力量暂时消退），他们自然感到了极度的恐惧！

哈尔古斯来找年轻人和公主，自然也是为了要宣泄心中的恐惧。

那种恐惧，不单是害怕他自己的意念受人左右，而且，也使他想到了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可怕之极的后果，他和贝登，都不是不负责任的人，自然一想起那种可怕的后果来，更是恐惧莫名！

三个人又静了片刻，年轻人才道：“总统阁下，我建议你尽快离开这里！”

哈尔古斯道：“已经有了安排。你们……你们……你们……如果你们……”

他说得极吞吐，好一会，才又道：“你们破坏了那股力量的暗算，那么，就是那股邪恶力量的大敌了！”

年轻人感到一股寒意——连敌人是甚么，都无法想像，自然不是一种愉快的事！

公主的神情也很沉重，哈尔古斯把声音压得极低：“从女伯爵著手，可以找出那股邪恶力量来！”年轻人和公主也正有这个想法，至少，不是女伯爵的宴会，哈尔古斯和贝登，就再也没有出现这种火爆场面的机会！

所以，年轻人疾声道：“不必等到明天午餐了！”公主却摇头：“这时候，她有充分的理由不见你。”

年轻人深深吸了一口气：“她的行为有异，就算她不愿意，也可以用些手段！”公主斜睨著他：“你如果偷进她的卧房去，会引起相当严重的误会！”

年轻人纵声大笑，指著公主，公主自然立刻知道了他的意思。

哈尔古斯在一旁，陡地吸了一口气，他这个国家元首，在这时，又一次表现了傍徨无依的神情，他甚至在喃喃自语：“不论你们发现了甚么，都别让我知道！”

年轻人用力在哈尔古斯肩头上拍了两下：“希望通过这次没有进行的决斗，使你和贝登将军之间，有进一步的了解，那么反而是好事了！”

哈尔古斯又发了一会怔，才缓缓摇摇头：“顺其自然吧！嗯，很高兴和你们谈话！”

他神情恢复了信心，挺直了身子，大踏步走了出去。公主在哈尔古斯走了之后，故意问：“你刚才指著我，是甚么意思？”

年轻人又拍了公主一下：“我去，会引起误会，所以，你去！”

公主转过身去，年轻人在她的身后，轻轻抱住了她的细腰。公主也反手搂住了年轻人。

公主的声音十分犹豫：“有这个必要吗？”

年轻人叹了一口气：“一场大战，几乎由她引发，不论她过去给人的印象怎样，如今她的行为那么古怪，自然是越早弄清楚越好！”

公主又沉默了片刻，才道：“好，我去！”

年轻人俯首在公主的颈际亲了一下：“我替你掠阵！或者说，替你把风！”

公主被年轻人的话逗得笑了起来，两人又迅速交换了一下行动的步骤，就离开了自己的房间。

虽然奇事迭生，但毕竟已经夜深，所有的宾客都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

所以古堡中十分静。他们用又快又轻的脚步向前走，不一会，年轻人就觉得公主在向前走的时候，简直像是整个人在向前飘动一样，了无声息，而且体态优美之至。

年轻人知道，那又是她具有异能的身体，在发挥它的功能，他特别留意公主的双脚，她只是足尖在地上轻轻一点，人就美妙地向上弹起，自然而然向前飘了出去。年轻人不由自主低声赞叹：“你现在的身法，就像是传说中的绝顶轻功！”

公主低声笑道：“你试试轻托一下我的身子！”

年轻人要全力以赴，才能刚好跟在公主的身边，他听得公主这样说，就伸手按向公主的腰际，轻轻向上一托，他在这个动作时，恰好是公主足尖在地上一时，两下配合得极好。

年轻人只觉得公主的身子极轻，真正当得起“身轻如燕”这样的形容词。

而且，在年轻人一托之后，发生的情形，也使得他在片刻之间，目定口呆。

他只是轻轻一托，才感到公主的身子，轻得像是不存在重量，就看到公主的身子，冉冉向上升了起来，看起来，她整个人，像是充了气的人形气球一样！

公主的身子，向上升起了约有一公尺左右，才又慢慢落了下来，一起一落的时间，大约都是一秒左右，年轻人在开始的一秒钟，目定口呆，但是他随著恢复了镇定，而且童心大发，在公主的身子下落，还未曾双脚落地之前，陡然双手齐出，在公主的背后，用力推了一下！

公主的身子悬空，虽然她的身子正在下落，但下落的势子很慢——她升上去的时候，冉冉升起，落下来的时候，是缓缓飘落下来的，估计要一秒钟才能落地，而在那一秒钟身子悬空的时候，她就被年轻人推得向前飘了开去，更是飘出了五公尺！

她身在半空，凌空飘出去的时候，姿态优美之至，甚至还回眸一笑，看得年轻人心旷神怡，仿佛见到了仙女下凡一样！在凌空飘出了五、六公尺之后，公主的双足尖才落地，但仍然又滑出了两公尺左右，才停了下来。年轻人连忙急步追了上去，两人同时伸出手来，一双手紧握在一起，兴奋无比。

公主的声音很急促：“这身体……似乎有著发挥不完的异能！”

年轻人双手环绕她的腰，把她抱了起来——这时，她的体重，却又回复了正常。

年轻人抱著公主打了几个转，用眼色询问公主，公主知道他想干甚么，也就立刻点了点头，年轻人一运劲，把公主向上一抛。

公主也在这时，配合年轻人的动作，陡地一提气，年轻人的那一抛，竟然将公主的身子，抛得直向上升去，一直到了古堡的顶部。年轻人仰头看著，他们这时，正在一道走廊之中，古堡的高度，至少有六公尺，公主的双手，在古堡顶部轻轻按了一下，人又缓缓向下落来，年轻人迎了上去，把她接在怀中。

年轻人才一接住公主时，她轻得一点份量也没有，然后，才渐渐感到了她有重量，而且，很快就回复了正常。这种奇异能力的发现，使他们都兴奋不已，互相拥抱著对方，都不想分开。

公主由于心情好兴奋，在细细喘息：“本来要在意念高度集中的境地之

中，身子才能飘浮起来，可是现在，几乎一想起就可以做得到！”

年轻人问：“完全不用外力的帮助？”

公主侧头想了一想：“现在还不能够，但是我想一定可以做得到——只要我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有了进一步更多的了解之后！”

年轻人把公主推开了些，仔细端详著，口中喃喃自语：“天！我的妻子究竟是甚么样的人？”

公主的声音甜腻之至：“就是你的妻子！”

年轻人一把又将公主拉进怀中，紧紧地拥著，深深吸著气。

他们本来是要到女伯爵的房去，有所行动的，但突然之间有了这种身体异能的意外发现，而且知道，这种异能发展下去，可以成为人有凌空飘浮的能力，这自然使得他们兴奋得暂时顾不得别的事情了。

好一会，他们兴奋的心情才平复下来，手握著手，继续向前走，来到了女伯爵的卧室门外。

公主先把耳贴在门上，倾听著。年轻人并没有照做，因为他知道，门上有完善的隔音设备，他的地球人的身体，能力有限，不是他主观的愿望所能突破的，所以他一定甚么声音也听不到！

可是公主却有所不同，她的身体能力高超，甚至可以听到超高频的声波，她也曾因此听到过外星人的对话，也可以运用意念，和异星人交谈。

年轻人只是注视著公主的神情，公主的神情很严肃，听了约莫一分钟左右，她站直了身子，向年轻人作了一个手势。

年轻人明白了她的意思，没有异动。

女伯爵很可能已经睡了，就算偷进去，只怕也不会有甚么结果。

年轻人的回答是作了一个坚决做下去的手势，公主笑了一下，又作了一个请年轻人把锁弄开来的手势。

年轻人早已注意到了女伯爵卧室的门锁是密码锁——那种新型的按钮密码锁，只要按错了一个号码，立时警钟大鸣，就算年轻人和公主，能在警卫人员赶到之前，从容退开去，也是大大无趣之事了。

年轻人吸了一口气，来到了门前，他虽然是开锁专家，可是那也是难题，公主在一旁，双手交叉在胸前，看著他，年轻人装出十分为难的神情。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令公主目定口呆！

年轻人的动作，其实也没有甚么特别，他只不过是取出了一柄装有灭声器的手枪来，向著密码锁的旁边，迅速无比，连射了六枪。

公主顿足：“这是暴力破坏，太没有技巧了！”

年轻人向著枪管，轻吹一口气：“大有技巧，我这枝枪，每一颗子弹，都射断了通向警钟的主要线路。如果不是对这种密码锁的构造和安装方法，了然于胸，而且判断正确，就万万做不到！”

年轻人说著，就伸手去推门，可是他的手还没有碰到门上，他和公主两人同时一惊，不约而同，各自伸出手来，轻按向对方的口——那是他们都怕对方会由于吃惊而叫出声来！

女伯爵的卧房，是一个很大的套间；包括一个起居室，一个大卧室，和一个小卧室。大卧室才是女伯爵的睡房，房中的那张四柱大铜床，据说曾是西班牙女王所用过的。小卧室本来是两个侍女睡的，但近年来，已经空置。起居室就是女伯爵亲近宾客的所在，年轻人和公主、哈尔古斯和贝登，都是在这里会见女伯爵的。

详细介绍女伯爵卧室的情形，是为了方便了解年轻人和公主这时何以吃惊的原因。被弄开了密码锁的那扇门，俨然无缝一般，就算是门下面，也一点缝都没有，所以，里面如果有光亮，外面也看不到。

而卧房的房门，就没有那么严，门下面有一些细隙，可以透光。

这时，大门虽然还未曾打开，可是却有被子弹射穿的六个弹孔在。

那几个弹孔所在的位置，如果有人想从弹孔中看到门内的情形，就须矮下身子来才行。

而年轻人和公主徒然震惊时，他们并没有矮下身子来，可是也看到弹孔中，隐约有一种十分绚丽的彩光在闪耀。

这种闪耀的彩光，他们并不陌生，在观景厅中，架子上的美女缓缓摊开手来，显露她手中所握的那枚“彩钻”时，在射灯之下，就有那样夺目绚烂的彩光照射出来了。接著，就发生了奇事，感到有魔光的笼罩！

而今，他们突然又看到了这样的彩光，自然吃惊之至！年轻人连忙向公主望去，公主摇了摇头，表示她看到的也是彩光，并不是其浓如血的魔光，他们两人立时矮下身，面向弹孔，去看里面的情形。

一看之下，他们就立时明白，何以自弹孔中透出来的彩光，不是那么强烈，只是隐隐约约的缘故了。原来彩光是从主卧房的门下隙缝中透出来，透到了起居室，然后再从弹孔中隐约露出来的！

这也是说，那颗彩钻，在主卧房！

女伯爵这时，除了在卧房中之外，不可能在别的地方，那么，她和那颗“彩钻”在一起！

尽管由于发生了的一切怪异事情，他们作过那种设想，可是他们也想不到会有这种情形出现！那“彩钻”，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血一样浓的魔光照耀之下，消失无踪的，女伯爵且曾表示了绝大的恐惧，愿意用她的全部财产去交换它。

可是，如今，女伯爵又和“彩钻”在一起了！

难道一切只是女伯爵的做作？如果全是她的做作，她那样做的目的，又是甚么？

种种怪异的现象，纠缠成了一团，全然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从弹孔中看进去，自主卧房的门缝下透出来的闪光，闪耀不定。

两人自然而然又想起丁普生对那彩钻所说的话来，那是一个活物！

如果那是一个活物，那么，它不知是一个甚么样的怪物！在安普女伯爵的叙述之中，它甚至会“吞噬”了一个美丽的模特儿！

那么，如今它是不是又在吞噬女伯爵？

年轻人和公主同时想到了这一点，两人身子一直，年轻人已经先出手，一伸手，推开了门，和公主闪身而入，又立时把门掩上。

当他们进入了起居室之后，益发感到主卧室门缝下透出来的彩光的强烈，整个起居室，都由于那种彩光，而变成一种近乎魔幻的境地。

公主在那一霎间，表现得十分紧张，本来，年轻人只准备在门外替公主把风的，由于忽然看到了有彩光的透射，所以年轻人也跟了进来，公主在这时，反手握住了年轻人的手，年轻人感到她的手心在冒著汗，他用力紧握了一下公主的手，表示对她的关怀。

也就在那一霎间，彩光突然消失了！

彩光由门缝下透出来，使得整个起居室，在一重朦朦胧胧的彩光之中，

可以看得见物事，这时彩光突然消失，眼前突然变得一片漆黑。

年轻人在那一霎间，变得什么也看不到。事情本来就够怪异的了，忽然之间，又置身于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之中，年轻人心头一凛，他听到公主发出了一下十分急促的呼吸声，身子也震动了一下。

他立刻可以知道，在如今一片漆黑之中，自己甚么也看不到，可是公主有异能的身体，一定看到了甚么，而且她看到的景象，使她感到震惊！

年轻人虽然甚么也看不见，可是他有十分敏锐的感觉，他也可以感到，有些事发生了！

首先是他感到空气有意外的流通——那极可能是一扇门被急速打开所引起的。

他没有听到任何脚步声，但如果门打开了的话，主卧室中一定有甚么东西显露出来！

公主看到的，自然就是主卧室中显露出来的东西，年轻人心念电转，那会是甚么？是那颗彩钻？还是被吞噬了一半的女伯爵？

年轻人根本没有机会问甚么，已听得公主用显然勉力镇定自己的声音在发问：“安普，怎么会这样？”

接下来，是一下近乎抽搐的声音——人在极度的惊恐之中，会有这种声音，自然而然自喉间发出来。

年轻人听出那一下抽搐声，像是女伯爵所发出来的，当然和她平时娇嗲甜腻的声音，大不相同，但多少也可以辨出一点相同处来。

接着，又是公主的声音。公主的声音，在别人听来，一定没有甚么特别，唯有年轻人才可以知道，她在说话的时候，内心实在极其恐惧——年轻人不但可以听出她声音中压抑的坚强，也可以从她冰冷的手中肯定这一点。

公主说的是：“我令你感到惊骇了？我早就告诉你，我现在的身体，不是地球人的身体，虽然你制造了一个一点光线也没有的环境，但是我还是可以看得清一切，我已经看到你了！”

公主一口气说到这里，身子已经不由自主在摇晃，年轻人由衷地佩服她可以支持著一直把话说完，他伸出手，扶住了公主，公主立刻紧握住了他另一只手，公主的两只手都冰凉。

年轻人一点也不能提供甚么帮助，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在一片漆黑之中，他甚么也看不到，他只知道公主看到的景象，一定可怕之极，可是究竟是甚么景象，他却一点不知道！

公主的话一出口，她要竭力支持著，才能不跌倒，她的身边有年轻人，年轻人至少可以扶住她。公主是因女伯爵的出现而害怕的，可是奇怪的是，女伯爵似乎比公主更加害怕！

年轻人听到了女伯爵又发出了一下抽搐的声音，像是她的整个喉管都打了结一样。接著，年轻人又感到了一阵空气的流动，接下来，是一道门被急速关上的“啪”的一声响。

一切仍然在黑暗之中，又静得出奇，公主的呼吸相当急促，年轻人也定了定神才能用极低的声音问：“她在门外还是在门内？”

刚才听到关门声，女伯爵可以反手关上门，她仍然站在两人的面前，也可以退进主卧室之后，再关上门，所以年轻人才这样问。

公主的声音听来更低：“她回到房中去了！”

年轻人双臂环抱住公主，他感到公主的身子，在微微发抖，他想了想，

才问：“……刚才看到了甚么？”

公主却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三五秒：“著亮灯，我要她开门！”

她讲了这一句话之后，又顿了一顿，才道：“到时，你可以自己看！”

她又用力握了一下年轻人的手，走了开去，年轻人走到了门边，虽然仍是一片黑暗，可是要在门边摸到灯的开关，也不是甚么难事。

在年轻人著亮灯之前，已经听到了公主的叩门声，灯光著亮，眼前略有一片眩晕，年轻人看到公主正在叫门，她的脸色十分苍白，可是神情却极其坚决，她的声音，也有著真正的镇定，和刚才那种强自镇静，大不相同，她正在对著门说：“安普，开门，我不相信你会杀我们，你受了邪魔的驱使才会那样子，你中了邪，当我们是朋友，快开门，不然我们就闯进来！”

年轻人在一著亮灯之后，已经来到了主卧室的门口，又把那柄枪握在手中，枪口对准了门锁。

公主反手按在枪上，示意他先别开枪，这时，听到主卧室之中，传来了一阵啜泣声，虽然声音只是断续传出来，可是仍然可以听得出，发出啜泣声的人，伤心之极。

年轻人这时在公主的话中，约略可以知道一些，刚才安普女伯爵突然出现，竟有杀害他们的企图（多半还有了行动），由于她没有估计到公主竟然能有暗中视物的能力，所以才吃惊，又退回房中！在这种情形下，年轻人实在不主张再和女伯爵和平解决，所以他轻轻推开了公主的手，公主犹豫了一下，也没有再坚持，年轻人先挽住了门柄，推了推门，没有推开，他就对著门柄射出了一枚子弹，再去推门。当他把门推开一些的时候，公主忽然伸手握住了他的手腕，用十分坚决的目光望著他。

年轻人在事后说：“我和公主心意相通，自然知道她这时的意思是她要先进去，要我等在门外面，我当然不肯答应！”

第九章

仍然是年轻人事后的回想：我不答应的原因是，事情实在太诡异，而且，处处透着凶险，那彩色的光芒，一片漆黑中连公主也在战栗，根本不知道在主卧室中的女伯爵会有甚么样的行动，也不知道她刚才准备用甚么方法杀害我们，我怎能让她先进去？可是，她的行动，却突然变得……变得那么……那么……

事后，年轻人仍然难以用适当的形容词来形容当时公主突如其来的行为，可知公主当时的行为，是如何突然！

而如果，年轻人不是要回答公主的意见，而正十分认真的在摇头的话，他还是可以应付公主的突发行动的。可是他这时却正在摇头，所以无法应付。公主一看到他摇头，突然伸手，在他的胸口，用力推了一下。

那一推的力道之大，简直不可思议，推得年轻人连跌退了三、四步，年轻人发出了一下急促的叫声，公主已经一闪身，进了主卧室。也就在那一霎间，灯灭了，眼前又是一片漆黑。

年轻人的行动快绝，像是一头猎狗一样，他根本不浪费时间再去看亮灯，就向著主卧室的门，疾扑而出！

他记得房门所在的方向，也估计距离是二公尺左右，这一扑的动势十分凌厉，才扑出之时，身子已经略微侧了一侧，这是准备门关著的话，就可以藉著迅疾的一扑，把门撞开来。

这时，年轻人的心中十分焦急，因为公主的行为十分反常，公主当然是看出了事情十分凶险，所以才把他推开，自己闪进了主卧室之中。然而，她难道就能应付眼前的凶险吗？年轻人扑出的势子极快，在黑暗之中，他甚至自己可以听到向前扑出去时的呼呼风声，紧接著，就是“砰”的一声响，他的身子已经重重撞在那扇门上。尽管他早有准备，想把那扇门一下子撞开：如果是普通房间的门，他一定可以如愿，可是在这座古堡中的房门，全是十分扎实的橡木门，一撞之下，纹丝不动，而“作用等于反作用”。年轻人撞上去的力道如此猛烈，反弹回来的力道，也是一样，使得他不但半边身子痛得有麻木之感，而且身子一侧，再也站立不稳，跌倒在地。

年轻人发出了一下轻叫声，手在地上一按，一提气，又已一跃而起。

这时候，他身体撞在门上的那一下巨响声，似乎还有余音，可是除此之外，却静得没有任何别的声音，公主进了房间之后，一点声音也没有发出来！

年轻人心中虽然焦急，可是他知道，一下子没能把门撞开，再多撞几下，也没有用，他再扑向前，握住了门柄，推了推，依然没有推开门。

他心中疑惑之极，大叫了一声：“公主！”

主卧室的门，刚才曾被他一枪射中门锁部分，破坏了门锁——也正处于这个缘故，所以公主才能一下子推开了门之后，闪身进入房间的！

可是如今，他却又无法推开门来……难道在公主进入了房间之后，又有人用门锁以外的其他方法，使门变得打不开？锁上门的是甚么人？是公主？是女伯爵？

年轻人知道必然有甚么极特别的意外发生了，他更知道在如今这样，根本不知发生了甚么意外的情形下，自己必须要保持镇定！至少，要使自己的每一个行动，都十分有效及不能浪费时间！

那么，有光亮就比黑暗好得多！

所以，他又迅速地返到了大门旁的电灯开关旁，可是他接连按动了几下，眼前仍然一片漆黑，可见灯光突然熄灭，是由于电流供应的截断之故。

既然只可以在一片黑暗中行事，年轻人一面取出了一具小型的聚焦电筒来，著亮，一股光线射向主卧室的门，年轻人又一下子跳到了门前，再向门锁开了一枪，又一脚踢向房门，同时再叫：“公主！”

主卧室之中，仍然一点声音也没有，也不见有任何光线透出来，年轻人本来不愿意对古堡中的一切有任何破坏，可是这时，事情实在太怪异了，他也就顾不得了！

在他的身边，有许多冒险生活必须具备的用品，大都小巧和有效。

这时，年轻人把电筒咬在口中，迅速地打开了一只小盒子，把盒中一块两立方公分的强力塑胶炸药，连同引爆的小型雷管，一起插进了弹孔之中，然后，按下了雷管的启动装置，同时迅速后退。

那一下爆炸声并不是很惊人，可是爆炸的力道之大，却十分骇人，起居室中由于爆炸产生的气流，令年轻人几乎站立不稳，壁上所挂的画，全都震跌了下来，有一个放满了水晶玻璃杯的架子，整个倒了下来，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

那扇主卧室的门首当其冲，在爆炸声过后，歪向一边，年轻人又大叫了一声，窜向前，一脚踢开了门。

手电筒的光芒，虽然不是十分强烈，主卧室又相当大，可是也一下子就可以看清楚——至少，目光所及之处，并没有看到任何人，没有女伯爵，没有公主！

当然，在柜子中，在大床底下，在帷幔的后面，都可以藏人，所以，年轻人用最快的身法，检查著可以躲藏著人的隐蔽所在。

这时候，爆炸声显然已经震动了古堡中其余的人，大门上传来敲门声，电话也响个不停！

年轻人不去理会越来越急遽的敲门声，他用了两分钟的时间，已经可以肯定，那些隐蔽的地方，不可能有人躲藏著。

公主和女伯爵在一霎间消失不见了！

年轻人吸了一口气，有置身在冰窖中一样的感觉，他摸到了一排窗子前，那是主卧室中唯一的一排窗子，在窗外，是一个花园，窗子虽然约莫有六公尺高，女伯爵和公主自然可以从窗口离去。

可是，所有的窗子，都有十分古老的窗栓，从里面拴著，所有窗子的玻璃，又完好无损，很难想像，她们如何在推出之后，还能够插好窗栓。年轻人向窗外看了一眼，看到花园中有很多人拿著强力的电筒奔了过来。年轻人自己制造的那个爆炸，一定令全古堡都为之震动。这时，虽然大门有著十分好的隔音作用，但是，也可以听出人声鼎沸，并且已经开始有了撞门的声音。

年轻人从窗前一转身，又叫了一声：“公主！”

然后，他迅捷无比地进入了和主卧室相连的浴室之中，整个女伯爵的卧室之中，电流都被截断，年轻人只好依靠手中的电筒行事。浴室很大，虽然是在古堡之中，但是浴室内一切设备，都百分之一百现代。不过浴室的窗子，也一样有著古老的窗栓，而且，也好好地拴插著，表示没有人从窗子离开过。他再到副卧室，情形也是一样，然后，他又回到了浴室。

虽然思绪紊乱之极，可是年轻人仍然在浴室中呆立了一分钟。

公主进了主卧室，主卧室中曾有女伯爵的啜泣声传出来，可知她们两人都曾在主卧室之中！

可是如今她们两个人都不在……

她们上哪里去了。年轻人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在这之前，有彩光自主卧室透出来，那是魔邪之光，魔邪之光已经吞噬了一个美丽的模特儿，那是女伯爵亲眼所见的，会不会现在又吞噬了她和公主？

年轻人简直不能想像被一蓬变幻之光，色彩绚丽的魔邪之光所吞噬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所以他的寒意，也越来越甚！

这时，大门外传来的撞击声，简直惊天动地，看来不久大门就会被撞开来。

年轻人想到，门一被撞开，门外的人冲进来，看到女伯爵不在，而他呆呆地伫立在浴室之中，那十分之难以解释他的处境。而且，他现在也根本没有心情向任何人解释发生了甚么！所以，他半转身，拔开了浴室的窗子窗栓，推开了窗子，跨身出去。窗外是花园，距地面大约是三公尺——这样的高度，当然难不倒年轻人，他跨身而出之后，还可以推上窗子，但却无论如何不能令窗栓再插上，他一耸身，尽量使自己的全身肌肉放松——猫可以在

高处坠下而不受伤的秘诀就在于此。他著地之后，立时发动，在草地上打了几个滚，把下坠的势子消去，然后，他挺立了越来，大踏步向前走去。

不一会，他就遇到七、八个慌慌张张向前奔来的人，同他七嘴八舌地问：“发生了甚么事？好像有爆炸！”

也有的人在叫：“天！好像全世界的意外，都集中在这一晚，集中在这古堡中了！”

年轻人并没有和这些人交换甚么，只是自顾自向前走去，他亟需要一个人静一静。

发生的怪事再多，他都可以漠不关心，可是公主突然之间失了踪，那对他来说，是头等的大事，他不但关心，而且由于关系实在太重大了，以致他心乱如麻。

但现在自己一筹莫展，可以帮助他的人，也只有一个丁普生，然而，丁普生是不是还在古堡之中，却不知道！

他双手紧握著拳，急急地向前跨出一步，都是重重一脚踏在地上，以表示他心中的焦急。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才好，在一片林子之中，转了十来分钟，他的决定是：女伯爵和公主既然是在主卧室失踪的，他就应该以那里为起点去找线索！

有了决定，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急急走进了古堡的建筑之中。

这时，古堡的上上下下，许多人在走动，毫无目的地走动，或许也有目的，目的只是在传递一个讯息，而这个讯息又是人人都知道的：女伯爵的卧室之中，发生爆炸，女伯爵不见了！

一来到女伯爵卧室的门口，年轻人就看到在被撞开而歪倒在一边的门旁，历登警察副总监呆若木鸡一样地站著，盯著起居室看。

年轻人来到了他的身前，他才陡然震动一下，苦笑道：“像不像一幕完了的戏剧？”

年轻人明白他的意思，舞台上常有这样的戏剧演出：只是一幕布景，所有发生的事，都在这一幕布景中发生。

副总监的意思自然是说，古堡，就是那一幕布景，在古堡中不断发生的事，一桩接著一桩，每一件都是不可思议！

副总监接下来的话，倒使得年轻人不知如何搭腔才好，他道：“女伯爵从浴室的窗口离去——只有那一扇窗开著，不过真难想像她如何能够跳下六公尺高度而不受伤，如今又不知所终！”

年轻人当然知道，从浴室离去的，不是女伯爵，而是他自己——但是撞开了门闯进来的人却不知道！

然而副总监毕竟也不是等闲人物，他盯了年轻人一会：“阁下怎么这时候才来？公主殿下呢？”

年轻人乾脆并不回答，只是走了进去，起居室、主卧室和副卧室中，到处都是人，和无头苍蝇一样，在发出嗡嗡的议论声。

一个半秃的中年人所发出的声音较大，他简直是声嘶力竭地在叫喊：“女伯爵，你在哪里？”

人人都认得他是古堡的总管，平时看来处事也十分有条理，可是此际，却乱成了一团。

年轻人看到这种混乱，知道自己倒不难控制局面，所以他跳上了一张桌子，高举双手，朗声道：“静一静！古堡中发生了许多怪事，有可能离去

的，尽快离去，总管先生，请你安排愿意离去的客人上机！”

客人绝大多数是女伯爵的飞机接来的，这时再把他们送到最近的机场去，自然不是难事。

总管本来急得团团乱转，忽然有人出头，他大是欢喜，连忙来到了年轻人的身前，大声答应著，年轻人又道：“请你组织古堡中男女仆役。搜寻古堡的每一处，女伯爵不会去得太远，要尽快把她找出来！”

当年轻人这样说的时候，他自然而然想起女伯爵所说，在魔光的笼罩之下，那个美丽的模特儿像蜡一样地融化，而被那颗彩钻的光芒攫住吞吮了的情景——这简直是一个无法想像的情景，可是只要是听到过这种叙述的人，一想起来，就会不寒而栗！

年轻人只好尽量不去想，要是女伯爵和公主也都“像蜡一样融化了”，年轻人可以肯定，自己绝对再禁不起一次这样的打击了！

总管又大声答应著，年轻人再问：“总管先生，你对这座古堡知道多少？”总管十分骄傲地挺了挺胸：“太熟悉了，我是自小在古堡中长大的，我的父亲就是古堡的总管，那是我们家族的世袭职业！”

年轻人向他和历登作了一个手势，又示意其余的人离开女伯爵的卧室，等到所有人都离开之后，他才对神色惊疑不定的总管发问：“古堡中是不是有甚么密道？”

年轻人这个问题才一出口，副总监就啊地一声，伸手在自己的头上，重重打了一下，显然是在责怪自己何以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年轻人对这个问题，也存著很大的希望，女伯爵和公主突然消失，唯一的可能，就是主卧室中有甚么密道，她们基于某种原因，躲进了密道之中！

可是，总管的回答，却令历登和年轻人失望，总管大摇其头说：“没有！没有！没有！”

“

年轻人仍不死心：“是绝对没有，还是据你所知没有？有没有古堡的建筑图？”

总管的神情大是犹豫，伸手在他半秃的头上，用力地搔著，迟疑地道：“我……当然没有古堡的建筑图，这古堡已有超过八百年的历史……嗯……我……是据我所知，没有甚么密道，可是我不能肯定是不是绝对没有。”

年轻人伸手在他肩头上拍了拍：“好了，请你去主持客人的解散吧！”

总管如释重负，走了出去，年轻人来回走了几步，抬头看著亮著的电灯，想起这里的电流曾莫名其妙截断的经过，他就问：“门被撞开之后，谁第一个冲进来？”

历登道：“我！一听到爆炸声，我就赶到门口，真可惜，门锁虽然被破坏了，可是门里面像是被甚么东西顶著，费了好大的动，才撞得开来。”

年轻人陡然一怔，张大了口，刹那之间，神情惊疑之极，竟连应该发出“啊”的一下惊呼声，都忘了发出来！

对准了大门，他连射了六枪，六枚子弹正确无误地破坏了大门的密码锁，又截断了警钟的线路，使他和公主可以进来。

在进来之后，发生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就是他们在子弹射出的弹孔之中，看到了主卧室的门缝下，有彩光透射出来。

这使得他们在极度惊骇的情形下推门而入。而一进入主卧室之后，接连著所发生的事，简直如同惊涛骇浪一样，一件接著一件，令年轻人和公主，

那么富有冒险生活经验的人，都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等公主推开年轻人，年轻人撞向主卧室的门，到再破坏了主卧室的门锁，进入主卧室，发现女伯爵和公主都不见了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就集中在寻找她们两人，并没有退到起居室去。

当他在主卧室的时候，曾听到有人在大门上敲门，接著是人声鼎沸，再接著是撞门声。

那时候，他由于发生的事太奇特，又有公主牵涉在内，关心则乱，未免不能照顾那么多，所以竟未曾想到，大门根本可以一推就开，何必又敲门又撞门？

年轻人直到这时，才想起了这一点来，自然惊讶莫名！可是副总监却不明白年轻人何以惊讶，他只是从年轻人的神态上，看出了情形有异，他就问：“有甚么不对头？你知道门锁是被谁破坏的？”

年轻人吁了一口气：“你撞门进来时，发现了何以门锁被破坏了，而门却打不开？”

历登副总监闷哼了一声：“简直不合逻辑之至，一张结实无比的橡木椅，斜顶住了门锁！”

原因真是简单到了极点！

用一张椅子，或其他东西，顶住门柄或门锁，使得在门外的人打不开门，那是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做得到的事！

而如果顶住门的物体够结实的话，的确也需要十分用力的撞击，才能把门撞开来。

可是问题来了！

问题相当多，而且怪绝。

问题之一：谁顶住了门？据副总监说，顶住门的是一张十分结实的橡木椅子，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问题是：谁？

当时年轻人可能在主卧室中，也可能在副卧室或浴室中，总之年轻人是在那一组房间之中的某一处，而公主和女伯爵不见了，他可以肯定，那一组全属于女伯爵的卧室的地方，除了他之外，没有别人！

可是，却有人用一张沉重结实的橡木椅，顶住了门！

问题之二：这样做的目的是甚么？表面看来，用一张椅子顶住了门，目的自然是不让外面的人进来。可是在刚才的那种情形之下，为甚么不让人进来呢？

当时，没有电流，也没有灯光，年轻人的行动，全靠手中的电筒，顶上那椅子的人，自然也是在黑暗中行事的。

目的是甚么呢？阻止外面的人进来，是为了方便年轻人好在里面寻找女伯爵和公主？

还是顶上椅子的人，怕一下子外面有人冲进来发现了他？

刹那之间，年轻人心中的疑点之多，简直难以形容。副总监看出他神色有异，连声问：“有甚么不对？有甚么不对？”

年轻人没有立时回答，他又想到：这个用椅子顶住门的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又到哪里去了？可以设想他在门被撞破之前，也循自己离开的途径——浴室的窗子中跳了出去，可是他是怎么进来的？难道是早已在女伯爵的卧室之中的？如果是，这个人的身分又是甚么？

副总监还在问：“有甚么不对？”

年轻人陡然大声道：“甚么都不对！”

副总监却不以为忤，苦笑：“真的，甚么都不对，在这该死的古堡中，究竟发生了甚么事？”

年轻人叹了一口气：“差点引发了一场世界大战，这是你我都看到的事情！”

历登副总监神色黯然，四面看看：“这古堡一定有古怪，换言之，和甚么巫术……邪魔……或诅咒……有关，现在，到了一切发作的期限！”

年轻人深深吸了一口气，低声说了一句话，副总监没有听清楚，追问了一次，可是年轻人只是摇了摇头，并没有再说一遍。

他说的那句话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有法子，很容易查得出来！”

他没有说甚么，大踏步走了开去，他看到许多人搭乘各种车子到机场去，他和总管要了第二次起飞的飞机的一个座位，预定时间是在上午十时。而这时，已是快到清晨时分了，大雪已然停止——从大家兴致昂然，聚集在观景厅中，观赏大雪纷扬的美景开始，其实只是一个晚上，可是所发生的事，却令每一个人都喘不过气来。

年轻人深深地吸进了几口冰冷的空气，抓起了一把积雪，在脸上用力地擦了几下，再将挤成一团的雪，用力向外抛了开去。

这时，他的心情十分矛盾，他已经有了下一步行动的计画，可是他却难决定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古堡！

第十章

公主是在古堡中不见的，他难道不应该留在古堡中寻找公主。

可是他又知道，公主和女伯爵的失踪，绝不是寻常的失踪，一定和其一种极度神秘的力量有关，他甚至可以肯定，这种力量和那彩钻有关！在没有进一步的资料之前，他在古堡之中，循正常的途径寻找，不可能有结果！

他采取的是折衷的办法！决定了下一步的行动，可是在行动之前，他又来到了安普女伯爵的卧室之中。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历资副总监还在，一见他就道：“我知道你会再回来！”

年轻人闷哼了一声，副总监目光炯炯：“是不是公主也不见了？”

年轻人陡然吸了一口气，并不否认：“是！我和她之间，有若干程度的心灵感应，所以我想一个人静一静，若是不是能感应到一些甚么。”

历资闷哼了一声：“我在一边虽然不出声，也会妨碍你的『感应』？”

他在“感应”一词上加强了语气，以表示他心中的不满。年轻人却老实不客气地道：“是的，人和人之间的精神感应，十分奇妙，我还根本不能掌握，但肯定有你在一旁，我绝对做不到。”

年轻人一面说，一面作了一个“请出去”的手势。

副总监先生冷笑：“我怀疑你有没有一定要我离开的权利！”

年轻人冷冷地道：“没有，你喜欢留在这里，可以一直留下来！”

年轻人说著，迳自向外走去，在经过历登身边的时候，历登一伸手拦

住了他：“我没有恶意，只是想知道一些事情经过的真相。”

年轻人发出了一下长叹：“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

历登望了他片刻，也长叹了一声：“要是你也不知道，只怕没有人知道了！”

历资说著，经过年轻人的身边，大踏步走了开去。

历登一走，年轻人转过身来，关上了门，他不想再有人打扰他，门关上之后，又向外弹开了少许——由于门锁被破坏的缘故，年轻人自然而然顺手拉过一张椅子来，用椅背斜斜地顶在门柄上。

他才完成了这一动作，就呆了一呆。他看到一旁，有一张同样的椅子，椅背已经断裂，那当然是副总监所说的，他撞门进来时弄坏了的那张椅子了。

年轻人曾问过自己：是谁顶住了门？顶住了门的用意又是甚么？

看来，用一张椅子顶住锁坏了的门，唯一的目的，就是不让人进来！

可是，在当时的情形下，一大批人早涌进来和迟涌进来，又有甚么分别。那时，女伯爵和公主已不知所踪，他在卧室中不知所措，何以会有人在那时用椅子顶住了门！

年轻人仍然一点头绪也没有，他用手拉了拉，用椅子顶住的门不是很坚实，外面有重大的撞击，一样可以把门撞开来的。

年轻人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转过身来，在那一霎间，他深吸进来的一口气，在他体内缓缓流动，很快就转了一个周天——这是中国气功的最基本的训练方法，而气功是中国武术的重要基础，年轻人习之有素。这种真气循环的运作，不但可以使人镇定，也可以使人精神集中。

年轻人用十分矫健的步伐，走进主卧室，在中间一幅长毛地毯上坐了下来，闭上了眼睛，开始使自己的精神高度集中。

在公主和他一起自幽冥星座回来时，公主得到了一个来自幽冥星座的身体，发现这具美丽的身体具有许多异能之后，他和公主之间，曾做过许多实验。像不久之前，他和公主又发现了公主的身体，竟然有克服地心引力作用的能力，可以在半空之中，似无重状态，自在飘浮！他们也曾试验过，想看看公主的身体，是不是有思想直接交流的可能？

在经过几次试验之后，结果很令人兴奋：对年轻人来说，并不能感应到公主的思想，但是公主却可以感应到年轻人的思想达到一半。

有一次，年轻人集中力量，在凝思著阿尔卑斯山的主峰，公主在一张纸上凭感应而画著，画出了主峰的形状来！

这时，年轻人知道自己感应到公主在哪里，在想甚么的可能微之又微，但他希望公主可以感应到自己的焦虑，至少尽可能给他一个讯号，是凶是吉！

年轻人在使自己的精神高度集中之后，呼吸也变得绵长深远，变得很慢，一呼一吸之间，隔上好久，他甚至已忘记了时间的逝去，他只是一心一意，把自己对公主的关注，想了又想，作为他这时脑部思想细胞的唯一活动。

心灵感应，或思想直接感应这种行为，到现在为止，在人类之中，还只有若干具有特异功能的人，相互之间，才能随意进行。在普通人之间，也间或会有这种情形出现，例如儿子有急难，做为父母的往往可以感应得到，只不过不能自由控制而已。

而在理论上，思想直接交流的可能性，早已确定：脑部细胞活动，有能量放射出来，既然有能量的放射，只要接收到每种讯息，加以还原，就可以知道讯号所代表的意念是甚么了。

从理论看来，简单之极！可是人类对自己身体的最重要部分脑部的研究，因十分幼稚，所以，思想直接交流才成为十分神秘的异能，有朝一日，只要突破了这一点，就必然是人类的正常功能之一，可以自由控制进行，而且不受距离的限制！

（想想看，到了这时候，“电话”这样东西，还会有甚么用处呢？）

年轻人不断地把自己的意念，通过脑部活动，化为一种讯号输送出去——这是人人在集中精神的情形下，都可以做得到的事，问题在于是不是有人有收到讯号和将之还原的能力！

年轻人相信公主有这个能力，他坚信公主在这时，已经收到了他发出的讯号，可是他却一点也没有收到回音！

或许公主早已发出了回音，可是他收不到，连最简单的一点反应也收不到。

当阳光射进房间来，照在他身上的时候，年轻人才长叹了一口气，站起身，睁开眼睛来。

由于他长时间闭著眼，再加上大雪之后，处处积著皑皑的白雪，阳光特别灿烂夺目，使得他要半闭著眼睛，以适应强烈的光芒。

没有结果！这令他十分沮丧，他呆立了一会，走出上卧室，在起居室中又停留了片刻，移开了那张椅子，才打开门，就看到一个人当门而立，那人不是别人，正是有透视能力的丁普生！

一看到了了普生，年轻人像是见到了救星一样，双手齐伸，抓住了他的手臂，心中一急，张大了口，竟然发不出他急于想问的问题来！

在公主和女伯爵失踪之后，他就想到，丁普生的异能，可能可以“看到”她们到了何处，可是在混乱之中，根本没有丁普生的影子。

这时，丁普生突然出现，自然令年轻人喜出望外；他没有问出声来，丁普生却已知道他想问甚么，他先摇了摇头：“我一听堡中的人说女伯爵失了踪，就想看看她在甚么地方，可是我看到的，只是一团彩色的光芒，夺目之极。”

年轻人大吃一惊：“那颗彩钻所发出的光芒？”

丁普生神情疑惑：“我不能肯定，可是很接近！”

年轻人神情更紧张：“那表示甚么？表示她所处的环境是一团彩光？还是她已经被那团彩光吞噬了？”

丁普生叹了一口气：“我不能作出任何结论，唉，看来我的透视异能，只限于在人间进行，一旦接触到了魔界，就甚么用也没有！”

年轻人后退了一步，怔怔地望著他，丁普生又道：“刚才我在门外，就看到你在集中精神静坐，你……想和谁联络？公主也失踪了？”

年轻人十分沮丧，伸手在自己脸上，重重抚摸了一下，点了点头。

丁普生叹了口气：“我想也是，所以，刚才我也曾集中力量，希望看到公主！”

年轻人不由自主声音发颤：“你看到了甚么？也是看到了一蓬彩光？”

丁普生呆了一呆，避开了年轻人的目光，才道：“不是，我看到的……只是一片浓稠的血红……我认为那是一片魔光……红得就像是才从身体中涌出来的鲜血一样，红得可怕！”

年轻人只感到阵阵寒意袭来，他没有问丁普生那是甚么意思，因为问了，丁普生也必然回答说不知道！而他自己又无法假设那是一种甚么情景。

在他发怔间，丁普生又道：“客人全都走光了，仆人也走了一大半，派来的警方人员也都聚在一起，不敢单独行动，他们私议的说法，倒和我的看法一样。”

丁普生讲到这里，顿了一顿，神情变得严肃之极，声音也十分低沉：“嗯，这古堡和魔界有联系，一定有其一个通道，可以直通魔界！年，我知道你不肯干休，可是……可是……”

他说到这里，苍白的脸上在隐隐冒著汗，再也说不下去。看来他本来是想劝年轻人离开古堡，不要再追究下去的，可是又明知公主在这里失了踪，年轻人必然不肯干休，所以才没有说下去。

年轻人这时，也只觉得脑中嗡嗡直响，他失声问道：“所谓魔界，是甚么？”丁普生摊开双手：“在古堡中发生的一切怪事，都是邪魔的力量在运行，发出邪魔的力量所在，就是魔界！”

“魔界”是一个人人都很熟悉的名词，可是要具体地说出它是甚么来，只怕也没有人说得出，丁普生在作了这样的剖析之后，连他自己都在怀疑，所以他又反问了一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年轻人十分明白丁普生的心情，所以并没有取笑他，反倒向他要求：“以你的特异能力，可以知道……魔界和这古堡的关系？例如通向魔界的通道的位置？”

丁普生现出十分迷惑的神情，双眼半闭半开，过了约莫一分钟，他笔直地向前走，几乎撞在年轻人的身上。年轻人让他向前走，又跟在他的后面，转眼间来到了主卧室的浴室之中。这时候，年轻人的心中十分紧张，因为丁普生的行动，是跟著他那个问题而来的。

那么，要是丁普生忽然伸手一指，说那里就是走向魔界的通道，年轻人是不是应该立即闯向魔界去？

丁普生不能看到公主在甚么地方，可是当他想著公主的时候，却看到了血一样浓的红色魔光，那么，是不是表示公主已陷身在魔界之中了呢？

年轻人不由自主双手紧握著拳，等候丁普生进一步的行动。

丁普生在进了浴室之后，站在浴室的中心，一动不动，神情越来越疑惑。

这间浴室，十分宽阔，自然也极尽豪华之能事，水流喷射按摩浴池，至少可以供八个人同时舒服地躺在其中，大理石的天使雕像在浴池的四角，供应冷水或热水。有一列墙，全是镜子，地下的大理石下有发热线，好使赤足踏上去，有舒适的温暖感。卫生设备则在浴室的另一角，用半透明的玻璃隔开著。

丁普生站著，一动不动，年轻人在那片刻间，一面焦急地等待，一面各种各样的思绪，纷至沓来。他首先想到的是：女伯爵一定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来改建这座古堡，这才使得所有的房间，都附有浴室和现代化的卫生设备。

（任何欧洲历史上的古堡或宫殿，都没有这样的卫生设备，华丽宏伟如法国的凡尔赛宫，都没有例外。）

（听来好像很杀风景，但却是事实。）

要为一百多间房间都加建卫生设备，女伯爵一定花了不少钱，更难得的是这种改建工程，居然没有破坏古堡原来的外型！

年轻人正在想著，忽然听得丁普生先生发出了一下十分怪异的声音，

双眼睁得极大，神情骇然之极，年轻人知道一定有甚么事发生了，他扬起手来，还没有说话，丁普生突然双手紧掩住了脸，转身向外，飞奔而出。他双手掩住了脸，自然看不到眼前的情形，所以飞奔而出之际，又几乎撞在年轻人的身上。当他在年轻人的身边擦身而过时，年轻人一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臂。可是，丁普生却以超乎年轻人想像之外的大气力，用力一挣，同时，声音嘶哑，发出了可怕的一下呼叫声：“放开我！”

虽然这样，年轻人亦是不会就那么样放手的，可是刹那之间，他看到紧掩著脸的丁普生的双手的指缝之中，有鲜血正在渗出来！

丁普生的手十分苍白，所以，渗出来的血看来也就格外鲜明，怵目之极！

年轻人在刹那间，心中所受到的震撼，真是难以形容，以致他不由自主松开了手，丁普生又快又踉跄，一下子就到了主卧室之中。

年轻人一开口，才发现自己的声音也嘶哑而可怕，他用尽力气在叫：“甚么事？发生了甚么事？”

随著他的叫声，丁普生已经冲到了主卧室的门口，看样子，还要向外冲去，年轻人再大叫：“甚么事？”

这一下大叫声，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丁普生陡然在门口站定，身子发著抖，转过身来。

当他转过身来时，他的双手仍然掩在脸上，自他指缝中渗出来的鲜血更多。

年轻人急忙向前跨出了一步，可是就在这时，丁普生陡然放下了双手来。年轻人的第二步已经跨出，可是一看到眼前的情景，他提起了脚，再也放不下来，竟然就那样悬空僵硬！

他看到的情景，太可怕了！

丁普生放下双手时，手掌向外略翻，掌上全是鲜血，已经够可怖的了，可是比较起他脸上的情形来，却好了不知多少！

丁普生双手一放开，年轻人才看到鲜血来自甚么地方，来自丁普生的双眼！

丁普生的一双眼睛 - - 这时候，已经根本不是眼睛，只是两个血洞，看来深不可测的血洞，浓稠的、鲜红的血，正从这两个血洞涌出来！

丁普生的眼睛！他那双具有特异能力，可以透视的眼睛，竟然成了两个血洞！

随著丁普生的喉间所发出的可怕的叫声，受到巨大震栗的年轻人，也不由自主发出充满恐惧的叫声来。

接著，丁普生疾转过身去，他转身的动作极快，以致自两个血洞中的血，喷洒了出来。

这时候，年轻人的一只脚，仍然没有落地，才转过了身的丁普生，以极快的速度向外奔了开去。年轻人又大叫了一声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为甚么要大叫，那只能说是人在极度的惊恐之下，自然而然的一种反应。

虽然他不是普通人，但是当恐惧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时，人的反应总是一样的。

他一面叫，一面又回头向浴室望了一眼，事故是在浴室中发生的，而浴室中，有一股力量，使丁普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那股力量毫无形迹，因为年轻人一直就在丁普生的身边，在他甚么也

没法看到，甚么也没有感觉到的情形之下，丁普生的一双眼睛，就已经成了两个血洞！年轻人虽然惊恐之极，甚至不由自主在自己的双眼之上，按了一下——丁普生在刹那之间可以受到这样的伤害，他自然也可以成为受害者！他实在有点难以想像自己的一对眼睛成了血洞之后的可怕情形。

当然，这一切的惊恐，在实际上，都没有阻碍年轻人的行动，年轻人像猎豹一样，窜了出去，速度显然不在丁普生之下。

可是，当年轻人追上去，一出了起居室的门，就不见了丁普生的踪影，只见到几个仆人，身子发抖，站在走廊之中，而那个半秃的总管，则跪在地上，用可怕的声音在嘶叫：“天……不论是甚么神，求求你，别在这里施展你的法力，求求你别再制造恐怖了！”

他的声音，听来令人毛发直竖，可怖之至。年轻人心知那一定是双眼鲜血直冒的丁普生奔出去时，恰好被总管及仆人迎面撞到的缘故。

年轻人继续向前追，一面叫著丁普生的名字。古堡中这时，已只有极少的人，所以他的叫声听来空洞而有回响，那种情形，和一日夜之前这古堡中的热闹情形相比，简直一天一地。

一直追到了走廊的转角处，还没有见到丁普生。年轻人实在难以想像，一个双眼已经变成血洞的人，何以行动还会如此迅速！

古堡中的走廊，迂回曲折，丁普生显然已丧失了视力，他能奔到甚么地方去？

年轻人又奔出了一条走廊，在一个分开两岔的口子上，停了一停，又大叫：“丁普生！”

“

年轻人的叫声，在面前的两条走廊都引起了回音，正当他准备随便选择其中的一条，再追上去时，在左边的那条走廊上，忽然走出一个矮胖子来，那矮胖子约莫三十来岁，样子十分滑稽，又胖又圆的脸，下颏打著摺，在走动之际，肥肉在抖动。别看他胖，动作却十分敏捷，一下子就来到了年轻人的面前，伸手作了一个阻止年轻人继续前进的手势，用十分粗哑的声音道：“不必追了，他已经由同伴接了去！”

年轻人陆地怔了一怔，怎么也想不起曾在这古堡之中，见过这个矮胖子来，而且，矮胖子所说的话，也有点莫名其妙。

所以，他不客气地问：“你说甚么？”

矮胖子说话的时候，动作十分夸张，指手划脚：“丁普生是我们的会员，他有了意外，自然会得到自己人的照顾，请你放心！”

年轻人“啊”地一声，对了，丁普生是非人协会的会员！这个协会收取会员的资格严格之极，而这个矮胖子这样说，表示他也是非人协会的会员了。

年轻人失声道：“非人协会全体会员都来了！”

矮胖子笑了起来：“当然不，丁普生和我们联络，我们才赶到！”

他说著，又伸出双手来，同年轻人虚推了一下，表示请年轻人不要再向前，然后，又向走廊的一个窗口，指了一指，他自己则迅速后退。

年轻人向他所指的窗口看去，窗外是一片空地，积雪甚深，有两串脚印，再一抬头，看到有一个人，扶著高而瘦的丁普生，正走向一架样子十分古怪，看来形同一只蜘蛛也似的直升机。两个人都只能见到背影，一转眼间，那矮胖子也奔了过去，还和年轻人挥了一下手，三个人一起登上了那架直升

机，立时腾空而起，速度极快，转眼之间便已不见。年轻人呆立在窗前，他知道，丁普生既然被非人协会的成员接走，一定会受到十分妥善的照顾，可是疑问也更多：非人协会之中有的是奇才异能之士，为甚么连丁普生如何受到伤害都不问，就这样离去。

第十一章

年轻人又想到，非人协会是不是有可能早知道丁普生会受到伤害呢？

（关于丁普生所受的伤害，日后，年轻人才知道有意料之外的发展，有关日后的事，放在后面再提。）

年轻人过了好久，才缓缓转过身来，在空空洞洞的古堡之中，竟不知如何是好！就算没有丁普生的猝然受伤，事情已经怪异之至，如今丁普生双眼成了血洞。当时年轻人就在旁边，竟然甚么也没有觉察到！有没有觉察，年轻人知道那并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是：必然有这种力量的存在！

年轻人感到了遍体生寒，曾有哲人说：看不见的敌人最可怕——这句话，作为象征性的说法，已经足以令人不寒而栗，而如今，看不见的敌人，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情形，看不见的敌人，无形无迹，随时可以对人加以暗算，根本令人无法提防！

年轻人进一步想到的是：公主是不是已经中了这种无形敌人的暗算？

他双手紧握著拳，直握到指节骨发出“格格”的声响，思绪紊乱之极，有著丰富冒险生活经历的传奇人物年轻人，这时竟然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才好！他知道，首要的事，自然先把公主找出来，至少弄清楚她现在的处境如何！可是，又怎样能和她取得联络呢？

年轻人无意义地挥著手，古堡之中，在聚集著许多宾客之际，只觉得热闹喧哗，可是这时在一连串的怪事之后，整座古堡，人去楼空，变得空空洞洞，置身其中，年轻人的感觉，就像自己处身在一头巨大的怪兽的胃部一样——不知甚么时候，消化液一涌过来，就可以把他消化得无影无踪！年轻人知道自己何以会思绪如此紊乱，他实在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可是又不愿自己再欺骗自己，他感到害怕、恐惧！不知为了甚么，他实在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在怪事一开始发生时就已存在，而且在一点一点加深，以致在公主失踪之后，他变得极其无措，甚至想过要离开古堡！

而这种恐惧，在丁普生的双眼突然变成血洞之后，更是到达顶点，所以才令他呆立著，不知如何才好！

年轻人也知道，自己若是克服不了这种恐惧感，他就会丧失继续作战的勇气。

虽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作战的对象是甚么（这也是令他产生恐惧的原因之一），魔界的魔光，看不见的敌人，总之是一股神秘莫测的力量，使他震栗，使他害怕。只要在敌人面前感到害怕，那就再也不能取胜，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年轻人感到了一股窒息，他大口吸了几口气，才有了初步对抗恐惧的办法：在那里到达恐惧的顶点，就再到那地方去！

那地方是女伯爵卧房的浴室，丁普生在那里受到了伤害，年轻人知道自己的内心之中，对这地方充满了恐惧，也正因为如此，要克服恐惧，就得到那地方去！

而且，女伯爵和公主，都是在卧室中消失的，到那浴室去，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年轻人再度吸气，勉力镇定心神，缓缓转过身去，这时，古堡总管和几十个男女仆人，都神色惊惶地聚集在一起，总管身子发著抖，向年轻人走过来，十分恭敬地问：“我们可以离去？先生，我们可以离去？”

年轻人本来想说他并不是古堡的主人，无权决定他们的去留，可是他继而一想，在这种非常时期，连自己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何况是他们？

所以他的回答是：“当然可以！”他还补充了一句：“如果将来女伯爵追究，我负责！”

“

总管和那些男女仆人都发出呼叫声——虽然是欢呼，但听起来，却更像惊呼。而且都争先恐后地散开去。

年轻人感到古堡更空洞，自然也更神秘，他甚至每跨前一步，都像是听到自己的脚步声所带起的回声。

当他来到女伯爵卧室的门外之际，他停了一停，望著那扇门。那扇门，曾在被他破坏之后，又不知被甚么人用椅子顶住，而当时年轻人绝未曾觉察有甚么人在！一想到这一点，年轻人又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他用力一挥手，大声叫：“我知道你在这里，你不现身，我也知道你在这里，你，或者是你们！”

年轻人大踏步踏进门去，这时，他的情绪变得十分激动，指著自己的双眼：“你们也可以伤害我，使我的眼睛变成两个深洞！”

他在那时，心中的恐惧感，反倒在渐渐消失——人当把一切都豁出去的时候，胆量就会壮大，年轻人知道自己必须和看不见的敌人作战，就一定要有勇气，也只有在不再顾忌的情形下，才会有勇气！

他一面叫嚷著，一面已走进了主卧室，然后，他又踏进了浴室。

浴室看来只是一间豪华的浴室，但是年轻人明白，丁普生曾说，这座古堡和魔界有著联系，这间浴室就一定是和魔界联系的一个据点！女伯爵和公主，可能就是经由这里消失的！

而这个据点的中心位置，也就有可能是丁普生刚才所站立的地方！丁普生就在那地方双眼喷血的！年轻人还记得，那地方恰好是粉红色大理石砌成的一朵荷花，年轻人先盯著看了片刻，才接连跨了两步接近它。这时，他只要再跨前一步，就可以踏足在那朵荷花之上了！也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了女伯爵的声音。

（实在不能说是“听到”的，他只是感到了女伯爵在失声叫著。）

（由于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一直习惯于使用听觉器官来捕捉声音，所以对于脑部直接感到声音的那种情形，并没有很好的语言或文字去表达。）

（其实，这种直接感到声音的情形，并非不罕见，很多诚心的教徒，在祷告时，都可以感到神的声音。）

女伯爵在叫的是：“叫他别再跨向前！”

年轻人徒然怔了一怔，提起的脚僵在半空。女伯爵显然是在警告他，可是却又想通过另外一个人来对他发出警告。那另外一个人是谁？年轻人心

头狂跳了起来，脱口便叫：“公主！”他才一叫出口，就又感到了公主的声音：“他是不是跨向前来，由他自己决定！”年轻人心跳更剧，不由自主又发出了一下呼叫声。公主拒绝了女伯爵的“命令”，年轻人可以十分明显地感到公主在鼓励他跨向前，这是凭藉他和公主生死与共的感情得到的直觉！

年轻人不知道向前再跨出一步，踏在那朵荷花上，在丁普生曾受伤的地方，自己会遭遇甚么？也不知道何以公主和女伯爵看来像是处在敌对的地位。既然公主有鼓励他跨向前去的意思，他就跨向前去！

年轻人心中大叫了一声：“公主，我来了？”

（他相信自己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叫出声音来，但是他脑部活动，必然已把他的这句话，化成讯号输送了出去，公主也必然可以接收得到。）

（公主接收到讯号之后的感觉，都是感到听到了他的声音！）

他的右足先踏上了那朵由美丽的粉红大理石砌成的荷花，左脚跟了上去。他知道必然会有事发生，可是也未曾料到，事情会来得那么快。

立即地，他眼前一暗——不是一暗，而是一切在忽然之间改变了给人的错觉。实际上，他眼睛所看出来的一切，都是红色，不是红色的甚么具体的形象，而只是红色。人在水中，若是睁开眼来，所看到的，只是水的颜色，这时他的情形也是一样。

他就像是在刹那之间，整个人的身子，都沉入了一大片无边无涯的红色的水中！

那么浓和鲜红，自然他的身边没有水，可是他甚至闻到了由那么浓稠的红色所带来的联想：血腥味！所以他立刻想到的，是两个字：魔光！

魔光已整个笼罩住了他！他所站的这个点，果然是和魔界相通的据点！

年轻人并没有任何感觉感到自己的身子有过任何移动，他也不想闭上眼睛，虽然在这种血一样的光芒笼罩之下，不但使人心悸，而且，生理上也十分不舒服！

他竭力想在红色的血光中，寻找出公主来，可是却甚么也看不到，不论他多么努力，他都只能看到红色，红色之中、红色之外，都只是红色，没有别的东西！

年轻人又在心中大叫：“公主，我来了！”他一面叫，一面又看著，在他的右边，很远很远的地方，好像有一团彩色的光芒在闪耀，那是那颗彩钻的光芒，年轻人想向那团影光奔过去，可是他整个人，却像是完全没有任何力量，根本不能移动。

年轻人完全无法想像自己是处在一个甚么样的境地之中，他唯一知道的是，自己必须反抗，必须首先令自己能够行动。

年轻人迸发了全身所有的气力，集中在双腿上，终于，他可以十分艰难地挪动脚步了，跨出一步，就像是举重选手破了一次纪录一样，要用尽全身的气力。

方跨出了两步，年轻人整个人都像是虚脱了一样，他实在再没有气力跨向前了，他为自己感到难过：怎么那样没有用！

可是也就在这时，他又“听”到了一连串急促的交谈声，他感到的声音十分尖锐，令人产生一种十分不舒服的感觉！

他“听”到的是至少有好几个人在叫：“这个人是个甚么人？怎么他还能行动？”

又有人在叫：“他实在是一个普通的地球人，何以他能在魔光的笼罩下

行动？”

接著，又是许多惊讶的话，都在奇怪何以年轻人在红色的光芒之中，还能移动！

这使年轻人知道，自己不用难过，自己虽然用尽了全身的气力，只是跨出了两步，但是那两步，一定是历史性的两步，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做得到的！自己的行动，至少已叫那些看不见的敌人，知道了地球人的能力，在他们的估计之外！

年轻人实在不想再用尽气力跨出一步，因为他实在没有法子做得到了，他咬紧了牙关，把全身的筋络肌肉，绷得像是就快要断裂的弦，可是无论他如何努力，他的脚，再也离不开地面，那团彩光，他还可以看得见，可是那却是再也不能到达的一个目的地。

年轻人知道自己再这样努力下去，很可能会因为脱力而死亡。但是他仍然坚持著要在看不见的敌人之前，表现出一个地球人不屈服的气概来！他知道那些看不见的敌人可以看得到他，不然也不会对他的行动，有那么多惊讶和评论了，虽然那些评论，有许多并不十分中听，竟然把他，地球上最高级的生物，和昆虫相互比较。但是他在听了那些评论之后，却又不能不由衷地感到，自己做为一个人，在许多体能方面，的确及不上昆虫。

他感到的声音，有如下的一段：“他刚才每迈出一步，他需要付出多少能量？”

“那年轻人几乎是一个自身体所能产生的能量，是正常人的两千倍，他有这样的活动能力，已经接近工蚁了！”

“可是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地球人！”

“是的，这证明地球人的体能，有著极深厚的潜在力量，未曾发挥出来。”

“地球人之所以会这样，难道——也是我们……”

“嘿嘿，可千万别那么说，我们可没有在这方面下过暗算，不过也很难说，可能……”

当时，年轻人筋疲力尽，脑中全是由于过度用力所造成的轰轰声，而且再接下去的话，他又不是很能理解，又觉得十分模糊，所以他没有法子再追踪下去，他只是知道，刚才自己迈出的两步，非同小可，是地球人体能发挥的极致。

当时，他努力喘了几口气，视线仍然盯著那团彩光，却看到彩光之中，依稀有一个人影，正在努力挣扎向前奔过来。

那团彩光只不过拳头大小，光芒在一片血红色之中，依然十分强烈，想从彩光中奔出来的人影呈深黑色，在那么奇异的光芒之中，那种深黑色，看来比绚丽的色彩，还要夺目。

他看到那人影在拳头大的彩光中挣扎，双臂挥舞，身形耸动，衣袖飞扬，虽然看来小得只有五公分上下，可是形态生动之极，而且熟悉无比！

年轻人陡然变了极度的悸动，他张口大叫：“黑纱！公主！”

与此同时，他奋力用尽最后的一分气力，企图向前扑出去，迎向公主。

他既然在身形动态上认出了那是公主，这向前一扑之势，自然也尽了他所能尽的最后一分气力。他无法知道自己是不是成功，因为就在感觉上，他奋力向前扑出去之际，他已丧失了一切知觉——不，不是丧失了一切知觉，而是产生了一种十分微妙的感觉，随著他那一扑，他像是在那一刹那间，摆脱了一切重量，陡然变得轻若无物，而且，以极高的速度移向前，正是向著

那团彩光激射而出！

年轻人如果是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他一定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这种情形，对年轻人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

若干时日之前，当他要去幽灵星座，拯救被囚禁在那里的公主的灵魂之时，他必须以自己的灵魂去犯险，他的好朋友原振侠医生，毅然答应舍身相助——那是真正的“舍身”，原振侠医生和年轻人，都必须舍弃原来的身体，用灵魂的形式，超越空间，到达幽灵星座。

那次行动的结果，虽然神秘莫名，但结果十分成功，也使年轻人有了一次灵魂离开身体的经验，就像现在一样！所以，他感到自己在激射向前去时，他知道，自己卸下的一切重责，就是自己的身体，现在，自己正以灵魂的形式在前进！

人的灵魂，是甚么形式，即使是灵魂本身也不知道，当然没有形体，不能像自己的身体一样，在镜子中看得到自己。

年轻人自然也知道，一般人绝不能做到灵魂自由自在地离体和归体，要做到这一点，他需有特别的际遇，像公主，她的身体来自幽灵星座，可以有灵魂由意志离开回来的能力，（不过公主也未能充分利用这个能力），又像历史记载一些修炼成功的人，当依法修炼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灵魂（元神）也能够自在身体中出入。年轻人知道自己两者都不是，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在某种情形下，灵魂忽然不受控制地离体而去，而又无法再回到身体之中，这种现象听来有点突兀，但实际上普通之极，几乎人人都无可避免，总会有这种现象出现的一天。

这种现象，有一个十分怵目惊心的专门名词：死亡！

年轻人知道自己的灵魂如果不能回到身体中去，那么他已经死了！奇怪的是，这时年轻人一点也没有死亡的恐惧，他甚至回头看一眼，看在血红魔光笼罩下的自己的身体，现在是甚么情形。

（灵魂是一束思想记忆，有一切感觉的能力，可是又没有形体，所以，如果年轻人真的在急速的前进之中，回头看了，尽管他一定可以看得到景象，但是那一定也有别于在有形体的时候用眼睛来看。）

（这种情形，由于不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常会发生的事，所以人类的语言文字，都无法十分精确地表达，只好尽量照实写，然后，自然还要各人凭藉自己的想像力去补充！若是想像力不足，自然难免不明所以，这是十分无可奈何的事。）

年轻人感到自己的身子在激射向前，他看到彩光中的那个小小的，本来在飞舞挣扎著的人影，也徒然停下了来。

在那一霎间，年轻人十分清楚地知道，就像知道二加二等于四一样清楚，或者说，就像看到一样的清楚：不但是他在迅速接近公主，而且，公主也在迅速接近他，就像是两个迎面急奔过来的人一样，而他们这时的情形，是不知在一个甚么空间之中，两个正在迅速接近的灵魂？

一转念之间，年轻人和公主就都已经变成了静止的状态之中。

两个没有形体的灵魂，他们的身体不知道留在甚么地方，但是他们的思想交流，完全和有形体的时候一样。这情形，有点像人在做梦——人的身体睡在床上，可是梦境之中出现的可以是任何环境，也可以见到任何人，进行任何活动！年轻人和公主相拥，拥得极紧。

（以下的故事所描述，全是年轻人和公主的感觉，十分奇特。如果不

喜欢这种太奇妙的情形，就当他们两个人有身体好了。)

年轻人十分激动：“究竟我们现在的处境怎样？”

这是需要首先弄清楚的事，公主的声音听来紧张：“年，我们都离魂了？”

年轻人道：“是，我相信，在这里，我们只能以灵魂的形式相会，我们的身体根本不能动，造成这种处境的力量是甚么？”

公主低声：“魔！”

年轻人有点焦躁：“甚么是魔？”

公主再低叹：“人类对于魔，应该绝不陌生，魔对人进行的暗算，几乎在人类一开始有文明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年轻人有点不明白，喃喃地重复著公主所说的那几句话，然后若有所悟，可是又无法明明白白地表达出来。

公主在继续著：“人类其实也早已发觉了魔的暗算，几个伟大的先知，创造了宗教，号召人类和魔作争斗，魔由心生，魔的暗算深入人心，使人心变得败坏险恶，先知曾说：人心比万物更诡诈，那是被魔暗算之后的人心，人的心，本来不是那样的！”

年轻人感到无比的苦涩：“我们现在是在魔界？”

公主长叹：“是，我们在魔界，这是另一个空间，是这种力量的世界，这种力量无形无迹，如果他们有了形迹，我想几乎可以是任何形状，那颗彩钻，就是形体的形状之一，有著无比的魔力，外人一见，就著了魔，做出不是本愿的事情来！”

年轻人“啊”地一声：“你一见，就想把它据为己有，那就不是你自己了！”

公主的话渐渐变得急促：“魔界和人间有时间上的联系，不知每隔多少年，就有一次，那是魔界大开的日子，在这段时间之中，有一个据点，可以人间魔界相通，魔界中的魔，就到人间周游，一面再加暗算，一面也欣赏自己多少年来暗算的成绩，他们还可以说是成绩斐然，把人类暗算成现在这样子！”

年轻人缓缓地道：“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中了魔的暗算？”

公主的声音听来不疾不徐：“没有中魔的暗算的人，都中了『中了暗算的人』的暗算？”

公主的话转来好像很不顺口，可是多念几遍，自然会顺口，而且也可以明白那是甚么样的一种情形，人类历史上太多这种事了！好人被坏人暗算，忠的被奸的暗算，正的被邪的暗算，没有中魔的暗算的人，都中了“中了魔的暗算的人”暗算！

第十二章

直接的和间接的，没有人可以逃得脱魔的暗算！

这股被称为“魔”的力量，不知是甚么时候来的，不知自何而来，长远以来，自有人类文明开始，他们的暗算，就和人类的文明并存！

年轻人的心情恶劣之极。

“有甚么目的？他们这样暗算人类，有甚么目的？他们算不算是一种生命？任何生命，都有生命的目的，他们这样做，有甚么目的呢？”年轻人说。公主苦笑：“细菌杀人，又有甚么目的？”

年轻人叫：“繁殖，不断地繁殖，就是某些生命的唯一目的。”

公主又问：“那么，癌细胞呢？这种细胞无法离开它蔓延者的身体，一个人被它害死了，它们自己也归于死亡，这又是甚么目的？”

年轻人立即回答：“在蔓延的过程中，它们有了繁殖的目的，虽然短暂，最后同归于尽，但那正是癌细胞的生命目的？”

公主的声音十分低沉：“那种魔的力量，也是一种生命？”

年轻人不由自主喘著气：“当然是，我刚才甚至还听到过他们的声音！他们提及地球人的身体的潜能，提及——”

他讲到这里，陡然停了下来。

在他听到那一些对话的时候，他还不是十分听得懂，有不少令他不明白之处，可是这时，他和公主又交流了意见，他对那些对话的内容，自然也增进了了解。

对话提到了人体的潜能全被埋没著，没有得到释放，这种古怪的情形，也可能和他们的暗算有关，由于中了暗算，所以地球人才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无论是智力或是体力，地球人在暗算之下，都变成了白痴！

那当然大大阻慢了地球人的进化，是不是被指为“魔”的目的，就是阻止地球人的进化？

如果地球人的心灵，不是被魔的侵入，而变得如此丑恶，地球人的行为，就不会是纠缠不清的那种纷争——谁都知道这种纷争使得文明倒退，黑暗来临！

年轻人在这时候，他的那种愤慨的感觉，使得他自己感到像是一团火。

火也是无形无体的，可是却有著摧毁一切的力量。

他感到自己像是一团烈火，也感到公主也化成了一团烈火，两团烈火合并在一起，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能发出甚么力量来。一切全是无形无体的，邪恶的魔力，正义的烈火，一切都是那么抽象，可是在抽象的概念之中，又有具体的事实在进行。

年轻人和公主，都觉得自己和对方已合而为一，使得烈火发出的力量更大。

事后，年轻人和公主回忆这一个经过，仍然不能有十分具体的解释，他们的灵魂相聚，灵魂是人的思想记忆束，自然可以不断产生思想，而人的思想以一种能量的方式传达发射，自然有一定的能力和作用。

他们的分析是：当时，他们都由于知道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人类就遭受著魔的暗算，暗算的手段，卑鄙之至。这使得他们都感到无比的愤怒，愤怒成为一种能量发射出去，和魔的力量相对抗。

他们不敢说自己在这种力量的对抗之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必然有两种力量的交锋，这一点可以肯定，因为当时，就在他们感到自己像是一团熊熊燃烧著的烈火，而且接近爆炸时，一切突然有了改变。

先是他们陡然感到了一片强烈之极的血红色的光芒，徒然闪了一下——他们相遇的时候，由于过度的兴奋，根本没有留意到环境——这又是十分难以解释的一种情形，灵魂凭甚么去认识环境呢？他既然一切感觉都保存

著，自然也会感到周遭的情形。

那时，他们好像是在一片黑暗，或是一片灰蒙蒙的境地之中，然后，就忽然是红光一闪，在红光一闪的那一霎间，他们感到和对方倏然分开了。

他们都曾张口大叫，只叫了一声，红光重现，年轻人首先觉得，自己又回到了身体之中，因为那种异常沉重的负担，又使他感到了疲累，而且，身子也没有移动的可能。

年轻人不在乎自己的灵魂是不是回到身体之中，他在乎的只是能不能跟公主在一起！

他又大叫，仍然未曾听到自己发出的声音，可是在这时候，他却听到了另一个听来尖厉之极的呼叫声，那是女伯爵的呼叫声：“带我出去！”

那一下呼叫声，骇人之极，听了之后，使得年轻人全身震动。

也就在那一霎间，红光消失——突然之间，年轻人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眼前的一切，十分正常而又十分不正常，十分熟悉而又十分陌生：他仍然在浴室之中，好端端地站在地上，所站的位置，正是大理石砌成的那朵荷花之上！

才从那么可怕的经历之中，忽然一下子又回到了再平常不过的环境之中，就令人产生不知道是梦醒了，还是进入了一个新梦境的感觉。

年轻人也立即看到了公主，公主正以一个十分怪异的姿势，蹲在他的右边伸手可及之处。

公主身子蹲著，可是却伸出右手，向著地上，看起来，像是她想在地上拾起甚么东西来，可是在她面前的地上，却又空无一物。

而且，看她的神情和动作，都像是她正在用力，努力在把手伸出去。再接下去，年轻人所看到的情形，更令他骇异莫名！

他看到，公主的手，竟然没入了地下！伸进了地下所铺的大理石之中！他张口叫了一声：“公主！”

公主像是完全没有听到一样，这时，她的手没入地下，已经没到了小臂，到了臂弯处，也就是说，她的小臂和手掌，已经伸进了地里。

那情形，看来怪异莫名，年轻人无法肯定那是甚么现象，他自然而然想到的是：那是公主的身体的特异能力的一部分！

（确实有极少数的有特异能力的人，可以使自己的身体穿越固体，看来没有甚么东西可以阻挡他们。）

公主的小臂，整个没入了大理石铺成的地下，这情形已经怪极，可是接下来的发展，更是怪异，公主显然是用力在向外拉著，像是想把甚么东西从地下拉出来一样。

一看到这种情形，年轻人最自然的反应，是向前跨出一步，好去助她一臂之力。

但年轻人的身子才一动，公主的左手扬起来，同他作了一个手势，示意他站在原地别动。由于眼前的一切实在太怪异，以年轻人的经历而言，也无法确切知道发生了甚么事，所以他也不敢轻举妄动，立时留在原地。

他看到公主更用力，而且，没入地面的手臂，也正在慢慢向上升起，不一会，连手腕也现了出来，再接著，就是公主的手。公主的手，抓著另一只手，两只手紧紧抓在一起，那另一只手看来很丰腴，本来应该很白的，但由于太出力了，看来表现一种怪异的青色。那是一只手上，戴著好几枚戒指，宝光闪闪。年轻人一看就认出了，那是女伯爵的手！

看样子，像是有一股大力量正把女伯爵往下扯，而公主则正在尽一切力量要把女伯爵拉出来！

刹那之间，年轻人完全明白发生的是甚么事情了！

他首先想起刚才听到的女伯爵的一下尖厉的叫声：“带我出来！”

就在那一霎间，他的灵魂离开了魔界，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回到了人间，进入了身体。

公主的情形一定和年轻人一样，可是女伯爵却还留在魔界，现在，公主就是要把女伯爵从魔界中拉回人间来。

公主的手臂，并不是没入了大理石之中，而是一下子突破了魔界大开的据点，从人间伸进了魔界，要把陷在魔界中的女伯爵拉出来！

公主身处在魔界和人间之中！

她这时的行动，自然危险之极！

她想把女伯爵自魔界之中拉出来（已经拉出了一只手，情景诡异之极），也就有可能反被女伯爵拉进魔界去！

年轻人虽然不太明白自己和她刚才陷身魔界之中是如何脱难的，但是他也知道，自己和公主，不会有在魔界中自由来去的能力，若是公主再次陷身魔界之中，结果会怎样，谁也不知道！

一想到这一点，年轻人自然焦急无比，他于是想也俯身，抓住女伯爵的手腕想和公主一起合力把她拉出来，可是，他又怕自己贸然行动，反倒误了事！

就在他一个犹豫之间，他看到公主的手，和女伯爵的手，像是正在角力，女伯爵已整个被齐腕拉出来的手，一下子又陷了回去，连公主的手，也被拉进去了一半！

年轻人在这时，不由自主发出了一下呼叫声来。

公主的喉间，发出了一下古怪的声音，俏脸胀得通红，用尽气力，向后一拉，再把女伯爵的手，拉出了一半来。

然而，就在这时候，像是另有一股力量，在魔界方面，加入了争夺，女伯爵的手指，在公主的手中，渐渐滑脱，慢慢向下落去。

终于，两个人的手分开，女伯爵的手向上略伸了一下，就立即沉下去，看不见了。

就像是沉进了水中一样。在那一霎间，年轻人像是依稀听到了一下惨叫声，自不知多么遥远的地方，传了过来。虽然听起来若有若无，可是也令人遍体生寒！

公主仍然蹲著，喘著气，她由于刚才极度用力，脸仍然绯红，而且有汗水自她的鼻尖向下滴著，一滴一滴，落在大理石上。

落到第四滴汗珠时，年轻人也俯身下来，用手指抹去了公主鼻尖上的汗珠。

公主抬起头来，神情黯然，望著年轻人，声音十分疲倦：“魔界的门关了！”

年轻人十分骇然：“刚才我们的灵魂在魔界中出窍，是甚么力量使我们突围而出的？”

公主的神情也一片惘然：“不知道，刚才，我只觉得我们两人，心意一致，对魔界的暗算，愤慨无比，是不是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力量，使得我们重回人间？女伯爵或许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力量，所以了陷身在魔界之中。”

年轻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人类的先圣先贤，早就有过箴言，正必然胜邪，人的思想之中，要是充满了正义之气，自自然然邪恶的恶念，不能共存，邪始终不能胜正，问题只在于人喜欢邪，不喜欢正！”

公主默然片刻，慢慢站起身来，年轻人也跟著站起来。

公主轻轻靠在他的身边，年轻人向地面指了一指：“别为女伯爵难过，陷身在魔界中的人，有史以来，不知有多少，都有他们自取其咎的道理。”

公主仍是默然，只是转过身，向外走去，一直穿过了卧室，来到了起居室，斟了一大杯酒，自己喝了一口，随即又把酒杯递给了年轻人。

年轻人转动著酒杯，苦笑：“早就有人把酒称为魔鬼制造的液体，酒……作为一种力量，就可以使人的行为颠倒！”

公主喃喃地道：“是，酗酒令人放荡，可是酒也能喜悦人心，难怪人喜欢喝得大醉！只怕也是来自魔界的暗算力量，像女伯爵，就是受不了那颗彩钻的引诱，终于陷身在魔界之中，只怕再也不能脱身了！”

公主说到这里，略顿了顿，又道：“不过我不明白女伯爵最后为何表示要离开魔界，她 - - ”

公主说到这里，陡然现出十分骇然的神情来，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睁大了眼睛，向年轻人望过来。年轻人，看到她那种神情，就知道她一定想到了不知甚么极可怕的事，他忙握住公主的手。

公主的声音之中也充满了恐惧：“她……她不是想……离开，是想在我救她的时候，把我拉进魔界去！”

年轻人也震动了一下，刚才在人、魔之间，争夺进退的情形，印象犹新，再听得公主那样说，想起那时的危机，心头也不禁骇然。

他呆了片刻，才道：“女伯爵为甚么要害你？”

公主叹了一口气：“自她得了那颗彩钻开始，她就完全坠入邪魔陷阱之中，邪魔的力量趁著魔界之门大开的机会，便进了她的身子，她的一切行为，皆受操纵，丁普生说看到有甚么东西进入了她的体内，就是邪魔的力量！”

年轻人盯著公主片刻：“在我们破门而入之后，究竟发生了甚么事？”

公主侧著头，想了片刻，反问：“在我被女伯爵拉进魔界去的时候，你做了些甚么？”

年轻人吓了一跳：“你被她拉进魔界去的？”

公主轻咬著下唇，点了点头。年轻人心中虽然疑惑，可是没有再问，先回答公主的问题，把当时的经历，说了一遍。

最后，他道：“最奇怪的是，不知是甚么人，用一张椅子顶住了门，使得后来的人，要破门而入！”

公主的俏脸发白，她一个字就回答了年轻人的这个问题：“魔！”

年轻人被这一个字震动得直跳了起来：“他们有形体？能活动？那时……还有他们在这卧室中？”

公主皱著眉，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道：“我不认为他们有形体，但他们有力量，这一点可以肯定，多少年来，这古堡一直是一个和魔界空间可以相通的据点，看来，女伯爵并不知道，因为她并不常在古堡之中，估计自她拥有这座古堡之后，魔界之门，开过不止一次！”

公主讲到这里，才顿一顿：“一直到最近一次，女伯爵才恰好在古堡之中，魔界之门一开，她首当其冲，就和魔界有了接触。”

年轻人大口喝酒，那能使他略微镇定一些：“接触以甚么形式进行？”

公主抬头向上望：“没有人告诉过我，但我却知道，因为我的经历，相信也是女伯爵的经历。”

年轻人有点不明白，他没有追问，只是等著公主的进一步解释。

公主又想了一会，才把她的经历说了出来。当时，公主和年轻人一起撞开了大门，看到女伯爵的卧室的门缝之下，有强烈绚丽的彩光透出来，两人都一下子就认出了那是那枚彩钻研发出的光芒——在这座古堡之中所发生的一切怪异莫名的事，可以说全是由这颗彩钻所引发的。

所以当时他们一见了那颗彩钻的光芒，心中就大是紧张，也十分焦急地想一窥究竟。

然而，在那一霎间，公主却和年轻人不同，那多半是由于她的身体，有著许多普通人身体所达不到的敏锐感觉之故。

公主在接近卧室的门时，徒然感到，一推开门，面对著那蓬彩光之后，会有极其凶险的事情发生：这种一般被称为第六感的感觉，普通敏锐的人也时有发生，但当然不是发生在公主身上那样强烈和具体。

她也感到，事情虽然凶险，但是自己的身体来自幽灵星座，有许多特异的能力，可以应付凶险，年轻人却只是普通的地球人，恐怕会十分糟糕。所以，她在那一霎间，当机立断，一下子推开了年轻人，自己闪身入房。

年轻人几乎是立即跟进来的，一进来，已然不见了公主和女伯爵，当时两人后后进门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分钟，这期间，年轻人曾两次扑向房门，没有把门撞开，而后才用了炸药，把门炸了开来。在两分钟之中，在卧室中发生的事，和在外面发生的又大是不同，公主后来推测，她一进入主卧室，立即就进入了通向魔界的通道，也就是说，进了魔界之门。

所以，虽然在时间上来说，年轻人踢开了房门，冲进来的时候，她还应该在卧室之中的，但是由于空间有异，年轻人看不到她，而那时，她正在全神贯注和魔力对抗，也没有注意到年轻人的行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时魔界之门大开，恶魔的力量蜂拥而出，一定想看一场“好戏”，看看一个有著不是地球人的身体的地球人，究竟有著甚么样的能力！

魔力肯定也知道公主和他们站在对立的地位，所以施出来的手段也特别凶狠，可能走出于他们不想再有外来力量的干扰，所以才运用力量，把一张椅子顶住了大门，不再让别人进来！公主忆起当时的情形，她和魔力的对峙，至少有十几分钟——或许正是一两分钟，人在紧张的时候，对时间也就不能估计得太正确。

她一闪身进房，反手关上门，那种即将有极度凶险的感觉更深，她心头狂跳，呼吸急促，一颗心，几乎要跳得离体而去，像是有无数利刃，已经刺向她的身体一样！

公主本来想勉力镇定心神，可是这时，女伯爵发出一种十分异样的声音，自浴室中传出原来，他们在起居室中，看到卧室的门缝下有光芒，彩光并不是发自卧室，而是发自浴室，彩光自浴室的门缝中透出来，使得整个浴室，都笼罩在一重朦朦胧胧的彩辉之中，然后再出门缝下，把光透到起居室去。

公主绝对知道，那彩辉是凶险的根源，可是她还是一下子就来到了浴室的门前，推开了门。

一推开门，眼前彩辉大盛，和逼视一个极光亮的火球一样，她首先看到，那颗彩钻，竟悬在空中，在缓缓转动著，向四面八方，发射出夺目之极，

令人连气都喘不过来的光辉！

公主在一看到了那颗彩钻，而且被彩辉照射到身上之际，她的第一个念头是极度的喜悦她一直怀著如临大敌的心情进来，可是这时，一下子情绪就来了一个极度大转变，再也没有半分恐惧害怕之心，反而大为高兴，双手向彩钻伸出，心中所想的是：啊！

公主一见这颗彩钻，就想把它据为己有，现在果然可以如愿了！似乎在那一霎之间，满脑子所想的，除了占有这颗彩钻之外，生命之中，再无别的要求，那种占有的欲望之强烈，在当时并不觉得，事后想起来，当她和年轻人说起的时候，仍不免涔涔汗下！

她在那种强烈的欲望驱动之下，双手向那颗彩钻伸了过去，想把那颗彩钻捧在手中。

直到这时，她才发现另外还有一双手，和她的双手，采取同样的姿势，也像是想把彩钻捧住手里。

那双手，离彩钻不是很远，但由于一进来，所有的注意力，都被缓缓转动的彩钻，光芒四射，绚丽无匹的情景所吸引，所以没有注意。

公主也立即认出了那是女伯爵的手，而就在这时，女伯爵又发出了一下刺耳古怪的声音，公主看到，不论女伯爵如何努力伸手向上——她都无法取得彩钻，因为女伯爵自膝部以下，小腿竟然沉进了地上的大理石之中！她沉进去的地方，恰好是嵌成了一朵荷花的花纹处。

女伯爵无法使自己的身体升起来，她仰高著头，神情又是焦急，又是贪婪，想尽一切力量把彩钻取到手，但是旁观的公主，却一下就看出，她绝不能达到目的。

公主伸出了手，眼看她触手可及，可是彩钻浮悬在半空，突然向上升了少许，公主第一个反应，是立即踮起脚尖来。

可是，彩钻又向上升了少许，又到了她双手拿不著的所在。

公主立时一跃而起，双手去攫彩钻，但彩钻又向上升高了许多，公主跳了两三下，已尽了力，指尖仍然离彩钻有几寸距离。

普通人在这种情形之下，除非借用工具的帮助，不然，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那颗彩钻发出的光芒也更强烈，像是在挑逗，公主想要得到它的欲望也更强烈，就在这种情形下，她身体的异能起了作用，她一再运气，整个人，向上冉冉升了起来！

丁普生曾说那彩钻是活物，这时的情形，真可以证明丁普生所说是实。

那颗彩钻本来在每一次，公主可以把它抓在手中的时候，都及时上升，让公主只差一点点，而不能如愿，还向公主散发著它巨大的引诱能力，可是，这时公主的身体，突然脱离了原有引力的羁绊，向上升了起来，它像是由于极度的意外，竟然发起呆来，没有立刻向上升去。

公主一伸手，眼看已经可以把这颗光芒四射的宝物取在手中了，在那一霎间，公主有一种感觉，要是得到了那颗彩钻，就可以得到一切！

而“得到一切”，那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强烈之极的诱惑。

可是也就在这时，公主只觉得双足的足踝一紧，被人抓住了足踝。

在那一霎间发生的事，简直如同惊涛骇浪一样一波接著一波，她足踝才一被人抓住，就听到了一阵欢呼声：“这才是我们所要的人！”

公主一时之间，不知道这一阵欢呼声是甚么意思，她足踝破人抓住最自然的反应，自然是低头向下看去，顾不得再去抓那颗彩钻了，而一低头间，

她又大吃一惊！

抓住她是裸的，正是女伯爵，女伯爵的下半身，不知从甚么时候起，已经完全沉进了大理石的地面，而且正在迅速地向下沈去，拉著她一起向下沈去！

公主依稀记得，她在初时，好像发出了一下惊呼声，紧接著，她的全身，像是沉进了血红的海洋之中，魔光已罩住了她的全身，她所在的空间，也极其明显地有了转变，除了一片深红之外，甚么也看不见，抓住她是裸的女伯爵，也没有了踪影。

在那一霎间，公主只想到了一点：女伯爵曾形容在魔光的笼罩下，那美丽的模特儿“像蜡一样融化”的情形，显然就是人的身体，由人间进入魔界时，空间转移所发生的幻觉！

公主迅速地令自己镇定了下来，当她再一次听到有叫嚷“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人”时，她十分镇定地问：“我有甚么可以效劳的？”

就在此时，她耳际又响起了很多杂乱的声音。

一股声音在叫：“替我们做一切事，扫除一切阻碍我们行事的人！”

公主喝问：“你们是谁？”

那声音听来凄厉：“魔界之主，人间之魔！我们要在人间实施我们的计画，把魔的意志，植入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我们已经进行了许多年，一直在暗中进行，可是一直未曾全盘成功，总有一股力量在反对我们，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替我们服务！”

公主勉力镇定：“在我之前，你们选中了女伯爵？”

又是一阵杂乱的声音，才又听到了话：“她不中用，她曾保证可以引起人间的大混乱，先由一场战争开始，可是她做不到，没有战争，没有混乱，所以我们要给她小小的惩罚，罚她得不到甚么，你，只要能把混乱灾祸带到人间去，就可以得到一切！”

公主听到这里，陡然笑了起来：“你们的力量，一直在侵袭人心，为甚么不自行直接出手！”

那声音严肃地说：“我们曾出手无数次，可是总不能完全成功！人间有一股力量——”

公主大声接上去：“这股力量的名称是正义！不论你们进行如何鬼头鬼脑的暗算，你们始终无法消灭正义的力量，尽管许多时候，你们的暗算占了上风，但是正义之光，一直不灭！你们也就只好一直躲在魔界，无法光明正大地进据人间！”

那一番话，引来了一阵极其刺耳的杂乱声响，然后又有声音在叫：“我们一定会胜利，人类已经越来越不知道甚么叫正义，像你，我们就不信你能坚持多久！”

突然之间，静了下来，身在血红魔光笼罩之下的黑纱公主，想要挪动身子，冲出魔光，可是行动困难之极，那魔光像是百万斤重压一样，将她胶在中间。

而且，各种各样的欲念，此起彼落，不能克制，她早年想当印地安大帝国的女王的心愿，竟又变得如此强烈，而且，她知道，只要一得到魔界力量的支持，这个愿望，一定可以实现！

黑纱公主几乎已支持不住了，只是凭著坚强的意志，在苦苦对抗著。

就在这时，公主听到了女伯爵的一下呼叫声，她像是从恶梦中醒来一

样，看到有一个黑影，在血红的魔光之中，挣扎著，跨出了一步，又跨出了一步。

那是年轻人！

公主一看到了年轻人，陡然有站起身来的气力，向前奔去。

这时，他们看到对方的形体都一样，在挣扎的过程中，他们的灵魂，徒然摆脱了肉体，聚在一起，非但击退了魔界力量的引诱，而且还凭藉他们的一股正义之气，便生生突破了人魔的界限，从魔界回到了人间。已被魔力完全征服的女伯爵最后还想著公主，但是却未能如愿。

公主讲完了她的经历，和年轻人互望著，两人又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在情深款款的注视之后，紧拥在一起。

好久好久，公主才道：“不知道甚么时候，魔界之门大开，又会有巨大的灾祸！”

年轻人叹了一口气：“这次的大灾祸，一定是那场战争，幸亏被我们及时制止了！”

公主的神情忧郁：“偶然制止了一次，还不知有多少次危机要发生！”

年轻人长叹一声：“那又有甚么办法呢？不过也不必太悲观了，人间有正义，邪魔的力量始终有劲敌！”

公主想了一会，才道：“我本来一直怀疑，女伯爵几乎已经有了世上的一切，怎么会还抵抗不住魔力的诱惑，一直到我在魔光之中，诱惑向我袭来之际，我才知道厉害！我竟然又起了想当大印地安帝国女皇的欲望！”

年轻人纵声笑了起来：“那一次，只怕是你早已中了暗算的结果，不是我这个正义之师的阻止，你还不是一样成了邪魔的工具！”

公主撇了撇嘴：“别自夸自赞了！”

他们并没有在古堡中多逗留，当他们离开之后，知道当地警方，把整件怪事，列入“无可处理的特殊案件”来处理。也就是说，成了悬案。

（全文完）

